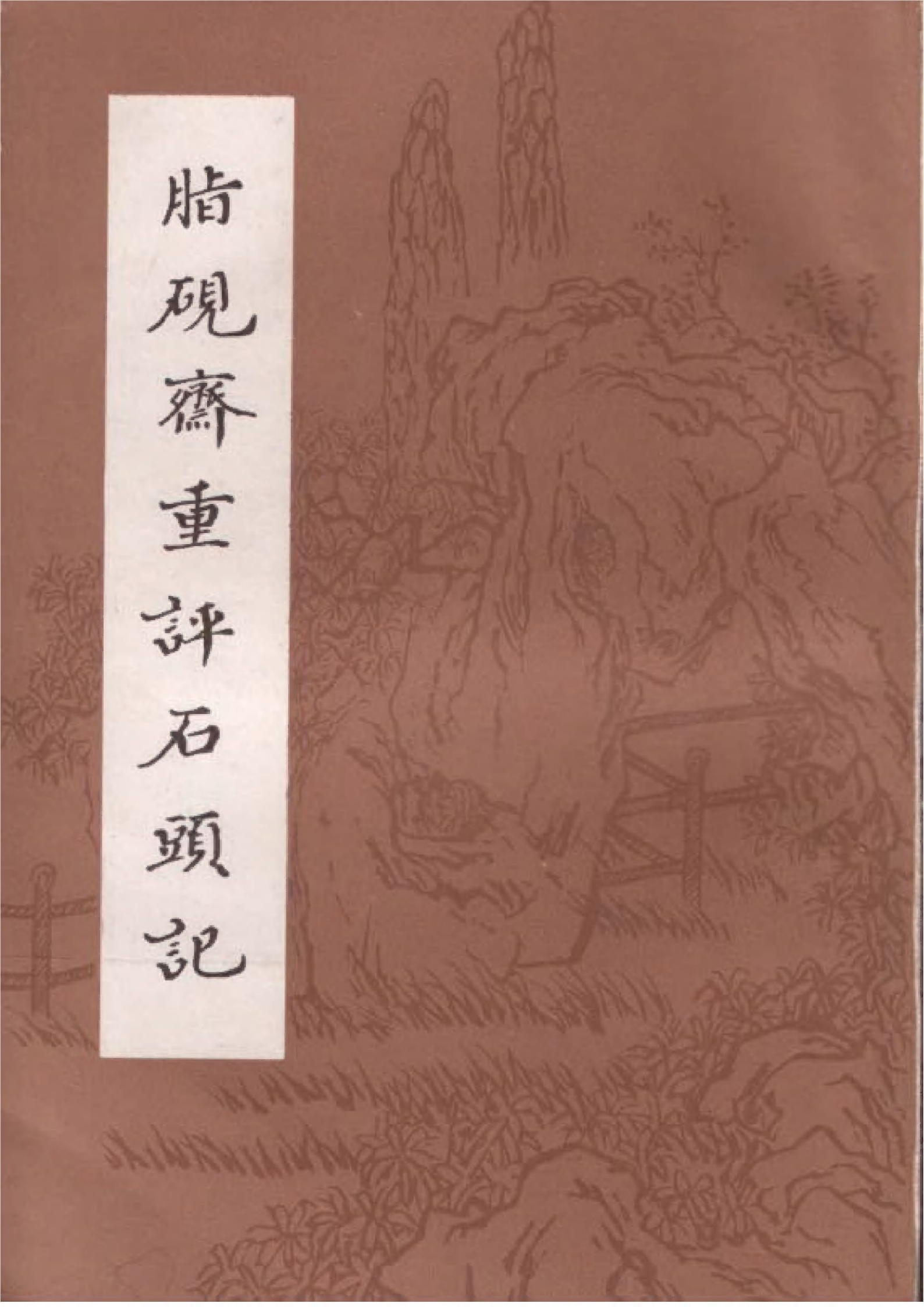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曹雪芹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 曹雪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平)32.25(精)32.125插頁(精)4頁

1981年7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數(平)25,001—32,600(精)1,001—7,400

總一書號: 10186·274 定價: (平)6.75元  
(精)7.65元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  
乾隆鈔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二二五毫米  
寬一三二毫米



## 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序

馮其庸

現在國內所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早期抄本共有十種<sup>(一)</sup>，另有一種木活字本俗稱程甲本，其底本也是一個脂硯齋評本。合計起來脂評系統的《石頭記》，共有十一種之多。這十一種本子，惟獨過錄己卯本已確知它的抄主是怡親王弘曉<sup>(二)</sup>，因而也可大致確定它抄成的年代約在乾隆三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之間<sup>(三)</sup>。其他的各種抄本，至今都還不能確知它的抄主和抄成的確切年代。即此一點來說，這個己卯本也就彌足珍貴了。

己卯本名稱的來歷，是因為在這個抄本上有『己卯冬月定本』的題字，所以簡稱『己卯本』。己卯是乾隆二十四年，當然這個年份是指底本的年份而不是現在這個本子抄定的年份。

現在所知己卯本最早的收藏者是近人董康。董康字授經，別署誦芬主人，清末進士，著名法學家，卒於

(一)現在國內所藏的脂評系統的早期抄本，計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冬月定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秋月定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乾隆抄本百廿四紅樓夢稿》、《蒙古王府本》、《戚蓀生序本石頭記》、《戚蓀生序南京圖書館藏本》、《夢覺主人序本》、《舒元煒序本》、《鄭振鐸藏本》。

(二)現存己卯本、庚辰本等《石頭記》早期抄本，都是過錄本，本文所用己卯本、庚辰本等名稱，也都是指現存的過錄本，為省簡故以下不再加『過錄』兩字，本文凡提到己卯本、庚辰本的原本時，即稱己卯原本、庚辰原本，以示區別。

(三)詳見拙著《論庚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裏說的抄主，不是指抄寫者，而是指主持抄寫此書及書成後此書的所有者。吳恩裕同志認為怡親王弘曉本人也參與了此書的抄寫，此說可參攷。見其所著《己卯本石頭記初探》，載《紅樓夢版本論叢》，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資料室編。

一九四六年左右。他喜好刻書，所刻多精本。現在我們要調查己卯本在董康以前的藏者已不容易了，連董康如何得到此書的我們也一無所知。董康有《書舶庸譚》一書，一九二九年印，卷四說：

生平酷嗜《石頭記》，先慈嘗語之云：幼時見是書原本，林、薛夭亡，榮、寧衰替，寶玉糟糠之配，實維湘雲，此回目

中所以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也。

又在《題玉壺山人瓊樓三豔圖》第三首《枕霞閣》詩末自注云：『末聯據原本紅樓夢。』這里雖然前後兩次提到《石頭記》或《紅樓夢》，但顯然還不是這部己卯本。我認為這時他還沒有收藏這部己卯本，如果已經收藏了，他就會同時提到了（二）。

這部己卯本後來歸了陶洙，陶洙何時收到此書的，我們也不得而知，但他在己卯本上有兩段署年的題記，一題『丁亥春』，即一九四七年，另一題『己丑人日』，即一九四九年。或許他收到此書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天也未可知，因為董授經恰於前一年死去。陶洙收到此書時，已殘缺得很厲害，據他的記載，此抄本殘存一至二十回、三十一回至四十回、六十一回至七十回，內六十四、六十七回原缺，已由武裕庵等抄補。武裕庵大概是嘉道時人（三）。這就是說，陶洙收藏此書時，實際上此書已殘存三十八回，其中首回還殘三頁半，第十回還殘一頁半，加上武裕庵等抄配的兩回，也只有四十回。

（二）今年二月，接到日本友人紅樓夢翻譯家、研究專家松枝茂夫先生來信說：『橋川時雄先生曾對我說，他在北京董康先生（已故）家裏看過一部古抄本《石頭記》，一卷厚大本，不分回的。這部古抄本《石頭記》，我們至今還未見到，但還也不可能是己卯本，因己卯本是分冊裝的，不是『一卷厚大本』，而且己卯本是分回的，不分回的《石頭記》至今還未見過。』

（三）在六十七回末尾有『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庵補抄』一行字，從『按乾隆年間抄本』這句話的語氣看，武裕庵不可能是乾隆時期人，當是嘉慶道光時人。

陶洙在收到此書后，就進行了校錄補抄，一是補足了首回和第十回的殘頁，二是據庚辰本抄補了二十一回至三十回，三是用藍筆過錄了甲戌本的全部批語和凡例，用朱筆過錄了庚辰本的全部批語，並用甲戌、庚辰兩本校改了己卯本。陶洙進行這項工作，其目的當然是爲了使這部殘缺的書得以抄補齊全；但他沒有想到，這樣一來，就把己卯本的原貌全部破壞了。尤其是他用朱筆校改己卯本的墨抄正文部分，與己卯本上原有朱筆旁改的文字很難悉數區別，這樣就給這部書的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這當然是他始料不及的。現在的這個影印本，我們爲了恢復己卯本的原貌，已把陶洙過錄上去的甲戌、庚辰兩本的脂硯齋批語，包括眉批和行間批，全部清除。對於他用朱筆在正文上旁改的文字，凡是能確定是他的筆跡的，也一律予以清除；凡是遇到難于辨別是己卯本上原有的朱筆旁改文字還是後來陶洙校改上去的文字的地方，則一律予以保留，以備研究者們的研究；凡是屬於可以確認是己卯本上的原有的朱筆旁改文字，則全部保留，以存此抄本的原始面貌。

這項細緻而煩雜的清除工作是由魏同賢同志負責進行的，魏同賢同志清理出初稿後，再與我商酌校定。由於陶錄陶改部分文字複雜，特別是朱筆旁改文字由於朱色受潮退減，原有朱筆旁改文字和陶洙的朱筆旁改文字從朱色上一時很難區別；筆跡上絕大部分是可以區別的，但也有少數單個旁改字或幾個一起的旁改字一時很難區別，凡屬這種情況，我們都予保留，未加清除。

對於這個珍貴抄本，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沒有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一九六三年陳仲箴同志在《文物》上發表了《談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文，打破了這種沉寂，引起了人們對此抄本的注意，但這個研究並沒有繼續深入下去，因而也沒有探索到這個抄本的真正重要的方面。

一九七五年歷史博物館王宏鈞同志將他早些年前爲該館收藏的三回又兩個半回的《石頭記》抄本送給吳恩裕同志鑒定，經他研究，認爲有可能是己卯本散失的部分，他還發現了此殘抄本上有避諱的「暉」字，因而懷疑這個缺筆的「暉」字有可能是避怡親王弘曉的諱。他將這個想法告訴了我，並約我去北京圖書館查核原藏己卯本。在查核過程中，我們又發現了多處「祥」字的避諱字「𦵏」字。後來又借到了原抄本的《怡府書目》即怡親王府的藏書書目，上面鈐有「怡親王寶」、「訥齋珍賞」、「怡王訥齋寶書畫印記」等圖章。在這個抄本書目裏，同樣有避諱的「暉」字和「𦵏」字。之後，吳恩裕同志又發現了在三回又兩個半回的殘抄本裏，也有避諱的「𦵏」字，這樣，我們才確定這個三回又兩個半回的《石頭記》殘抄本，確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而且還進一步確定這個己卯本是怡親王府的抄本，主持抄藏此書的人當是怡親王弘曉。

這是《紅樓夢》版本史上的一次重要發現，這個發現的首創者是吳恩裕同志（二）。

由於發現了己卯本是怡親王府抄本，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同時也帶來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這就是怡府過錄己卯本時所用底本的來源問題。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怡親王允祥與曹家的關係。關於這方面的史料還很少，但雍正二年曹頌請安摺上雍正的朱批，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獻資料，朱批的全文說：

朕安。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慈惠而行。你若自己不爲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託累自己。爲什麼不揀省事有益的做，做費事有害的事？因你們向來混賬風俗實（慣）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錯

（二）詳見吳恩裕、馮其庸：《己卯本「石頭記」散失部分的發現及其意義》，載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

會朕意，故特諭你。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亂一點。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教你不下了。特諭。(二)

這段雍正朱批，從字面上來看，帶有很明顯的感情色彩。從內容上說，它反映了：一、怡親王允祥與曹頌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託累自己」，「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等等這些話，不能把它看作全是官樣文章；如是官樣文章，只需蜻蜓點水，點到就算了，何必翻來復去說那麼多，反復交待怡親王對他的關切？二、雍正對曹頌似乎也還略存照顧之意，沒有做得太絕。這方面，只要看隋赫德在奉旨抄了曹頌的家以後的奏摺說：「曹頌所有田產房屋人口等項，奴才荷蒙皇上浩蕩天恩特加賞賚，寵榮已極。曹頌家屬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sup>①</sup>曹頌在抄家以後，還「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可見他還沒有弄到家破人亡。同樣的事情，在李煦被抄後，却是將他們的家屬及家僕等共「二百餘名口，在蘇州變賣」。在蘇州賣不出去，還將他們「記檔」，解送到北京，交崇文門監督五十一等變價。<sup>②</sup>對待李煦本人，在查出李煦買蘇州女子送給阿其那以後，即「依例將奸黨李煦議以斬監候，秋後斬決」。雍正則批示：「李煦着寬免處斬，發往打牲烏拉。」<sup>③</sup>於是七十三歲的李煦，

(一) 原件存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

(二) 《江寧織造隋赫德奏細查曹頌房地產及家人情形摺》，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一八八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三月版。

(三) 雍正二年十月十六日《內務府總管允祿等奏李煦家人擬交崇文門監督變價摺》，同上書，第二〇八頁。

(四)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內務府總管允祿奏刑部議李煦為胤禩買女子罪名摺》，同上書，第二一三——二一四頁。

還要充軍到打牲烏拉，終於死在那里；但同樣曹穎私藏塞思黑（雍正之弟胤禛，康熙第九子）鍍金獅子的事被查出告發以後，雍正却不予理睬，未作任何處理<sup>(一)</sup>。那末，雍正為什麼對曹穎會獨留青眼呢？我看並不在於雍正對曹穎有什麼好感，而是爲了照顧怡親王的情面。這固然是猜測之辭，但却不是毫無依據的，前面提到的雍正朱批，就是這種猜想的依據之一。何況曹寅是康熙的奶兄弟，允祥是康熙的第十三子，康熙南巡時以曹寅的江寧織造署爲行宮，還稱曹寅的母親孫氏爲「此吾家老人也」<sup>(二)</sup>，而曹穎則自幼蒙故父曹寅帶在江南撫養長大<sup>(三)</sup>，由於康熙與曹寅的這種特殊的親密關係，那末康熙之子允祥與曹寅這一家，與曹穎，有較爲密切的關係也是情理中的事。基於以上種種背景，怡親王弘曉（允祥之子）直接從曹家借到己卯本的原稿本來組織人力進行過錄，確實是有這種可能性的。何況弘曉與曹雪芹的好友敦誠也有較深的交往，這種關係反映在弘曉的《明善堂詩集》和敦誠的《四松堂集》裏，從這方面來看，弘曉也有可能借到己卯本的原稿來進行過錄。這樣看來，這個己卯本的過錄本，完全有可能是己卯原本的直接過錄本，抄寫的款式是完全按照己卯原本的款式，因此我們還可從現在的過錄己卯本推知己卯本原稿的面貌<sup>(四)</sup>。從這一點來看，這個抄本，確是更值得珍視了。借用一句鑑定書畫的話來說，也可以稱作是「下真跡一等」的珍品了。

既然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現存的這個過錄己卯本，確是怡親王府的抄本，那末，這個抄本上所

(一) 雍正六年七月初三日，《江寧織造曹穎奏查織造衙門左側廟內寄頓鍍金獅子情形摺》，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一八八頁。

(二) 馮景《解春集文鈔》卷四頁一，《御書寶瑞堂記》。

(三) 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江寧織造曹穎奏家務家產摺》，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一三二頁。

(四) 參見拙著《論庚辰本》第二九頁注<sup>(三)</sup>，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寫的『己卯冬月定本』的題句，自然不可能是商人隨便加的而是完全真實可靠的了。同樣，這個本子的抄藏者既然確定是怡親王弘曉，其底本來源又有很大的可能直接來自曹家，那末，這個抄本上題的『脂硯齋凡四閱評過』自然也不可能是商人隨意加的了；何況我們按脂硯齋評閱的年份挨次排列，到己卯年又恰好是第四次評閱〔二〕，可見這個『四閱評過』的題句，是脂硯齋評閱《石頭記》的一個確切的記錄和極為重要的證據，連同上述這條『己卯冬月定本』的題記，形成了此本區別於其他早期抄本的一個顯著的特徵，因此對這兩條題字決不能隨便加以否定。

在研究己卯本的過程中，另一個重大的突破和收穫是發現了現存庚辰本是據現存的怡府過錄己卯本抄的，而且其抄寫款式，與過錄己卯本一模一樣，連過錄己卯本上的錯字，空行，增記等等，也完全一樣，甚至庚辰本第七十八回，還保留了一個與己卯本完全一樣的避諱的『祚』字，這就有力地證明了現存庚辰本確實是據現存己卯本抄的。前面已經說過，怡府過錄的己卯本目前只賸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其餘部分已不可見。現在既然大量的事實證明，現存庚辰本是據怡府過錄己卯本抄的，其款式也完全一樣，因此我們從庚辰本，就可以看到己丟失的己卯本的全部面貌。其中稍有差別的是，在怡府過錄己卯本上為朱筆旁添或旁改的文字，在庚辰本上已悉數轉化為墨抄正文了，除了這一點點的差異外，其餘完全一樣。當然庚辰本上大量的朱筆批語，在己卯本上是一條也沒有的，我們說的兩本一樣，是指它的墨抄部分，不包括朱筆批語〔三〕。但是現存庚辰本上二十四條署明己卯年的脂硯齋批語，毫無疑問應是己卯原本上的批語，怡府過

〔二〕參見拙著《論庚辰本》第一八頁：『脂硯齋評閱《石頭記》的紀年表。』

〔三〕參閱拙著《論庚辰本》。

錄時因迫於時間，僅過錄了點抄部分，未及過錄原本上的這些脂批，因此我們要探索己卯原本的面貌，應該把過錄己卯本和過錄庚辰本聯系起來一起進行探討，而不應該把它們孤立起來，因為這兩個本子本來就有這樣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如果把它們孤立起來研究，我們也就探索不到它們的歷史面貌了。

在《紅樓夢》的版本研究史上，對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原始面貌的認識，是一個重大進展。由於這一進展，我們才能正確認識己卯本的重大學術價值，我們也才能正確認識庚辰本與己卯本的血緣關係和可以互為補充的這種特殊依存情況，才能正確認識庚辰本的重大的學術價值。現在可以這樣說，在目前的《石頭記》早期抄本中，己卯本是過錄得最早的一個本子，也是最接近原稿面貌的一個本子，其殘缺部分的情形，可以從庚辰本得到認識，庚辰本幾乎就是一部完整的己卯本。因此，現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石頭記》乾隆抄本中的一雙拱璧。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晨七時半序於寬堂



## 凡 例

一、此書整理目的，是爲了恢復己卯本的原狀，以便於閱讀和研究。

二、近年發現的由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三回又兩個半回（五十五回下半回，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三整回，五十九回上半回）的《石頭記》，經考證，確系己卯本的散失部分，今一并印入。

三、此書開卷部分已殘失，從「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爲樂」以下方是己卯本的原鈔。今存北京圖書館的己卯本，開頭部分至「只以觀花修竹」以前，全是陶洙據庚辰本、甲戌本（「凡例」部分）鈔配。現庚辰、甲戌兩本早已影印，故將此鈔配部分刪去，以存己卯本原來殘損的面貌。

四、此書第十回末缺三面，第十六回末缺二十一字，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全缺，第七十回末缺兩面半不足，均由陶洙鈔補，今一并予以清除，以存原貌。

五、己卯本中原六十四、六十七回在乾隆時期早已散失，現存己卯本中的這兩回，系嘉慶時藏者鈔補，今仍保存，以供研究之用。

六、此書經陶洙收藏時，曾據庚辰、甲戌兩本鈔補并過錄其眉批、行間批、回末批等等，凡屬此類過錄文字，經與兩本核實，一并予以清除，以存己卯本原來極少批語之樸素面目。

七、己卯本正文部分原有朱筆圈改和旁改文字，陶洙收藏時，又據庚辰本用朱筆校改己卯本正文，加於行側，此陶校朱筆和原有朱筆常易混淆，不易悉數準確辨認。爲慎重計，擇其可以確定爲陶筆者予以刪除，其難於斷定者，仍予保留，以便研究。又此書在陶洙以前，亦有少量朱筆旁改文字，凡此亦皆保

留以供參閱。

八、此書卷首有夾條鈔「護官符下小注」，另一夾條鈔「昌明隆盛之邦」以下批語；第一回末「不知有何禍事」旁有一夾條朱筆寫「此回亦非……須低一格寫」云云；第四回末頁有一夾條題「五回題云：春困成（舊）蕤擁綉衾」詩一首；第六回前也有夾條題「六回題云：朝叩富兒門」詩一首；凡此類原鈔中之夾條，一律予以印入，並以黑線框之，以示原系夾條。

九、此書原鈔有「曉」、「祥」、「玄」等字缺末筆避諱，其中一部分被陶洙用朱筆將末筆添補完足，今爲存此避諱原樣，凡被陶洙用朱筆添補者，一律予以清除。

十、此書卷首，有陶洙題記三則，今一并附於卷末，以供參閱。

十一、此書原無頁碼，爲便於翻檢，今加編頁碼，因此書已無卷首文字，頁碼只能從現存之第一頁編起。



護官符下小註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宋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奉榮親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係許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房都中現住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沈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兩房餘皆在籍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鈔

徽徽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司帑項行商共八房

昌明隆盛之邦（紅圈）伏長安大都



只以現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  
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菊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閑  
坐至倦時攏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  
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  
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談了結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入人世  
超此机会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  
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  
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瓊  
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  
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終日遊於离恨天

外飢則食蜜青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未酬報灌漑之德故甚至  
五内便鬱結著一段纏綿不尽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九心偶熾乘此昌明  
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  
漑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  
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  
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賠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  
聞寔未聞有還眼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故事更加瑣碎細膩  
了那僧道歷來几个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編章而已至家庭閨  
閤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  
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

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趣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几个豈不是  
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  
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塵然犹未全集  
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听明白得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  
西遂近前施礼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答礼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  
仙師所談因思這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脩  
細一聞則弟子洗滌諦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損  
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听了不便再問因笑  
道玄机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物或可一見否那道人道若問此物  
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通方士隱已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



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宝玉四字後面還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听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芭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菊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聞他頑耍一回又代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菊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犯這

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士隱不奈煩便抱女兒撒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辭道

憤養校生咲你痴

菱花空對雪漸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听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往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消歸那僧道最妙一說畢二人已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該試問一番如今悔之晚矣這士隱正如想急見隔壁葫芦廟內寄居的一个窮儒走了出來這人姓賈名化字時飛別號兩村耆原係湖州

走了來這道旁村

人氏原係詩書士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居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兩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文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有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兩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罵之罪畧坐弟即來陪兩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有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里兩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聲兩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个丫环在那里掐花生得儀容

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也有動人之處兩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  
子坏搗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窓內有人簪巾旧服雖是貧窮然生得腰圓  
膀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了坏忙轉身回避心下乃想這人  
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縝縝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賁兩村了每  
有意幫助週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來定是此人無疑  
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來不免又回頭兩次兩村見他回了頭  
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風  
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兩村打听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  
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兩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  
士隱家晏已畢乃另具一席于書房中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兩村原來兩

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欲願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兩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後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被士隱走來聽見笑道兩村兄真抱負不淺也兩村忙嘆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即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的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兩村听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有便同

了士隱過這道書院中未湏更茶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踴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竿起來當時街房上家：蕭管戶，歌聲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兩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地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輝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兩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事業之早晚生也或可去充教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實字撰文即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

言愚每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試方不負兄之所李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当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艮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也兩村收了艮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兩村去後回房一寬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兩封荐書另兩村帶至神都使兩村投謁个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賈下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另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存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听了也只得罢了真是間處光明易

過條忽又是元宵佳節吳因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菊去看社火花灯半夜  
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菊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  
有英菊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  
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安再使几个人  
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  
因此晝夜啼哭几乎不曾尋死者一月士隱先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孀人也  
因思女構疾日請醫療治不料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  
加小心致使油烟火逸便燒着窓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大抵也  
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虽有軍  
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漸熄下去也不知燒了



几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妻並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庄都拆棄了便攜了妻子與两个丫頭投他岳父家去他岳父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動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嚇

急急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sub>々</sub>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  
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sub>々</sub>心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顛落脫麻履  
鶴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只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即至多時眼闔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在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聽見好了<sub>々</sub>那道人笑道你果  
然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  
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

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註出來如何道人笑道你解你  
 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第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兒今  
 又糊在蓬窗上說甚么脂正玉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  
 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寒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  
 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利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泥落在  
 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袂冷金釵紫蟒長紅烘！你方  
 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听了拍手笑道解得切！士隱便說一声走罢將道人肩上海  
 襖搶了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烘動街坊眾人當作

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个死去活來只得与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旧日了坏扶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營賣帮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夜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环在門前買線忽听街上喝道之声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坏于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那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紗猩袍的官府過去了坏到倦了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一片声打的門响許多人乱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此回亦非正文也此之一節是係子須抵二格寫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楊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白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在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躍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近及遠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後拈據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開文廢癯開筆即寫賈夫人

已死是特使黛玉入崇府之速也通灵宝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聞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sup>下</sup>哈處蓋不肯下筆直下有若放開之水燃信之爆竹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寔難寫而却未寫現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賦旁擊之文筆則是反<sup>逆</sup>隱曲之筆詩云一局輸贏料不真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向傍現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喚忙出來陪咲啓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咲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sup>你</sup>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他既

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  
擁他去了家人各各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面來歡天喜  
地眾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太爺姓賈名化本胡州人氏曾與  
女婿旧日相交方便在偕門前過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買像所以他只當女  
婿移住於此我一時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  
我既看灯去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訪訪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到  
送我二兩金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兩村遣  
人送了兩封金子四足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托他向  
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已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  
一力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兩村歡喜自不必說

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魏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安  
見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姣杏送了奴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曰偶然一顧  
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到雨  
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瘵<sub>下</sub>世雨村便將他扶  
冊<sub>內</sub>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箇一着錯 便爲人上人原來雨村回那年士隱  
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到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  
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虽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  
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一个空隙作成一本恭  
他情性狡滑擅<sub>生</sub>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  
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



心中虽十分惭愧却面上全無一点怨色仍是喜咲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  
 作官積下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游覽天  
 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歲鹽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  
 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台寺大夫奉貢姑蘇人氏  
 今欽点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  
 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  
 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虽係鍾鼎之家却亦是書香  
 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枝庶不盛子孫有限虽有儿門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  
 沒甚親近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於去歲死了虽有  
 几房姬妾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名黛

王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使他讀書識字<sup>得來</sup>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且說兩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回身體勞倦二回盤費不繼也正欲尋个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個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開得鹽政欲聘一西賓兩村便相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李生並兩個伴讀了不迭女李生年又極小身体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李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李生倚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只<sup>此</sup>因女李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旧症遂連日不曾上學兩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閑步這日偶至郭<sup>郭</sup>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

山環水繞茂林深竹之處隱<sup>有</sup>一座廟宇門巷傾頽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  
智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付破旧的對聯是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  
想回頭 兩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虽淺近其意則深我也曾遊過此名  
山大剎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來必有个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  
進去試<sup>一</sup>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个聾腫老僧在那里煮粥兩村見了便不在  
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兩村不耐煩便  
仍出來意欲到那邊村肆中沽飲<sup>而</sup>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歛步行來方入肆門只  
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咲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兩村忙看時  
此人是都中<sup>舊</sup>行中貿易的号冷子興<sup>日</sup>在都中相識兩村最讚這冷子  
興是个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惜兩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sup>投機</sup>最相契

合兩村忙亦咲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日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我个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回閑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兩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飲叙些別後之事兩村回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到沒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兩村咲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咲道你們同姓定非同宗一族兩村問是誰家子興道崇國府貴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兩村咲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了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崇國一枝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

至今故越發生疎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崇國府衙門  
 也都蕭疎了不比先時的光景兩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  
 蕭疎了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兩村道去歲找到金陵地界因遊覽六朝遺  
 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徙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崇國府二宅  
 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虽冷落無人隔着圍牆一望裡面所殿樓閣  
 也还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还有翁蔚潤潤之氣  
 那里像个衰敗之家子興嘆道亏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  
 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  
 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  
 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內裏却也盡上來了這

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所說也罕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與榮國公是一母同胞的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政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人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也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教老爹一槩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把寧國府竟翻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再說榮府你所

方終所說異事就出在這里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要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又問還有兒子立刻引見遂特恩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職令其入部習李如今現已陞員外郎了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李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啣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兩村哄道果然奇異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知此說因

而他祖母便愛如珍寶（五）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与他抽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爺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使大不喜悅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了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六）處百个不及他一个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興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到（七）好咲不好咲將來色鬼無移了兩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爺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八）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泰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兩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



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  
 運而生者豈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  
 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  
 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  
 灵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此皆其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  
 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先天化日之中遂凝結  
 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忽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  
 而洩出者偶值灵秀之氣適遇正不容邪、復姤正而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  
 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固其氣亦必賦人發  
 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則亦不能為

大凶大惡置之于萬、人之中其聰明<sup>侯</sup>異秀之氣則在萬、人之上其乖僻邪  
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  
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sup>然</sup>再偶生於薄祿寒門斷不能為走卒  
健僕甘<sup>伯虎</sup>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妓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  
王謝二族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  
遜<sup>游</sup>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丹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  
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況成則公侯敗則賊  
了兩村道正是這意你还不知道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曾遇見  
兩個異樣孩子所以你方纔一況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  
不用遠處<sup>說</sup>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体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座子興道

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兩村嘆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个富有好礼之家到是个難得之館但這一个李生却是啓蒙却比一个舉業的李生還勞神說起來更可嘆他說必得两个女兒伴我讀書我方能够認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心里胡塗又常对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两个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两个宝号还更尊榮無对呢你们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緊的狠呢但儿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聰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李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个人了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誓

楚兒（四）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妹、的亂叫起來後來  
听得里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五）作甚真不是求姐妹去  
討饒（六）你豈不羞（七）此他回答的最妙他說疼急之時只叫姐、妹、字樣或可解  
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奄不疼遂得了秘訣（八）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  
起來你說可嘆不可嘆也因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  
了館（九）如今在巡鹽林家（十）坐了館你說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處  
之規諫（十一）可惜他家几个好姊妹都銀少有的子興通便是賈府中現在三个  
亦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現回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  
乃赦老爺之次女（十二）政老爺養為己女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  
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太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

這一處讀書所得个，不錯兩村道更妙在號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  
 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外用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貴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  
 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  
 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  
 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便知兩村拍案嘆道怪道  
 這女孝生清書兒有敏字他皆念作蜜字每時字中如是寫字若遇着敏字又喊一  
 二輩我心中就有此疑惑今听你說是為此無疑了長怪道我這女孝生言語奉  
 止另是一樣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允方生此女今知為榮府之外  
 孫又不是罕矣可傷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个这一个生母是極小的  
 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个也沒了只看着少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兩

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妻後又生了一個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子名賈璉今已二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愛讀書于世路好机變言談去得的所以如今只在舅叔政老爺家住着幫着料理些家務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傲言談又爽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男人萬不及一的一个人兩村听了嘆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賊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那也罷正也罷只儘笑別人的賤你也吃一杯

酒饒好兩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几杯子興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閒話  
 正好下酒就新吃几杯何妨兩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聞了城我們慢  
 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笑還酒賬方欲走時只听得後面有人  
 叫道兩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喜兩村忙回頭看時  
 千萬回  
 亦可也

（語言太煩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視墨如土矣難演至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回

賈雨村黃緣復旧賤

林代玉拋父進京都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叅革的號張如圭者他  
本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旧員之信便四下尋情找  
門路忽遇見雨村雨村見了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自是歡喜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  
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  
作別回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  
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支來接因小女  
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曾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尽

心圖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荐書一封轉托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於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兩村一面打恭謝不擇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處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教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即其為人謙恭厚道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故弟方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已不屑為矣兩村听了心下方信昨日子與之言于是又謝了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兩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禮物並餞行之事兩村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体又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

母致意務必去且無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旧氏姊妹去者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別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支船帶了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那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自宗姪的名帖至荣府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熱溺濟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一謀了个復職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此是後話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荣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理的車轎候着

代玉這林代玉常听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  
几个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允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  
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怕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  
入城中從紗窗<sup>內</sup>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  
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前列坐着十来个華  
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上大書  
勅建寧國府五字大字代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  
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却也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招  
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  
上前來另換了三四个衣帽迨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

步下園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代玉下轎林代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迴廊堂中是穿堂當地放着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揮屏轉過揮屏小三間所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大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英鵲畫眉等寫雀台塔之上坐省几个穿紅着綠的了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咲迎上來說纔剛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个爭着打起簾子一面听得人圓說林姑娘到了代玉方進入房時只見两个人挽着一位鬢髮如霜的老母迎上來代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接入懷中心肝兒肉兒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代玉也哭个不住一時衆人慢些解劝住了代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史氏

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指與代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代玉一一的拜見過了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李去了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娘並五六個丫頭攬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賦鵝脂溫柔沉默現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袄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代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過大家歸了坐了奴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代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親今日一旦捨我而去連面不能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接了代玉在懷

又咽嗚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略，止住衆人見代玉年貌雖小其举止  
 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體度甚便知他有不足之  
 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代玉嘆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  
 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听得說果了个癩  
 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只怕他的病一  
 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抵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  
 外凡有外之人姓親友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癲不說了這些不無稽之談也沒人理他如  
 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  
 是了一語未了只听得後院中有人嘆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代玉納罕  
 這里人丁，皆飲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想來這是誰這樣放誕無礼心下正想

時只見一群媳婦丫頭圍擁着一個人從後房進來這人打扮與衆姑娘  
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簪絡着朝陽五鳳  
挂珠釵頂上戴着赤金盤螭環珞圈裙邊繫着豆綠宮綵双衛比目玫瑰珮身  
上穿着綵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袖祆外罩五彩刺繡石青銀鼠褂下着翡  
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眼兩弯柳葉眉身量苗條体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  
露丹唇未啟笑先聞代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是我們這里  
有名的一丁發皮膚破落戶見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教他鳳辣子就是了代玉  
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代玉雖不識也曾  
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是二舅王代之內姪女自幼假充  
男兒養着孝名王熙鳳代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代玉的手上



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嘆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个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淚賈母嘆道我纔好了你又來招我妹妹遠路總來身子又弱也總勸住了快再休題起前話這熙鳳听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欢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該打又忙攬代玉之手問妹妹几歲了代玉答道十三歲了又問道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代玉一一回答又說道在這裡不要想家想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几個人來你們赶早打掃

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說話之間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代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真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沒有什麼要緊。」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嘆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嫗代了代玉去見兩個舅母。旧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代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一個是字，遂代了代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衆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絢車來，邢

夫人攜了代玉坐上車，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驃，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車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那夫人挽了代玉的手，進入院中。代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纔那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一時進入內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了環迤着。那夫人讓代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話，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里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輩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代玉忙站起來，一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那夫人苦留吃過晚飯。

去代玉咲回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拜見二日一忍領賜了飯  
去不恭異日再領亦未為不可望舅母容量邢夫人聽說咲道這才是遠命三  
个嫖用方俾的車好生送了姑娘過去于是代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  
眼人房什人止句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時代玉入榮府下了車中嫖引着便望東轉灣穿  
過一个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庭之後儀門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兩邊廂  
房連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家不同代玉便知這方是正緊  
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看見一个赤金九龍  
青地大匾上寫着斗大的三个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  
國公賈源又有萬幾机宸翰之堂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鼎懸  
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螭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紫檀

交椅又有一付對聯乃烏木聯牌<sup>匾</sup>省數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人東安郡王穆  
 詩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边的三  
 間耳房內于是老嫗引代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猩紅洋毯正面設省  
 大紅金錢蟒的靠背石青金錢蟒的引枕秋香色金錢蟒的大條褥兩邊設一  
 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右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sup>盒</sup>左邊几上汝窑美人觥內挿  
 省時鮮花卉並茗盞痰盒<sup>盒</sup>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省銀紅撒花椅  
 搭底下四副腳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  
 不必細說老嫗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是兩個錦褥對設省代玉度  
 其坐次<sup>位</sup>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sup>上</sup>坐了本房內的丫環們忙捧上茶來代玉一

面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丫頭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袄青緞裙牙背心的丫頭走來笑說道太太說請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媽！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棹，上嘉省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旧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旧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保護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這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庙里還愿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

了你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听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叫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旧母說的可是叫玉所生的這位哥！在家時亦曾听見母親常說這位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叫宝玉雖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輩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還安靜坐總然他没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里拿着他的兩三个小公兒們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看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里一樂便生出多少事来所以嘱咐別採他！噤里一時甜

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儘只休信他林黛玉，一的都答應省只見一个了环来回說老太，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代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边是到坐三間小，抱厦所北边立省一个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兒小，兩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代玉道這是你鳳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里來找他來少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个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代玉穿過一个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后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放棹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照鳳安勸王夫人進美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傍四張空椅照鳳忙拉了代玉在左边第一張椅子上坐了代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



客原應如此坐的代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坐<sup>方玉</sup>迎春便坐了右手第一探春<sup>左</sup>第二惜春<sup>右</sup>第二傍坐了环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了环雖多却連一声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环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噉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代玉見了這里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sup>改</sup>過<sup>改</sup>來<sup>改</sup>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嗽盂來代玉也照樣嗽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免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几句閑話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代玉念何書代玉道只剛念了四書代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几个字不是睜眼的瞎子就

罷了一語未了只听院外一陣脚步响了。好進來，嘆道：「宝玉來了。」代玉心中正疑惑着，這个宝玉怎生？不約而會憑想人物，朦朧重到，不見那秦物也罷了。心下正想着，忽見了，不約而會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个。在轉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銀簪，紫金冠，齊眉勒有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袍，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綵，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髻若刀裁，眉如墨畫，眼若桃靨，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頂上金釧，環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代玉一見，便吃了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宝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宝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

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捻編一根大辨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宝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旧大袄仍舊代着頂團宝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綠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團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言語常帶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詞批這宝玉極恰其詞云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動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非謗富貴不知榮棄貧窮難耐淒涼可憐喜笑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双寄言執樸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嘆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宝玉早已看見多了一

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看形容与眾各別兩  
邊似覺非覺（對多指客非笑含露）眉一双似目能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  
微微閒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  
分宝玉看罢因笑道這個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  
見過他宝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有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認識的  
今日只作遠別重逢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即說了件好事）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  
便走近代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諢一番因問妹，可曾讀書代玉道不曾讀  
只上了一年孝些湏認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尊名是那两个字代玉便說  
了名宝玉又問表字代玉道無有表字宝玉笑道我送妹，一妙字莫若顰，  
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

畫眉之墨況這林妹，眉尖着黛用取這两个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問代玉可也有玉沒有中人不解其語代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沒有因答道我沒有那今想來那玉亦是一件軍物豈能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麼軍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這說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管這旁子東西嚇的地下中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尊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滿眼淚痕泣道家里姐，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个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原有這一個來着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

之理進你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這个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代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省便向了环手中接來親與他代上宝玉听如此說想了一想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代玉之房賈母便說今將宝玉挪出來同在套間暖閣兒里把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廚里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番安置罢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廚外的床上很要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罢了每人一个奶媽一个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听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几件錦被緞褥之類代玉只帶了两个人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嫫一个十歲的小子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鴈賈母見雪鴈甚小一

團孩氣王嫫，又極老料代玉皆不遂心，便將自己身邊一丫二頭了頭名喚  
 鸚哥者，与了代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奶媽外，另有四个教引嫫，  
 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丫丫外，另有五六个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  
 頭當下王媽與鸚哥陪侍代玉在碧紗櫥內，寶玉之乳母李媽，並大了環  
 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  
 因溺愛宝玉，生恐宝玉之婢無竭力盡心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己耽任  
 遂与了宝玉，因他本姓花，又曾見旧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  
 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个賈母，今  
 與了宝玉，心中眼中只有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規諫宝玉，不听心  
 中着實憂鬱，是晚宝玉李媽都瞞了他，見裡面代玉和鸚哥犹未安歇，他自

卸了粧情<sub>子</sub>的進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代玉忙笑讓姐<sub>子</sub>請坐襲人在炕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才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若<sub>弄</sub>摔坏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起來我好容易劝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說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代玉道姐<sub>子</sub>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麼个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听得說落草時從他口里掏出來的上面現成的穿眼讓我拿來你看便知代玉忙止道罢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才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



來說話的代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  
 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旧王  
 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脂硯重評齋石頭記卷之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代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与兄嫂處的未便人計議家務又說  
姨母家連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務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裏院李氏  
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賈珠雖蚤早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  
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  
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李  
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  
他認得几个字記得前朝这几个賢女便罷了却只以紡績并白為業因取名

李執掌官裁曰此李執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粱錦繡之境如搗木死灰  
一畝一桑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別陪侍小姑等針繡誦詩而已今代玉  
雖諱寄子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  
賈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  
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兩村即問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  
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丫丫頭不想係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  
子先已得了我家銀子我家小爷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  
便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那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  
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出身主僕已皆逃走無  
影無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作主望大老爷拘拿

凶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兩村听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走了再拿不來的凶犯戴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時只見案牘立<sup>第</sup>一了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籤之意兩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將退堂至書室候從皆退去只留門子一人伏侍這門子忙上來請安咲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兩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咲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里之事了兩村听了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了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况因想這了<sup>件</sup>生意到還輕省熱鬧遂越年紀蓄了鬚禿了門子兩村那里想到

是他便忙攜手嘆道原來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兩村嘆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族豈有不坐之理這門子听说方告了坐斜簽看坐了兩村回問方終何故不令登簽之故有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無有批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兩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不知怎能作得做常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不保只怕連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号呼作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這一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兩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

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往看的皆是白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照樣抄寫一張今拋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鐵

兩村犹未看完忽聞傳点人報王老爷來拜兩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

頓飯工夫方回来細問这门子這儿家皆連都是親戚一損皆損一榮俱榮扶

持遠飾皆有照应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薛家就是這家

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推去兩村听了便嘆問門

子道如你這樣说来却怎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縣的方向了門

子嘆道不瞞老爷說不但這凶犯縣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

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与老爺听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  
小鄉宦之子名鳴鴻字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產过  
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这也是前生的冤孽可巧遇見这拐  
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了頭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  
再娶第二了了所以三日後緣过門誰勝这拐子又偷賣与了薛家他意欲要  
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  
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公子豈是誤人的便喝自手下人一打將為公子打了  
个稀爛拍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以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  
兩日前就偶然遇見这了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这事來既打了為  
公子拿了了頭他便沒事人一狀只管代了家眷走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弟兄



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須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  
 被賣了頭是誰而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吟嘆道這人美來還是老爺的大恩  
 人呢他就是葫蘆廟傍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菊的兩村罕然道原來就  
 是他聞得養到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終來賣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五  
 六歲的兒女養在一僻靜之處到十三歲時度其容貌代至他鄉轉賣當日  
 這英菊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  
 然出脫得齊整好些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粒  
 大小的一点胭脂瘡從胎里代來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  
 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說只  
 說拐子樣親爹目無錢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

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為公子相看了免了銀子招子醉了他自嘆道  
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為公子三日後終冷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  
我又不忍其形等招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這為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  
可知必不以了杯相看况他是了絕風流人品家里頗过得素習最又厭惡堂  
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听如此說方纔  
畢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的事第二日他偏又賣  
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个人还好這薛公子的混名號霸王最是天下第一  
美性尚氣的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了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了英菊拖去如  
今也不知死活這為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兩  
村听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為淵如何偏只看

準了這英菊這英菊受了拐子的這幾年折磨終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  
 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  
 為人自然姬妾重多淫佚無度必及馮淵定情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  
 見一對命薄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割斷纔好門子嘆道  
 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了沒住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  
 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了整人情得  
 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的面兩村道你說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  
 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寔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回私而  
 廢法是我寔不忍為者門子听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  
 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

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要兩  
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了極好的主意在  
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原由自然是拿不來的原  
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兒了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  
令他們报了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鸾  
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會來看老爺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与  
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应了結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魂追  
索已死其病皆由拐子燕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  
畧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托拐子令其寬招重人見乩仙批語与拐子相符餘者  
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可也使得位百也可與為家作

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銀子想也就  
 無話說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兩村笑道不妥等我再斟酌或可壓伏口  
 舌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話說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名人犯兩村詳加  
 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疎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  
 相讓故致顛倒未決兩村便徇情罔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  
 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兩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一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  
 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事皆由葫蘆廟內之沙彌  
 新門子所出兩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  
 後來到底尋了个不是遠處的充殮了徒罷當下說不省兩村且說那賈了英  
 菊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

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丁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  
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有內帑錢糧採辦糧料這薛公子名薛蟠素字文  
起五歲上就情性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几字終日惟有閑難  
走馬遊山玩景水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滿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旧日的  
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体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  
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与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  
今年方四十五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宝釵生  
得肌膚瑩潤丰姿膚雅當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  
兄竟高過十倍自他父親死後見哥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  
留心針指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礼徵採才能降不

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  
 郡主入孝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  
 賣承局總管數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招騙起來京都中幾處  
 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  
 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都銷算旧賬再計新擬其實則為遊覽上  
 國之意風光因此也打点下行裝佃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  
 已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菊薛蟠見英菊生得不俗立意買了  
 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持強喝令家下豪奴將馮家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  
 囑托了族中人並几个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  
 一事他却視為現戲自為花上几个臭錢沒有不了的事在路不忙其日那日

已將入都時却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个嫡親的母舅管轄有不能任意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愿因和母親商議道僧們京中雖有几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没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有租債與人湏得先有几个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僧們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僧們先能省住下再慢的有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用：正陞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僧們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旧：家雖陞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這几年来你旧：姨媽兩處每：帶信稍書接僧們來如今既來了你旧：雖忙有起身你舅家的姨媽未必不苦由我



們惜們且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田：姨爹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的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这几年却要廝守几日我代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終放下了心又見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更加寂寞过了几日忽家人傳報姨太：代了哥見姐見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代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廝將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淚瀾一番忙又引了鮮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也鮮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鮮見了賈

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俗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間白窗開着叫  
人打掃乾淨請姨太太和哥兒姐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由賈母也就遣人  
來說請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一處住着方  
可拘繫些兒子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  
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美之法王夫人知道他家不難於此遂亦  
從其意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  
養靜之所小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庭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  
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門了每  
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王夫人相叙室教日與代

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sub>綉</sub>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  
 心原不欲在賈宅居住者<sub>但</sub>恐姨父會<sub>的</sub>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  
 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sub>的</sub>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  
 屋再移居過去的誰知<sub>自</sub>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賈宅族中凡有的子  
 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纨绔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過明日  
 覲花甚至聚賭嫖娼漸<sub>々</sub>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  
 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  
 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滿  
 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看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聚  
 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sub>街</sub>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

故意暢懷的開目此遂將移居之念漸々的打滅了

五回題云

春困成粧擁綉衾

恍離仙子別紅塵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回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內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贅寫矣  
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

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到且靠後就是宝玉和代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  
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  
忽然來了個薛寶釵歲數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代玉之所  
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代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代玉  
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了頭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笑因此代玉心中便  
有些悵鬱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宝玉亦在狹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稟

來的一片愚拙偏癡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其中因與代玉同隨賈母一處坐卧故略與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蜜既親蜜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宝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代玉方漸的迴轉來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妻二人來而請賈母等子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忽一時宝玉困倦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面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咲回道我們这里有給宝叔叔什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了奶等道姑、姐、們請宝叔叔隨

我這裏來賈母素知秦氏是个極妥當的人而且又生得嫵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室玉抬頭先見一付畫貼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見係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室玉看了這兩句對聯總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不肯在這裏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哄道這裏還不好可往那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罢室玉點頭微笑有一姦說道那有个叔！往姪兒房裡睡覺的礼秦氏笑道噯哟！不怕他惱他能多大？就忌諱這些个上月你沒看見我那个兄弟來了雖然室叔同年两个入貼在一處只怕那一个還高些呢室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幾中人哄

道陽省二三十里那里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省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到房  
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而來計宝玉便愈覺得眼饒骨軟連說好香進入  
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李士秦太虛寫的一付  
對聯是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籠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  
一邊擺着飛燕立有舞過的金盤

內盛着安祿山擲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

面設着壽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宝玉含  
咲連說这里好秦氏咲道我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  
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兜夾枕於是中奶姆伏侍宝玉卧好款  
的散去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了奴為伴秦氏便吩咐小了奴們好



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兒狗兒打架那宝玉到合上眼便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里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之處宝玉在夢中欢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愿意的強如天被父母師傅打去呢正胡思之間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東兒女 何必覓閑愁

宝玉听了是个女子的声音正待尋覓早見那邊走出一个人来蹣跚娘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桃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听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鬢唇綻櫻顆兮

橫齒含香纖腰之楚、兮若迴風舞雪珠翠之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  
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末語蓮步乍移兮  
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爛灼文章愛彼之貌  
容兮香培玉琢羨彼之態度兮風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  
蘭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暎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  
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嫱奇矣哉生于熱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  
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宝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咲問道神仙姐、不知從那里來如今  
要往那里去我也不知這里何處望乞攜帶、仙姑咲道吾居離恨天之上  
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還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

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  
想思今忽與尔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  
素練魔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  
室玉所說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達  
上書太虛幻境四个大字兩边一付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對聯大  
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室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  
今到要領畧室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那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

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屏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有處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寶玉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不知可使得否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听了那里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道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个大橱皆用封條封着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名寶玉心只想自己的家鄉的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厨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

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宝玉道常听人說  
 金陵極大的地方怎麼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們家里上，下，就有几百  
 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諸省女子故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下边二厨則又  
 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宝玉听說再看下<sub>首</sub>厨上果然一个寫着  
 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冊  
 厨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這首頁上画着一副画又非人物亦  
 無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  
 夭多因<sub>說</sub>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宝玉看了又見後面看一簇鮮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如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宝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个又開了副冊厨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葉青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宝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上一頁便画着兩株枯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下一股金簪有四句言詞道是

可嘆停机德 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挂 金簪雪裡埋

宝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画着一張弓一上挂着一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省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支大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  
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樞樞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省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

空 可怜金玉質 落陷污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詞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更猖

狂 金寶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一所古廟里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頌改昔年粧 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水山<sup>面</sup>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

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判云 勢敗休云貴家

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話談

後面又畫省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標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

既相逢必主淫 謾言不肖皆榮出 造孽開端實在寧

宝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他把仙机洩漏遂掩了卷



冊咲向宝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宝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隨着仙姑來至一所在，但見珠簾綉幙，畫棟雕簷，說不盡那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是好一個所在。宝玉正在觀之不盡，忽所警幻咲呼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跹，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宝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因景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淩這清淨女兒之境？宝玉听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携住宝玉手，向衆姊妹咲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榮寧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周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

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教盡不可挽回者故近之道子孫雖多竟無一可  
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宝玉一人稟性重張性性情怪謫雖聰靈慧略可望成無奈  
吾家運教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乞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  
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  
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  
覺悟故引彼再到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声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說  
畢携了宝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  
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尔何能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  
各種宝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宝玉听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座小  
鬟捧上茶來宝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

春山<sup>暈</sup>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白玉听了

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画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唾絨奩間

時清粉污壁上亦有一付對聯書云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

宝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

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道号不一少刻有小杯來調棹安椅設擺酒

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宝玉因

聞得此酒清香異常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

加以麟髓之醅風乳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葉同林<sup>林</sup>宝玉稱賞不迭飲酒之間又

有十二个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将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

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良箏听他歌道是開闢鴻蒙方歌了一

句警幻便說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弦若非箇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听其歌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接來一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歌

〔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 誰為情種 都只為風月情濃 奈何天 傷懷

日 寂寥時

試遣愚衷 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恨〕

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着山中高士晶莹雪

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 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 一個是閨苑仙葩 一個是美玉無瑕  
 若說沒奇緣 今生偏又  
 遇着他 若說有奇緣 如何心事終虛化  
 一個枉自嗟呀 一個空勞  
 牵挂 一個是水中月 一個是鏡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 怎經  
 得秋流到冬盡 春流到夏

宝玉听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有甚好處但其聲韻悽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  
 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听下面唱道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睁睁 把万事全拋 蕩悠悠 芳魂  
 消耗 望家鄉路遠山高 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 須要  
 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 恐哭損殘年 告爹

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 各自

保平安 奴去也 莫牽連

〔樂中悲〕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 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 幸生英豪濶

大寬宏量 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繫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所

配得才貌仙郎 博得个地久天長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

雲散高唐 水涸湘江 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 才華復比仙 天生成孤癖人皆罕 你道是 啖肉

食腥羶 視綺羅俗厭 却不知太高人愈妒 過潔世同嫌 可嘆這青

灯古屏人將老 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鬧 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

心願 好一似無瑕美玉遭泥陷 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

中山狼 無情獸 全不念當日根由 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

觀着那侯門艷質同蒲柳 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 嘆芳魂艷魄

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 桃紅柳綠待如何 把這韶華打滅 不見那清

淡天和 說什麼天上天桃盛 雪中香蕊多 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

則看那白楊村里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吟哦 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墳墓

這就是昨貧今富人勞碌 春榮秋謝花折磨 似這般生閨死却誰能

躲 聞道說 西方寶樹喚婆娑 上結着長生果

〔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 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靈

空 家富人寧 終有那家亡人散 多奔波 枉費了意態 生世心

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刺、似大廈傾、昏慘、似灯將盡、呀一場歡  
喜忽悲、幸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積得陰功、勸人生濟困  
扶窮、休似俺那良錢上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承除承加減、上有蒼

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綉帳、余

只這帶珠冠披風袄、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

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頭帶戴簪簪、光燦、胸懸金印、威赫、

爵祿高登、高登昏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

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 画梁春盡落香塵 擅風情 秉月貌 便是敗家的根本 箕裘

顏墮皆味王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總因情

〔飛鳥各投林〕 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裡逃生

無情的分明<sup>報</sup>應 欠命的命已還 欠淚的淚已盡 冤<sup>冤</sup>，相報豈非輕

分離會聚皆前定 欲知命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的

遁入空門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

大地真乾淨

歌畢又歌<sup>劇</sup>曲警幻見宝玉甚無趣味因嘆道痴兒竟尚未悟那宝玉忙止  
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辭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宝玉至一香  
閨绣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

其鮮艷斌媚有似乎宝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人家那些錦繡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汚純穢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辭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恣其情所致也我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听了嚇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誘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之蠢物耳如尔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言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

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濶詭怪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  
 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國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故特  
 引前來解以良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  
 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此仙國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  
 况壓境之情哉而今後萬々解釋改悔前情面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  
 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宝玉恍々惚々依  
 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見女之事難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繆繆軟語溫存與  
 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个所在但見荊榛遍地狼  
 虎同羣通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桥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  
 來告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

津也深有萬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尔今偶遊至此渡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宝玉拖將下去嚇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了果忙上來接住叫宝玉別怕我在这裏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看猫兒狗兒打架忽聞宝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里從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夢里叫出來正是

一場此夢之同聲道  
夢同誰訴離愁恨

千古情人獨我知

六回題云

朝叩富兒門  
雖無千金酬

富兒猶未足  
嗟彼勝骨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回

賈宝玉初試兩雲情

劉姥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宝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  
宝玉迷迷惘惘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  
伸手與他擊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沾濕啼的忙退出手  
來問是怎麼了宝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本  
又比宝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撒一半了  
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寶母處來胡乱吃畢  
晚飯過這邊來襲人忙迎衆奶娘了環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宝玉

換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千萬別告訴人。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裏流出來的？那些臟東西。宝玉道一言難盡，說有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听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嬌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和宝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宝玉視襲人更別個不同。襲人待宝玉更為盡心，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笑起來，合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雖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無了頭。繫<sup>結</sup>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蘆之微小，一戶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還是頭緒。你道這



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有甚瓜葛且所細講方才所說的這小小的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過小小的的一個京官昔年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與賈府通，相對）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蕭）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氏接來一處過活這劉氏乃是個積年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襯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

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酒在家閒尋氣  
恼刘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刘姥、看不過乃劝道姑爺你別嘆氣我多嘴偈們  
村庄人那个不是老誠、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的時候托有  
你那老家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  
就賭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汗大丈夫呢如今偈們雖離城住有終是天子脚下  
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躑會子也不中用  
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刘姥、  
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度不然那良子錢自己跑到偈家來  
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还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个守稅的親戚又無作  
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刘姥、

道這列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俗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  
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通宗的二十  
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親近他故疎遠起  
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姐着寔的快會待人到不拿大  
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所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  
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墮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僧  
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旧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  
拔一根寒毛比俗們的腰還粗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  
這樣个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們那市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  
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聽見此一說心下便有活動起

又听他妻子这番說便笑接道：「既如此說况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一風頭再说？」刘姥道：「暖哟，可是說的候門深似海，我是个什么东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代了外孫子小叔兒先去我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合我父親交過一件事，我們極好的刘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交，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又這樣了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脚的，到還是捨得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那公府候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當晚計議一定次日天未明刘姥便起來梳洗了，又将板兒教

訓了几句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所見代他進城去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刘姥、代他進城找至寧榮街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簇的轎馬刘姥、便不敢過去且辨了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領到角門前只見几个挺胸疊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轎上說東談西呢刘姥、只得蹭上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那里來的刘姥、陪笑道我找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听了都不揪採半日方說道你遠、的那牆角下等着一會子他们家有人就出來的内中有一老年人說道不要悞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刘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代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刘姥、听了謝過遂携了板兒繞到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

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要物件的鬧吵、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  
里廝鬧劉姥、便拉住一个道我問哥兒一声有<sub>个</sub>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們  
道那个周大娘我們這里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两个周奶、不知是那一个行  
當的劉老、道是太、的陪房周瑞孫子道這个容易你跟我來說有跳躑、  
引着劉老、進了後門至一院牆邊指与劉老、道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  
有個老奶、來找你呢我代了來了周瑞家的在內听说忙迎了出來問是那  
位劉老、忙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sub>子</sub>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你好  
呀你說、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裏來坐坐劉老、一壁里立着一壁笑說道  
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里還記得我們<sub>子</sub>說有來至房中周瑞家  
的命催的小了頭到上茶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你都長這大

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再問劉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姥，便說原是特來瞧，嫂子你二則也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來意，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如此而來，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現美自己的体面，听如此說，便笑說道：「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爭不叫你見了真佛去的呢？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与我相干，我們這里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一管春秋兩季的地租子，閒時只代着小爺們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个入投奔了，我來我竟破个例給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姥有所不知，我們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

奶管家了。你道這連二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姥，听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畧可推得去的也就推过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迎代待今兒寧可不會太太，到要見他一面終不枉這里來一遭。劉姥道阿彌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里話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得害着我什麼說着便叫小丫頭子到倒所上梢，的打听打听老太太，屋里擺了飯了沒有。小丫頭去了。這里二人又說些閒話。劉姥因說這鳳姑娘今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听了道我的姥，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少行事却比世人都大



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样兒少說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  
 个会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过回来你見了就信了<sup>知道</sup>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大  
 嚴了<sup>些</sup>說着只見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裏已擺完了飯二奶在太太屋  
 裏呢周瑞家的听了連忙起身催着刘姥說快走。这一下來他吃飯是  
 一个空子<sup>兒</sup>偌們先<sup>趕</sup>省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難說話再歇了<sup>中</sup>竟越  
 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话隨着周瑞  
 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处來先到了倒所周瑞家的將刘姥安插在那里畧  
 等一等自己先過了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个心腹  
 通房大了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刘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連  
 的特來請安當日太<sup>是</sup>是長会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sup>帶</sup>代了他進來了等奶

奶下來我細，回明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里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方出去領他兩個進入院來，上了正房台，砌了頭子，打起了狸紅毡簾，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里一般。滿屋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眩目眩。中劉姥此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養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兩眼只得問个好，讓坐。劉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揀金代艮，花容玉貌的，便當是凤姐兒了，才要稱姑奶奶，忽見周瑞家的稱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自周瑞家的稱周大娘，方知不過是个有些体面的頭子。于是讓劉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砌了頭子，斟了茶來吃茶。劉姥只聽見咯噔，

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籬樞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它般一物却不住的亂幌劉姥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愛物兒有熱用呢正歎時只听得啗的一声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到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子下來了早兒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劉姥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看都迎出去了劉姥只屏声側耳默禱只聽遠處有人哄聲約有一二十婦人都捧着大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听得那邊說了聲擺飯漸的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几个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了的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炒着要肉吃劉姥一把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的哄嘻

走過來招手喚他劉姥，全意子是攔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会方過這屋裏來只見門外鑿銅勾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上大紅毡條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二丫引枕鋪着金心閃緞大坐褥旁邊有雕漆痰盒那鳳姐兒家常代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袄石青刻系灰鼠披氅大紅洋緞民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內拿着小銅火爐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點在炕沿邊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盤，內一个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內的灰漫漫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代了兩個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時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喚着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姥，在地下已是拜了

教拜問姑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快總起來別拜，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總回的那姥，了鳳姐點頭。劉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兒便躲在背後，百般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兒嘆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里沒人是。劉姥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来了。這里沒的給姑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兒。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了窮官兒。誰家有什麼？不過是了旧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了的。下鳳姐道：你去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閑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

的答應着去了。這里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下的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里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很要緊的，你就代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了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甚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朱曠，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姥道：「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來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劉姥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里來，也少不的說了。」剛說道這里，只听二門上廝們回：

說東府里的小大爺進來了風姐忙止劉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爹大爺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腳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風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姥，方扭扭扭，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了我來求嬌子說上回老母，給嬌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暑擺一擺就送過來風姐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听说<sup>着</sup>，嘆着在炕沿上半跪道嬌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嬌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風姐笑道也沒見你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里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賈蓉笑道那里有這个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要<sup>若</sup>確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

平兒拿了樓房鑰匙傳几个妥當人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說我親自代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有便起身出去了這里風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哥回來外面几个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听阿鳳指示那風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嘆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一聲方慢慢的退去這里劉姥心算方安才又說道今日我代了你侄兒來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个湊頭兒只得代了你侄兒奔了你老來說看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來打發偌們作煞事來只顧吃菓子咧風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說話回嘆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回問周瑞家的這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劉姥忙說道



一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饭的工夫咧凤姐听说忙命快傳飯来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椽客飯来摆在東边屋内过来代了刘姥弟和板兒過去吃饭鳳姐說道周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边房里來又叫道周瑞家的去向他總回了太？说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说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同出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爷在一处作官偶然連了宗的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動当时他們来一遭却也沒空了他們今兒既來了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奶？裁奪着就是了凤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时刘姥已吃畢了飯拉了板兒過來請舌囉嘴的道謝凤姐笑道且請坐下听我告訴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亲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来就該有照

應才是但如今家里奈事太煩太了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我近來接着營此事都不大知道這些亲戚們二則外頭看這虽是烈了轟了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處說与人也未必信罷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了給我的了頭們竹衣裳的二十兩良子我還沒動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罷那刘姥先聽見告艰难只當是沒有心里便突了的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語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樣你老拔根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风姐看見咲而不採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良子拿來再拿一吊錢來都送到刘姥了的根前风姐乃道這是二十兩良子暫且給这孩子作件冬衣服

若不拿着可真是怪我了這錢僱車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催、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里談問好的問个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劉姥、只管千恩萬謝的拿了良子錢隨周瑞家的來至外頭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侄兒我說句不怕你恼的話便是亲侄兒也要說和軟些蓉大爺總是他的正侄兒呢他恁麼又跑出這店个侄兒來了劉姥笑道我的娘子我見了他心眼里愛還愛不過來那里還說上話來二人說着又到周瑞家坐了片時刻姥、便要留下一塊良子與周瑞家孩子們買果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執意不肯劉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亲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曼寧府室王會秦鐘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  
問了環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輸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轉出東角門至  
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環名金釧兒和一個婆子  
頭的小女孩兒站在台階坡兒上頭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努嘴  
兒周瑞家的輕手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  
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里間來只見薛寶釵穿着家常衣服頭上  
散挽着鬢兒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檯上同了鴛鴦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

來寶釵纔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寶釵嘆道那里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這兩天沒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來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吃几劑藥一發見除了根纔是小小的年紀到作下个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聞听便嘆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名醫仙藥從不見一點兒效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里代來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還不相干若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

來的他既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吃他的藥到効驗此周瑞家的回問  
 不知是個什麼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着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  
 也是行好的帶寶釵見問乃嘆道不用這方兒還好若用了這藥方兒的病症  
 真把人殞碎死東西藥料一藥都有現只難得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  
 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  
 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雨于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藥末子一處一齊研好  
 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雨周瑞家的忙道暖啣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  
 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處道呢寶釵嘆道所以說那裏有這樣可  
 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道霜十二錢  
 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

凡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罐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  
凡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听了嘆道阿彌陀佛真坑死人的事  
兒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託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  
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周瑞  
家的又問道這藥可有名子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頭和尚託下的  
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點頭是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愈怎麼着寶釵  
道也不覺甚怎麼着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周瑞家的還欲  
說話時忽听王夫人問誰在房裏呢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趕便回了刘  
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嘆道你且站住我  
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託着便叫香菱只听簾櫳响處方像和金釧兒頑的



戴

那个小子頭進來了問姐、叫我做什么薛姨媽道把那匣子里的花兒拿來  
 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个小錦匣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樣  
 法堆紗的花兒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了兒的何不給他們姊妹  
 們帶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代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  
 每人一对刺下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罷王夫人道留給寶  
 了頭帶罷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道宝了頭古怪着呢他從來不愛  
 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里晒  
 日陽兒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  
 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了頭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  
 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个模樣

究竟有些像們東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兒金釧笑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几歲投身到这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几歲了本處是那里人香菱听問都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听了到反為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方便只留宝玉代玉二人這邊解悶却將迎惜探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厦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这里來只見几个小子頭子都在抱厦內听呼唤呢只見迎春的丫環司棋棋與探春的丫環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里都捧着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們姊妹在一處坐着唬逐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躬身道謝命了

她们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  
 頭們道：「那屋里不是四姑娘？」周瑞家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見惜春正同  
 用水菴的小姑子智能兒一處頑耍呢。見周瑞家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  
 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嘆道：「我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  
 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帶戴在那里呢？」  
 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頭放在匣子裡。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  
 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老到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  
 父見了太太，就往老爺府里去了，叫我在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  
 的月例香供銀子可曾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說：「我不知道。」惜春听了，便問  
 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銀子是谁管着？」周瑞家的道：「是蔡姓信官着。」惜春听了，

嘆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蔡信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  
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回便往鳳姐兒處來穿夾道從李  
氏後窗下過隔着玻璃窗戶見李氏在炕上歪着睡覺呢遂越過西苑牆出西  
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房中門檻上見周  
瑞家的來了連忙摆手兒叫他往東屋里去周瑞家的會意忙攝手攝足往東  
邊房里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姐兒睡中  
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說着只听那邊一陣嘆聲却有賣雞的聲音  
接着房門响起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道這便來一  
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  
他說送花兒一事平兒听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

出兩枝來先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邊府里給小蓉大奶，帶去次溪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才往賈母這邊來穿過了穿堂抬頭忽見他女兒打扮着才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笑道暖今兒偏，的來了個刻姥，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看見了送這几枝花兒与姑娘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楚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寔对你老人家说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入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里

要解<sup>他</sup>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這人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呢。周瑞家的听了道我就知道呢。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給林姑娘送了花兒去就回家去。此時太太二奶都不得閒。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如此女兒听说便回去了。还说媽好。赶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合家沒經過什麼事就急得你這樣了。說着便進代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代玉不在自己房中。都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蓮環。頑呢。周瑞家的進來。嘆道。林姑娘太。着我送花兒。姑娘帶<sup>帶</sup>寶玉听说便先說什麼花兒。拿來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宮製誰紗新巧的假花兒。代玉只就在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代玉冷笑道。我就知道。

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兒不言語。寶玉便問道：「周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黛玉道：「寶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几日也不過這邊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听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請姨太太。姐，安問姐，是什麼病？現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李里回來，也看了些涼藥，日再親自來看罷。說着，黛玉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這周瑞的女婿便是兩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灯時分，鳳姐兒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話，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丫頭們送他的，起着他家有

年下送鮮的船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罷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  
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点了誰送去呢王夫人道你瞧誰有就叫他們  
去四個女人就是了又來當什麼正經事問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琮大嫂子來  
請我明日過去曠明日到沒有什麼事情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罷不有什  
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  
叫你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談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  
執迎探等姊妹們亦來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  
單方來辭賈母王夫人听了也要跟了曠去鳳姐只得答應去等自換了衣服姐  
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琮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  
个引了多少姬妾丫環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



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端坐。秦氏献茶毕，凤姐因说：「你们请我来作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就快献上来。」我还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话，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说：「二奶奶，今儿不来就罢了。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说着，只见贾蓉进来，请安。宝玉因问大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请老爷安去了。」又得<sup>了</sup>可是你怪闷的，也坐在这里作什么？何不去瞧瞧？」秦氏笑道：「今儿巧上了。」回宝叔立刻要见的，我那兄弟他今儿也在这里，想在书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一瞧？」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凤姐都忙说：「好生着忙，什么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他，别委曲着他。」到此不得跟了老太太，过来就罢了。」凤姐说道：「既这样，何不请进这秦小爷来？」我也瞧一瞧，难道<sup>道</sup>到我见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罢了，可以不必见他，比不得借人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人家的。」

孩子都是斯文慣了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罢了竟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他生的胸脯沒見過大陣張兒嬌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道憑他是什麼樣兒的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扭着就帶他來說有果然出去帶進一个小後生來較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風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胸脯含糊慢向鳳姐作揖问好鳳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的向他几歲了讀什麼書弟兄几个李名喚什麼秦鐘一一答應了早有鳳姐的了環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脩得表礼來連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

姐与秦氏厚密虽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尺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鐲子交付与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那宝玉自見了秦鍾的人品出中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默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機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綉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過填了我這窟窿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秦鍾自見了宝玉形容出神奔止不凡更兼金冠綉服驕婢侈童秦鍾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宝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髻交接可知貧寒二字陷人亦

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忽然宝玉問他讀什麼書秦鐘見問便因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半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宝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里間小炕上我們那里坐去省得鬧你們于是二人進里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鳳姐擺酒菓一面忙進來囑宝玉道宝叔你侄兒倘或言語不妨頭你千万看看我不要理他。魚胸脯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此是有的宝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宝玉要吃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宝玉只答應有也無心在飯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說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講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旧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

討論鏡能進益金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都有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也現荒廢有呢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其溫習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裏讀家祖母因說一則家李里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暫且担擱有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往我們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嘆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里的義李到好原要來和這里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里又事忙不為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宝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之的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宝玉道放心、偕們

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和連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定那天氣已是掌灯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笑賤時却有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就叫送飯吃畢，晚飯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sup>去</sup>。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向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故有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了。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戶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爷們出過三四回兵，後死人堆裏把太爷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揆着餓，都偷了東西來給主

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吃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凤姐道我何常不知這焦大到是你们沒主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去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道伺候齊了凤姐起身告辭和宝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門口見燈燭輝煌衆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他更可以姿意洒落因起有酒與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的王八羔子賸充管家你也不想焦大太爺跪脚比你頭還高呢二十年

頭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別說你們这一起子雜種王八羔子們正罵的興  
頭上賈蓉送凤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听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  
細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还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賈蓉放在眼里  
反大叫起來赶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  
兒的就是你爹你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們作官兒  
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这个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  
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还可若再說別的俗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  
來凤姐在車上說与賈蓉道以後还不早打發了这没王法的東西由在这里  
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俗們這樣的人家連个王法規矩都  
沒有賈蓉答應是中小厮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來几个揪番細倒拖往馬圈



里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  
 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生来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養  
 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偕們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衆小廝听他說出这些沒  
 天日的話來啼的冤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  
 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遇見的聞得便都粧作不听见宝玉在車上  
 見这<sup>股</sup>醉鬧到也有趣因問凤姐道姐：你说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  
 凤姐听了連忙立肩嘆目斷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漢嘴里混噉你是什麼樣的  
 人不說不听见还到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細提你不提你嚇的宝玉忙  
 央告道好姐：我再不敢了凤姐道这才是呢等偕們到了家回了老太太：打  
 發你同你秦家姪兒孝里念書去要緊說省自回榮府而來正是<sup>這</sup>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八回

比通靈金鴛鴦微露意

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話說鳳姐和宝玉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  
舊又着實的稱贊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愛凤姐又在二傍幫着說替他還來拜老祖宗  
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凤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多年高老却極有興頭至後  
日又有尤氏來請遂携王夫人林黛玉宝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先回來歇了王夫人本是好  
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凤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却說宝玉回送賈  
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  
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

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安寧可遠遠路罷了當下衆姘子子好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  
去了衆姘子子杯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堂便向東向北遠所後而去偏  
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宝玉便都咲着趕上來一个抱住腰一个携  
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不容易得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  
又问好勞叨半日方纔走開老嫗子叫住回問你二位爺是從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  
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里歇中竟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宝玉也咲了手  
是轉灣向北奔梨花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  
良還有几个管事的頭目共有七个人從賬房里出來一見了宝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住  
獨有一个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宝玉忙上來打千見請安宝玉忙含咲  
携他起來衆人都咲說前見在一處看見了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

几張貼：宝玉笑道在那里看見了衆人道好几處都有都稱的了不得還和  
 我們尋呢宝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  
 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閑言少述且說宝玉未至梨香院中先  
 入薛姨媽室中來正見薛姨媽打點針綉子丫鬟們呢宝玉忙請了安薛姨媽  
 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有未快上炕來坐  
 着罷命人到滾的茶來宝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  
 的馬天往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姐哥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  
 兒又想有打發人來賄他他在里間不是你去賄他里間比這里暖和那里坐着  
 我叔什叔什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宝玉聽說忙下了炕來至里間門前只見弟弟  
 半旧的紅綉軟簾宝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宝釵坐在炕上作

針線頭上挽着漆黑的油光鬚兒，套合色綿袄，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蔥黃綾綿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画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口內問姐：「可大愈了？」宝釵抬頭只見宝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宝玉頭上戴着素絲嵌玉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縷線，項上掛着長命鎖，記着符咒，外有一塊落州時啣下来的宝玉。宝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的賞鑒，我今兒到要照說，看便柳進前來，宝玉亦湊了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宝釵手內。宝釵托於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爛若明霞，瑩潤如酥，色花紋縷，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

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大禍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親覩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癡僧所镌的篆文今亦按圖画于後但其真体

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体画恐字跡过于微細使觀者大

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畧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于灯下

醉中可隨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見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狽蠢蠢物等語之謗

通靈寶玉正反面圖式

通靈寶玉

通靈寶玉

註云

莫失莫忘

通靈寶玉

仙壽恒昌

通靈寶玉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通靈寶玉

餘

月

崇

一除邪崇

註云

通靈寶玉

靈

氣

二瘳冤疾

註云

通靈寶玉

福

祿

三知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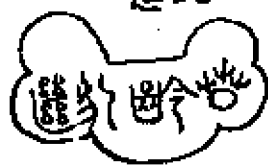
註云

宝釵看畢又從翻過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到茶也在這裏發酸作什麼鶯兒嘻笑道我听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对兒宝玉听了忙笑道原來姐：那項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賞鑒：宝釵道你別听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宝玉笑央好姐：你怎麼瞞我的了呢宝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言利話兒所以繫上了叫天：代省不然沉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袄上將那珠寶晶莹黃金燦爛的璉珠圈將出來宝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兩面八个共成兩句吉識以曾按式画下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與莫失莫忘相對可謂愈出愈奇



音註云  
莫失莫忘

芳齡永繼又與仙壽恒昌一對  
請合兩讀之同諧公曆永小祝  
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換  
新眼目



宝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這八個字到真與我的是  
一對鶯兒笑道：「是了痴顛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镌在金器上宝釵不  
待說完便嘆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宝玉從那里來宝玉此時与宝釵就近只  
聞一陣、涼森、甜柔、的幽香竟不知係何香氣遂問姐：「燻的是什麼香  
我竟從來聞見過這味兒」宝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的衣服燻的烟燻火氣  
的宝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宝釵想了一想嘆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九葉  
的香氣」宝玉笑道：「什麼九葉這麼好聞好姐：給我一丸嚐」宝釵笑道：「混  
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听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犹未了林  
黛玉已搖搖的走了進來一見了宝玉便笑道：「噯哟我來的不巧了」宝玉等忙  
起身笑讓坐宝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宝釵

道我更不解這意代玉嘆道要來時群都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兒我再來如此間錯開了來着豈不天有不測風雨有人來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熱鬧了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宝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宝玉道取了我等的簞籩來不曾代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過拿來預備着宝玉的奶娘李媽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我就在這里同姐一處頑罷姨媽那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兒們散了罷宝玉應允李媽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里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果讓他們吃茶宝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奶兒掌鴨信薛姨媽听了忙也要自己的糟的取了些來與他

嗜宝玉笑道：「這酒得就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來。李媽  
 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宝玉央道：「媽，我只吃一鍾。」李媽道：「不中用，當  
 着老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罇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個沒  
 有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恰了你一口酒吃，莽送的我挨了  
 兩日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  
 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陪在裏面。受氣薛姨媽笑道：「老貨，你  
 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環  
 來，讓你媽，們去也吃盃。受氣李媽聽如此說，只得和衆人且去吃  
 些酒水。這裏宝玉又說不必溫暖了，我只要噉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有使不得，  
 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宝玉笑道：「宝玉兄弟，虧你每日家雜着傍狀的，難到

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黛玉听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酒命人暖來方飲黛玉噙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頭雪鴈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誰叫你送來的難道他賞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鴈道紫鵲姐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到听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黛玉听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嘻的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探他薛姨媽問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到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里倘或在別人家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呢

的從家里是個來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過於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  
薛姨媽道你這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宝玉已是三杯過  
去李嬭又上來攔阻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宝代姊妹說：「唉！的那  
肯不吃宝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我再吃兩鐘就不吃了李嬭道你可仔  
細老爺今兒在家提防你的書室玉听了這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  
了酒垂了頭代玉先忙的說別掃大家的興舅！若叫我只說姨媽留省呢這  
個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宝玉使他賭氣一面悄的  
咕囔說別理那老貨僭們只管樂僭們的那李嬭不知代玉的意因說道林姐  
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劝！他只怕他还听些林代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  
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這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

媽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里是外人不當在這里的也未可知李姪一听了又是急又是咲說道真一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你這算什麼宝贝也忍不住咲着把代玉腮上一揸說道真一這個鬻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里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里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便跟着我睡罢回命再盪熟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罢宝玉听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姪一因吩咐小了頭子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省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一的回姨太一別由他性多給他吃說着便家去了這里雖還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姪一走了也都悄一去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了頭子樂得討宝玉的歡

喜幸而薛姨媽千哄万哄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鸡皮湯  
宝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飯飯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暖的  
沸上茶來大家吃了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鴈等三四个丫頭已吃了飯進  
來伺候代玉因問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也斜僂眼道你要走我和你同  
走代玉听說遂起身道俗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俗  
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辭小頭忙捧過斗笠來宝玉便把頭畧低低命  
他帶上那丫頭便將那大红猩毡斗笠一抖像徑徑上上合合宝玉便  
說罢一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免難到沒見過別人帶過的讓我自已帶罢代玉  
站在炕沿上道囉啞什麼過來我瞧瞧罢宝玉忙就近前來代玉用手整理輕  
冠住束髮冠將笠沿攔在抹額之上將那一棵核桃大的絳絨簪橫扶起顛魏露于

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宝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妈忙道跟你们的媽，都还没来呢且略等，不遲宝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妈不放心足命两个婦女跟随他兄弟方罢他二人道了擾一迤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妈处来更加欢喜因見宝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不許再出来了回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遂向衆人李奶子怎么不見衆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餓進來的想有事候去了宝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还受用呢问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还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来至自己的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来哄說到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个字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候罷宝玉忽然想



起早起的事來由，笑道：「我寫的那三个字，那里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里過那府里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麼問我，生怕別人貼坏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宝玉听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握着，說着便伸手，攬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个字。一時伏玉來了，宝玉便笑道：「好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个字，那一个好？」代玉仰頭看，里間門斗上新貼了三个字，寫着「絳雲軒」，代玉笑道：「少都好，怎麼寫的這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宝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兒：「呢？」晴雯向裡間炕上掀嘴，宝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里。宝玉笑道：「好大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合珍奶奶說了，只說我帶着晚上吃。」

送過來的你可吃了沒瞞沒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總吃了飯就擱在  
那里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宝玉未必吃了拿來給我孫子去罷他就叫人拿  
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來宝玉因讓林妹吃茶衆人笑說林妹早走了  
還讓呢宝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問茜雪早起湊了一碗楓  
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湊了這個來茜雪道  
我原是番有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要嘴就給他吃了宝玉听了將手中的  
茶杯只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聲打了个盪秋發了茜雪一裙子的  
茶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是  
仗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几日奶罷了如今逗的他比祖宗還大了如今我又吃  
不着奶了白的養着祖宗作什麼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有便要丟刻面賈

母憐他乳母原來襲人寒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室玉來軀他頑要先聞得說字向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捧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到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室玉道你立意要撵他也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撵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伏侍你室玉听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室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暢溢忙扶持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好搵在褥下次日帶時候永不自脖子那室玉就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媽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

宝玉忙接了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縹緗本止溫柔堪陪宝玉讀書心中十分欢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人品也都欢喜臨去時都有表札賈母又与了一个荷包並一个金魁星取又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近或有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宝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些不長進的東西們孝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去稟知他父母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个兒子並一个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格風流因素与賈家有瓜葛故結了亲許与賈蓉為妻那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溫習旧課正思要和亲家去商議送他

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宝玉這个机会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当今之老儒秦鍾此去李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來兒子的終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鍾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宝玉上李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開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賣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來宝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里會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sup>是</sup>日一早宝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什得停妥了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宝玉見他悶悶的因笑問道好姐儿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里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省書不念的時節想省家些

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確見老爷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量襲人說一句。宝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李里冷好笑。想省添換。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坏了你。宝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里。長和林妹一處去頑笑。總好說。眉俱已穿帶。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宝玉且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人。几句方出來。見賈母。也未免有几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宝玉進來。請安。回說上李里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李



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站職了我這地  
靠職了我的門衆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嘆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  
一去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  
世兄竟快請罷說有便有两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宝玉的是  
誰只听外面答應了兩声早進來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  
宝玉的奶姆之子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  
什麼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問一問先揭  
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進的羹賤嚇的李貴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磕頭有聲  
連々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鹿鳴荷葉浮蘋小的  
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

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里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靈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宝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禪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賠些好体面我們這等奴才白賠着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怜見些緣好宝玉笑道好哥，你別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听一句半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已早來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宝玉忽想起未辭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代玉像<sup>像</sup>在窗下對鏡理粧听宝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

好妹，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和胭脂膏子也等省我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撇身去了。代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你宝姐，來宝玉咲而不答。一送同秦鍾上李去了。原來這賈家之義李離此也不甚遠，不过一里之遙。原係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幫助。為李中之費，特共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堂，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宝秦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的由下秦鍾住上三天五日，和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更又助些衣服等事，不上一月之工，秦鍾在榮府便熟了。宝玉終是不安本分之人，一味的随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鍾悄說道：俗們兩丁人一樣的。

年紀况又是同窓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  
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秦鐘也得混着乱叫起来原来  
这李中雖都是本族人丁與此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生各別  
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宝玉秦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  
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腴腴溫柔未語面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宝玉又  
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  
也怨不得那起同窓人起了疑嫌背地里你言我語話語誑詠淫議佈滿書房內外原  
來薛蟠自来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李中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  
龍陽之興因此也假來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  
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規矩蓋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这李內就有好

几个小孝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孝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其真名姓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李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憐一号玉愛虽都有窺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宝泰二人一來只見了他两个也不免繼續羨慕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率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苗情与宝泰因此四入心中虽有情意尚未發跡每日一入李中四簪各坐却八目勾番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啖嗽揚声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苗下一句七言对联命孝生对了明日再來上書將李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李

中應卯了因此秦鍾起此和香怜擠眉弄眼遞暗号兒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  
後院說梯已話秦鍾先向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听  
背後咳嗽了一声二人嚇的忙回頭看時原來是寔友名金榮看香怜本有  
些性急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你  
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這樣鬼祟  
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個頭兒偈們一声兒  
不言語不然大家就脣起來秦香二人急得花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  
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道貼的好燒餅你們  
都不買一个吃去秦鍾香怜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去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  
榮無故欺負他两个原來這賈瑞最是了圓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李中以公報私勒

索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  
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薄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  
還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亦是當日的好朋友  
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於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  
之人不说薛蟠得新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幫襯他因此賈瑞  
金榮等一千人也正在醋妒他两个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  
不自在起來雖不好叱秦鐘却拿有香伶作法反說他多事自是搶白了几  
句香伶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  
咂嘴的口內还说許多閒話玉愛偏又听了不忿两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  
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德明、的撞見他两个在後院子里親嘴摸

屁股面个商議空了一对一命掘草根兒抽長短誰長誰先幹金帶只顧得意  
乱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这个是誰原來这一个名  
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  
十六歲比賈蓉生的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人多  
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常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麼小人  
詭譎譏諷之詞賈環想亦風聞得些口舌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  
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  
聰明雖然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鬪鷄走狗賞花玩柳行事  
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既和賈蓉最好  
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也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



想道金榮賈瑞一十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要不曾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不傷了臉面想畢也粧作出小恭出至外面悄悄的把跟宝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边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世事如今所賈蕃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他的爺宝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个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難制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個信又有賈蕃助有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麼東西賈蕃遂踉一蹶靴子故意整衣服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隨他去了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爺屁股不肉

管你乜乜相干橫豎沒你爹去就罢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  
嚇的滿屋中子弟都怔住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  
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鍾二  
人去尚未去時從牆後嗖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的  
幸未打着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這座上乃是賈蘭賈蘭這賈蘭亦係榮國府  
近派的重孫其母亦寡獨守着賈蘭這賈蘭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棹而  
座誰知賈蘭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  
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着茗烟便落在他座上裏正打在面  
前將一個磁硯水壺打了个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蘭如何依得便罵  
好因攔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有也便抓起硯磚來要打回去賈蘭是个

省事的忙按住硯極口劝道好兄弟不与偕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那边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那里剛到宝玉秦鐘桌案上就落了下來只聽豁啷一聲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賈菌便跳出來要揪打那一个元硯的金紫此時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里徑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乱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宝玉還有三个小厮一名鋤蕪一名掃紅一名墨雨这三个豈有不淘氣的一齐乱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蕪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的攔一回這個劝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鬧中頑童也有趁勢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在一邊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乱笑喝省聲兒叫打的聲

時間鼎沸起來外邊李貴等几个大僕人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原申声不一這一个如此說那一个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四个一頓揮了出去秦鐘的頭上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起一層油皮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呢見喝住了申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爷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礼來告訴瑞大爷瑞爷反例派我們的不是听省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他們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這還在这里念什麼書茗烟他是為有人欺負我的不該去告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這会子為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显的偈們沒礼理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情那里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太爷不在这里你老人家就是這李里的頭腦了申人看你

行事中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  
 道我吆喝着都不听李貴嘆道不怕你老人家恼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  
 不正經所以這些兄弟才不听就鬧到太<sub>上</sub>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過的  
 还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罢宝玉道撕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  
 榮我是不在這里念書的宝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偕們到來不  
 得我必回明白中人攥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金榮是那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  
 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的亲戚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  
 是東胡同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兒那是什麼硬正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  
 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子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  
 里就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李貴忙斷喝不止說偏你這小<sub>子</sub>的知道有

這些蛆嚼宝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亲戚原來是璉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問他來說有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包着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到他家就說老太<sub>有話</sub>問他呢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着老太<sub>說</sub>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撻了你然後再回老太<sub>就</sub>說宝玉全是你調唆的我這里好不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个新法子你鬧了李堂不說賣法兒壓息了才是到要往大里鬧茗烟方不敢作声兒了此時賈瑞也怕鬧大了自己也不乾淨只得委屈着來央告秦鐘又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宝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禁不得賈瑞也來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劝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与秦鐘作了揖

宝玉还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的劝金荣说俗语说的好杀人不过頭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氣兒磕个頭就完事了金荣無奈只得進前來与宝玉磕頭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才不  
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  
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  
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  
崇<sup>的</sup>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sup>的</sup>撞在我眼睛裡  
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sup>的</sup>啞<sup>的</sup>說因問道  
你又要增什麼鬧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

西府里的連二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這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  
偕們家里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況且人家學里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  
的你這二年在鄉里念書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  
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  
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偕們有七八十兩銀子（日行無幾錢所多銀子金銀等物）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學房  
再要我這麼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要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實定的  
頑一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省呢子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  
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  
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  
守着些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里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

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裏走，瞧一寡嫂並侄兒閑話之。周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孝房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璉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小畜生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恃勢利了，況且都做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宝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鐘他姐說，叫他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听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麼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璉大奶奶听了說道：

那里管得許多你等我說的是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娘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照了車  
就坐上望寧府里來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边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  
賈珍的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勤叙過寒溫說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  
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他这些日子不知是怎麼省經期有兩月多月沒來叫太太  
又說并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他  
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  
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猜他不許招  
他生氣叫他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这里取來倘或我這里  
沒有只管望你連二嫂子那里要丟倘或他有个好合歹你再要娶這麼一個媳婦  
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情性的人兒打着灯笼也沒地方我去他這為人行事

那個親戚那一个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今兒早晨他兄弟來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是這麼一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總是誰知他們昨兒學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學來的一個人欺負了他了里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个什麼話兒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終罢這病就是打這個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事那群混賬狐朋狗友的調三惑四那些个氣的是他兄弟不孝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李里吵鬧他听了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听見了我方到他那邊安

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里找宝玉去了我總瞧着他吃了半盞熬湯我總過來了燴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了好大夫我想到他病上我心到像針扎是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瓜窪國去了（何處）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應道我們這麼听有寔在也沒听见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這个未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別教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璉大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就過那屋裏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

欺負了他兄弟的事。所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很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見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事情。尤氏答道。到沒說什麼。一進來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到漸<sub>々</sub>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几句閒話。見就去了。到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那里尋一个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偕們家走的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個都是听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几句文話。見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個人一日輪流着。到有四五遍來看脈。他們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見效。到弄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

未見大夫其寔子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一換一的  
倘或<sup>再</sup>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那還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  
什麼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進來要  
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向我是怎麼了我才告  
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太醫診不透是喜是  
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這兩日心里着寔着急馮紫英因說起他  
有一个<sup>為必無記</sup>幼時從李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孝而敏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  
斷人的生死今年<sup>為必無記</sup>是上京給他兒子求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店看來竟  
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今日倘或天晚  
了不能來明日想來一定來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一著這



個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  
底怎處辦賈珍說道我方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來受一受  
一家子的礼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望你們那是非場中去  
鬧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過你把我從前註的陰  
騭文你給我今叫人好好的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  
倘或後日明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  
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  
頭去倘或後日你要來又跟隨多少人來鬧我必和你依如此說了又說  
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  
叫了賈蓉來吩咐來昇照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富的你再親自到

兩府里去請太太、太太、二太太和你姨二姨子來狂。你父親今日又听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來你可將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實蓉一一的答應着云去了正遇着方才去馮紫英家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回言道奴方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先生說道方才这里老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李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荐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雲霞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听畢自

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所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孝問又兼深通醫孝之至小弟不甚欽仰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寔孝倍增顏汗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怀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托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過脉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曉得什麼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

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过大迎枕來一面俗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至數寧神細診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脉息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里床上坐下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需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不然脇下疼脹月信過期寧熱肺經氣分太虛者

石頭記

第十一回至二十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林黛玉倚語譴嬌音

# 石頭記

第十四回 至三十四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當日賈赦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赦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未你說我父親這太爺的話未敢來在家里率領合家都朝上行禮了賈蓉听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里漸之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薈到來先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見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笑計請太爺今日來家來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見前日聽見太爺又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見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里戲台上預

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宝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里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個時候天氣正涼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悶。看  
着衆兒孫熱鬧。」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看呢。因為晚上看着宝兄弟他們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的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畧覺身子倦些。回叫找回大爺。今日斷不能來了。況有好吃的。要怎樣還要  
很爛的。賈珍听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原故。若是這麼着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聽見你大妹說。蓉兒媳婦身上有些不

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旬還跟着老太、太、們煩了半夜回家來好，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有說道別是喜罷正說有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來了在所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裏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別的仍不見怎麼樣大見効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掙省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他的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才戀，的捨不得去鳳姐兒听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方說道真是天

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個年紀倘或就因這個病上怎麼樣了人還活  
自有甚麼趣兒正說話間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  
回尤氏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  
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并未敢來太爺听了甚喜歡說那是叫告訴父  
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爺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子們并哥子們還說那  
陰騭文叫急的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  
子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  
婦今日到底是怎麼有賈蓉皺眉說道不好麼嬌子回來瞧去就知道  
了于是賈蓉出去了這里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爺們在這里吃飯阿還  
是在園子里吃去好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里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

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那夫人道狠好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与凤姐兒宝玉側席坐了那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凤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經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的人都笑起來了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兒都吃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里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哥：兄弟們也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里有事二老爺是不愛听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纔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都被連二叔並舊兄弟都讓過去听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

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里了禮單都上上檔子了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來人了各來人也都照旧例賞了衆來人都該吃了飯纔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檔子都過園子里坐省去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凤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賄了蓉哥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賄他到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媳婦听你的話你去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里來宝玉也要賄了凤姐兒去賄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子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凤姐兒宝玉方合賈蓉到秦氏這邊來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門口

秦氏見了就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起來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怎麼几日不見就瘦的這麼省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到茶來嬌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婆，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嬌娘的侄兒雖說年輕却是他敬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嬌子到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合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嬌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敬了我自想自未必熬的過年去呢寶玉正眼瞧着那海棠春曉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

香的对联不覺想起在這里睡晌覺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自出神听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泪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兒心中難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見了衆人這个樣兒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劝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个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特婆「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麽說那里就到得這个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畧病一病兒就這麽想那麽想的這不是自己倒给自己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宝兄弟太「叫」你快過去呢你別在這里只管這麽省到招的媳婦也心裡不好太「那里」又掂省你日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宝叔過去罷我还畧坐一坐兒賈蓉听说即同寶玉過会芳園來了這里鳳姐兒又劝解了秦氏一番又低「的」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



兩三遍鳳姐兒才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再來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荐了這个好大夫來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嘆道任憑是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嬌子我知道我這病不过是挨日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着病那里能好呢若要想開了才是况且听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呢偕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這也难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能殼吃的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嬌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閑了時候還求嬌子常過來照我偕們娘兒們坐多說几遭話兒鳳姐兒听了不覺得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了閑兒必常來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後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  
中清流激湍簾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  
初罢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几處依山之榭  
縱現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則有幽情羅綺穿林  
倍添韵致

鳳姐兒正自看園中的景致一步一行來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  
來向前對鳳姐兒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子望後一退說道這  
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推鳳姐兒道不是  
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倒是大爺到這里來賈瑞道也是合該我与嫂子有緣  
我方才偷出了席在這了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里來

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常提你說你狠好、今日見了、听你說這几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里去、不得合你說話、兒等閒了、俗們再說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笑道、一家子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听了、這話再想不到今日得這個奇遇、那情光景亦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兒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听了、身上已麻木了、半边慢慢的一面走、有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里暗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這樣禽獸樣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几時叫他死在

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于是凤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一重山坡見兩三个婆子慌張張的走來見了凤姐兒笑說道我們奶見二奶只是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來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就是這麽急脚鬼是的凤姐兒慢慢的走自問戲唱了有几步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步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宝玉和一羣丫頭子們那里頑呢凤姐兒說道宝兄弟別特瀟氣了一個了頭說道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就從這邊上去罢凤姐兒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呢尤氏笑說道你們娘兒两个特好了見了面說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合他住自罢你坐下我先教你一鍾于是凤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戲尤氏叫拿戲單來讓凤

姐兒點戲鳳姐兒說道太：們在這里我如何敢點那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  
 合親家太：都點了好兒出了詢你點兩出好的我們听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  
 了一声方接過了戲單從頭一看點了一出還魂一出詢談詞邂逅戲單去說現  
 在唱的這邊官話唱完了再唱這兩出也詢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  
 該趁早叫你哥：嫂子歇：他們又心里不靜尤氏說道太：們又不常過來  
 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才有趣兒天還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  
 說爺們都往那去了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代了打十番的那里  
 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里不便易背地里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  
 那里都像你這座正經人呢于是說：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  
 擺上飯來吃畢大家才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叫預備車向尤氏

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侄都在車傍侍立等候看呢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孀子明日還過來驢：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一歇子都是都上了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拿眼觀有凤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才拿過馬來宝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過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開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凤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遇見凤姐兒往寧府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卅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几日賈母王夫人凤姐兒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说這几日也未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这个症候遇有這樣大都

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實母說可是呢？好个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兩個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年初一，過了明日你後日再去看他。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也喜欢。那孩子素日愛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兒一聽，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說道：「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麼樣，或者好了，也未可知。」嬌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些泥餡的山藥糕，我倒吃了兩塊，倒像覺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倒你婆，那里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

的話去秦氏道孀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睛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没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的料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的辦罷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于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兒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此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要給老祖宗磕頭請安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还好呢賈母听了沉吟了半日曰向鳳姐兒說你換、衣服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



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里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良子的利艮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听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听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因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天鹅肉吃没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知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賈瑞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倒因餉了眼問道二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如聞其聲如見其色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入港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嫂天

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悶光賈瑞笑道我到天、開  
着天、過來替嫂子解悶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  
這里來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  
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  
有說有笑極疼人的妙奇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愿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  
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里明白誰知竟是兩個  
胡塗虫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上兒由不得又往前湊了  
一湊顧着眼看鳳姐帶着荷的已然後又問帶着什麼戒指鳳姐悄的道放尊重  
着別叫了頭們看了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  
去了走叫去正是賈瑞道我再坐一坐死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的的道大天  
去了走叫來也

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  
 在西邊穿堂兒尋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里人過的  
 多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  
 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已為得手盼到晚上  
 果然黑地里摸入榮府越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邊去  
 的門戶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有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喀噠  
 一聲東邊的門也到關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  
 的鉄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勾南北皆是太房牆要跳亦無攀援這屋  
 內又是過門堂兒風空落又太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冽侵肌裂骨一夜幾乎  
 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開西門

賈瑞聽的背着臉一溜烟抱着肩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  
一途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  
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事業今忽見他一夜不  
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里想到這新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  
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家去了天黑了番我住了一  
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況  
是撒謊因此發狠到底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  
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  
在風地里讀文章其苦萬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想不到是鳳  
姐捉弄他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來抓弄鳳姐鳳姐故意把怨他失信賈瑞急

的瞞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  
 今日晚上你別在那里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里那間空屋裏等我可別  
 冒撞了伏的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死  
 也要來差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  
 在這里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里親戚又來了  
 再能忙中寫鬧投繯之甚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候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  
 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里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平轉左等不見  
 人影又聞也曉沒有聲响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  
 猜只見黑魃、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想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  
 人剛至門前便如貓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

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里親娘親爹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扯了自己褲子硬幫、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帖子照道誰在屋里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都是賈蓉絕奇真燥的無地可入不知要怎麼樣才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連二姨已經告過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剛才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的謝你賈薔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說罷翻身



出來低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賈  
 藩收起來然後撕還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

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藩作好作歹的也罵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總罷賈藩

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又生波瀾老太：那邊的門早已关了老爺正在

所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  
 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再來領你這屋你還藏不得少时就  
 來堆東西等我弄个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灯細出至院外摸着大白礮  
 底下說道這窩兒里好你只蹲着別哼一聲我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  
 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盤算只听頭頂上一声响哨拉：一淨  
 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哟了一聲忙

又掩住口奇更不敢聲張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屎冰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  
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客里天已三更只得叫門開  
門人見他這般景况問是怎的少不得扯慌說黑了失脚掉在茅廝里了一面  
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鳳  
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一時接在床內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鳳姐只  
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兩常又的來索良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  
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還未想着鳳姐未免  
有那指頭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怔奔波寫得歷歷病因此三五下里夾  
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  
白晝常倦下痢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

一頭失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亂說胡話驚悸異常百般諸醫療治諸  
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說得有趣候  
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日後來  
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凤姐秤二兩給他  
王夫人之王夫人之凤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  
慈若是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俗們這也送了  
你打發了人往你婆子那邊問或是你珍大哥那府里再尋些來湊着給  
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夾寫王夫人凤姐听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  
將些渣末泡髮湊了几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  
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然便有二兩獨參湯實瑞固亦不能好  
但凤姐之毒何如是耶終是瑞之自失也

八益經堂好

那賈瑞此時要命的心甚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了跛足道

人自甄士隱隨君一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内就聽見了直

着声叫喊如聞其声吾不忍听也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我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

如見其形吾不忍看也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人之將死

其言也哀作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个寶貝与你天看時此

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妙極此搭連猶是士隱所捨背者乎取出一面鏡子來凡看書者從此細心体貼方許

你看否則此書哭矣兩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裡鏡把上面整着風月宝鑑四字明通与賈

瑞道這物出自太虛玄境宝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空虛幻設專治邪思妄

動之症真有濟世保生之功真所以代他列世上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

孫等看照所謂無能千萬不可照正面觀者記之不要看這只照他的背面記

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你好了說畢佯長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  
 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一試想畢拿起鳳月鑑來向  
 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之到再照之正面是什麼想着又將正面一  
 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奇賈瑞心中一喜蕩悠，的竟得進了鏡子  
 寫得奇峭方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啜吻了一聲一睜眼  
 真好筆墨鏡子從手裡弔過來仍是反着立着一个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  
 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之又進去如  
 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鉄鎖把他套住拉了  
 就走所謂醉生夢死也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可憐大才只說這句就不再  
 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可憐大才只說這句就不再

能說話了傍邊伏侍賈瑞的中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  
拾在手內末後鏡子落下來便不動了中人上來看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  
漬濕一大灘精道才忙著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  
妖鏡此書不免若不早燬此物凡野史俱可燬遺害于世不小儒遂命駕火來  
燒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現者記之  
正哭著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鑑吾來救也說着直入  
中堂搶入手內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七日發  
引寄靈于鐵檻寺所謂鐵門限是也先安一間路人齊來弔問榮國府賈赦贈良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  
十兩別者族中貧富不等或三兩五兩不可勝數另有各同憲家分資也湊了

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了富了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儒海的書信寄來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代玉回去賈母听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点代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代玉帶回來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方林代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代玉往揚州去後心中是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

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

胡亂二字奇

這日夜间正和平兒灯下攤爐倦倦早命濃

薰綉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談到何處

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

不知不覺已交三鼓

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嬸嬸

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不得嬸嬸故來別

你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

一語貶賤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鳳

姐听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

里的英雄連那此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諳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旧族了鳳姐听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教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端的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于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要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

庄房舍地畝以脩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  
 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養之事如此週  
 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般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  
 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祭若目今  
 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  
 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  
 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后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  
 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洩漏伏的只是我方嬌、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  
 話湏要記者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尽各自湏尋各自門鳳姐還欲問時只听  
 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蒙大奶奶、沒了鳳姐聞听

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恤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言少叙却說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已孤恹也不和人頑耍方風姐反對淡々寫來方是二人自幼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音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忙上來攙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宝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豈不故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罢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才噉氣的人那里不干淨二



的几个眷属

文伏後

尤氏姊妹也都来了賈珍便命賈璉賈環賈璘賈菖四个人

去陪客一面分付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準擇靈靈七、四十九日三日

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单八中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識超度

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

打四十九日鮮寃洗業醮然後擇靈靈于金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中僧五十

中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死昇如

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

父親不管亦發姿意奢華看板時几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

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里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檔木

檔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汎舟

而已寧出在瀟海鉄網山上

所謂迷津易墮

作了棺材万年不坏這還是當年

不可嘆

塵網難逃也

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店內，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招來，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尽，即命人招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擯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贊賈珍。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几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尽，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薛蟠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听？因忽听得秦氏之丫環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殮殯，一並停靈于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卜了環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捧表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尽，即時傳下，從此皆呼

宝珠為小姐那宝珠按未嫁女之喪在灵前哀哭欲絕于是合族入丁並家下

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自不得紊亂

兩句寫盡大家

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蟻門

監灵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善起波瀾可巧

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

妙大權也

先備了祭禮遣人來

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追蜂軒

軒名可思

獻茶賈珍

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趣便就說要每賈蓉獨个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嘆

道想是為喪礼上風光必費珍忙嘆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

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

拿了一千五百兩良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偕們都是老相遇不拘怎樣看

着他命分的上胡乱應了

忙中寫開

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節度使馮胖子來求



要与他孩子蠲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偕們的孩子要蠲奇謀盡快寫個履  
 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房里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  
 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看時上  
 面寫道江寧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  
 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  
 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  
 我拜上他起一張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  
 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去府門臨  
 上轎賈珍回問良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一並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老到部  
 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良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

說待服滿後親代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便又听喝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伏史相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迤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灵前以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所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勝数只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是有服來朋並家下人丁之盛花簇簇官去官來是來往祭吊之盛賈珍命賈蓉次日换了吉服領憑回來灵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賤例灵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灵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兩邊起了鼓樂所兩班青衣按时奏樂一對執事擺的刀斬斧奔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

國公家<sup>家</sup>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

之地奉天<sup>承運</sup>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

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謁諦功曹

等神聖恩普錫神<sup>神</sup>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sup>災</sup>業平安永<sup>永</sup>隆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

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滿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

各語命來往虧了礼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日宝玉在

側問道事，都算安貼了大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里面無人的話說  
了出來。宝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當必  
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宝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  
了兩句。賈珍听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安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宝  
玉，辭了衆人，便往书房里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里面不過几  
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間，人報大爺進來了。  
啼的衆婆娘，唵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歎了，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  
此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了，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  
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一歇，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作掙着要躡身  
跪下，請安道：「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挽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

坐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孀，并大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實珍忙笑道孀，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里頭着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一個月在這里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事你大妹，現在你二孀，家只和你二孀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列是再煩別人好實珍笑道孀，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用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点兒別人看着还是不错的從小兒大妹，頑笑着就有殺法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里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再無人了孀，不看姪兒，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滾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

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見賈珍苦上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賈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喪大事恐人还不伏爬不得遇見这事今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欢喜先見王夫人不久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的這座愁切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的道你可能慮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着照看，便是我有不知道問，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作声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豈要求大妹，辛苦辛苦我這里先与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姐免还礼不送賈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來命宝玉送与鳳姐又



在話下這里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厦內坐了自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賄賂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听下回分解

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十四回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曰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里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日子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湏得他來整治忒、都特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教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

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昇媳婦並要家  
口花名冊來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槩點  
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几句话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郊正  
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  
派衆人不敢擅入只在意外聽觀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託了我，就說  
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  
們這府里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  
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  
的喚進來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  
裡頭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

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們四個掛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個掛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爇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香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棟樑古董起至於痰盒擗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和守這處的人算賬掛賠來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辨嘴的立刻來回我你有徇情絲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

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豎你們上房里也有時辰鐘郊正二刻我來點郊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刻或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郊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偕們大家辛苦這几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鷄毛撻子笄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棹圍椅搭坐褥毡蓆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趨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弊次日一槩獨獨了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目見尤氏犯病

賈珍又过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做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勤勞天：于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趺坐不與衆妯娌合群便有堂客來往也不通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座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衆閻君拘都鬼差請地藏王開金桥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散口鮮水懺又有十三衆尼僧搭絳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來至寧府大門上

門<sup>堂</sup>燈<sup>掛</sup>面<sup>邊</sup>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sup>汪</sup>：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  
上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搬起車簾風姐下了車一手扶首豐兒兩個媳婦  
執着火把燈罩撮擁着風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風姐緩<sup>！</sup>走入  
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許  
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風姐吩咐得一聲供茶燒紙只听一棒鑼鳴諸樂齊奏  
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風姐坐了放聲大哭于是裡外男女上  
下見風姐出聲都忙<sup>！</sup>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風姐方纔止住來  
旺媳婦獻茶漱口畢風姐方起身別過族中諸人自入柩廬內來按名查點各  
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慌愧懼  
風姐冷笑道<sup>！</sup>  
九風姐此時偏用笑字是章法我說是誰悞了原來是你！原比他們有體面

所以終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回

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求奶？饒過這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與媳婦

來了在前探頭

慣起波個慣能忙中尋閑又慣用曲筆又慣錯真妙

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

與媳婦作什麼王與媳婦爬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說領牌取線打車

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

共用大小絛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听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

取榮國府對牌擲下王與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

事人進來都是要金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听了一共

四件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六掃

與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你有什么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就

是方纔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風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  
記待王與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  
念那一個是為宝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風姐听了即命叔帖兒登記  
待張材的繳清又發與這人去了風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  
迷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  
開<sup>現</sup>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唱念帶出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出  
去說與未昇輩他一月銀米衆人听说又見風姐眉立知是恼了不敢怠慢拖  
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  
板還要進來叩謝風姐道明日再有悞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sup>要</sup>挨打的只管  
悞說有吩咐散了罷意外衆人听说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國榮國兩處執



事領牌交牌的人來人往不絕那把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

又伏下文非獨為阿凤之威勢費此

一隊這纔知道凤姐利害衆人不敢偷自此就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

今且說宝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鍾受了委曲回默与他商議要同他往凤姐

處來坐秦鍾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偕們去了他豈不煩膩

純是體貼人情宝玉

道他怎好厭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來說有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厦凤姐總吃

飯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罢宝玉道我們偏了凤姐道在這邊

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宝玉道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麼

奇稱試問誰是清人原是那

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吃了來的一面婦坐凤姐吃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

個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灯事凤姐笑道我美着你們今兒該來支取總不見

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

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國笑道你們兩府里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風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宝玉因道怎麼偕們家沒人領牌子做東西風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宝玉道已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無法風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談作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風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宝玉听说便<sup>纔</sup>向風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風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還攔的住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談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風姐便叫彩

明查冊子与宝玉看了正闹着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來了好鳳姐急命喚  
 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  
 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大  
 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个信請安討老太、亦下還照、奶、  
 家里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几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  
 了說畢連忙退去鳳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可在偕們家住長了宝玉道了  
 不得想來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  
 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一時去了恐有延  
 失誤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  
 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点包裹再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

付昭兒又細引吩咐昭兒在外子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功他少吃酒別勾他引認得混賬老婆果有這事回來打折你的腿此一句等語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尽總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過寧府中來那賈珍目見接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着寄靈所在又一口吩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就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費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淨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第妻靈人口第里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書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

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  
 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難盡述又兼  
 獲引在還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榮府寧  
 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到  
 十分欢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于  
 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  
 堂客伴宿尤氏猶卧于內室一應張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  
 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腳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  
 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  
 在眼里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寫秦氏之喪却只一夜中燈明火彩客

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清靈  
前面鎧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元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家孫婦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值龍禁尉李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  
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宝珠自行未嫁女之礼外俸養駕靈十分哀苦那時  
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  
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  
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  
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未曾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  
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

等男將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卿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筭來亦有十來項大輜三四十頂小輜連家下大小輜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挑事陳設百耍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家孫婦告祖曰想當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性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

已五更入朝公事以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輜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儀衛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急命前面駐紮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招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夫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賡生輩何以克當水溶嘆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曰向賈政道那一位是啣寶而誕者几次要見一見都為難况所阻想今日是末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听说忙回去急命宝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親友入等說閑話時讚水溶是个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國体所縛每



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  
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个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听下回分  
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宝玉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鞋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  
 宝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宝玉帶着束髮銀冠  
 勒着双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換些白如紫  
 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宝似玉因問卿的那宝贝在那里宝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了遞與過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虽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絲

繚親自与宝玉帶上

鍾愛之至

又携手问宝玉几歲讀何書宝玉一一的答應水溶

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

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声未可諒也

妙極開口便是西施体宝玉聞之寧不刮目哉

賈政忙

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貞果如是言亦癡生輩之幸矣水溶又

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致想老太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

甚不宜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聽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

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眾名士凡

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則學問可

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与宝玉道

今日初會僉從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簪簪香念珠一串權為賀

敬之礼宝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與宝玉一齊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與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虛邀那襲豈可越仙輶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滴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與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日記掛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小事。惟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來喚他。宝玉只得來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

非此一  
句室玉

必不依阿鳳 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偈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宝玉聽說  
真好才情 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來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塵地飛  
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蹣下來扶車回說這里有下處奶！請歇更衣鳳姐急  
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們說不用歇了叫奶！自便罷  
鳳姐听了便命歇了再走衆小廝听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寶玉在  
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廝跑  
來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宝玉的馬搭  
着轎龍便知宝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  
人將衆庄漢攆盡那時庄內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  
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礼数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

喝

時鳳姐進入茅堂曰命宝玉等先出去頑。宝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出來帶着  
 小廝們各處遊玩。凡在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宝玉一見了鋤鋤鋤等物  
 皆以為奇。不知何向。所使其名為何。凡膏粱子弟小廝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  
 色。說明原委。宝玉聽了。也蓋因未見之故也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  
 粒皆辛苦。正為此也。聰明人自是一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  
 紡車。宝玉又問小廝們。這又是什么。小廝們又告訴他原委。宝玉聽說便上來  
 擰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了頭跑了來。亂嚷別動  
 壞了。衆小廝忙斷喝攔阻。宝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沒見個這個。所以  
 試他一試。那了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個。點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鍾暗拉宝玉  
 笑道。此鄉大有意趣。宝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

那了頭紡起線來，宝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了頭快過來，那了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宝玉悵然無趣。處一點情又伏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斟茶，問他們換不換。宝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銀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什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宝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無二了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二了頭怀里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宝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章人生難聚亦未常不如此也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又前面法鼓、金鈺、幢幡、宝蓋、鉄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



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備室之中室珠安寢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  
 一應親友也有接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之從公侯伯子男一起  
 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選接待先從顯  
 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几个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  
 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那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也便宜要進城王夫  
 人要帶宝玉去宝玉下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自王夫人無法只  
 得交與鳳姐便回来了原來這鉄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  
 香火地畝布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  
 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素後輩伙一時之榮顯猶為不  
是另生枝葉雖華難遇先宗不常保亦是可嘆事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  
近世浮華子好為送靈人口寄居祖宗為子孫之心細到如此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  
 弟奔來省眼

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

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為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

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

妙在艱難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

便住在這里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

的只說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了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真

事負祖宗體

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鉄檻寺下塌獨有鳳姐嫌不方

貼子孫之心不用說阿鳳自然

因而早遣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

便不肯將就一刻的

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个渾

號離鉄檻寺不遠

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鉄門限終須一食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

當下和尚工課已完

莫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几个妯娌陪看女親自己

便辭了衆人帶了宝玉秦鍾往水月庵來秦業年邁多病臥不能在此只命秦

鍾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鍾便跟着鳳姐宝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

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  
 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  
 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是這几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太  
 送了十兩銀子來這里叫請几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  
 請奶奶的安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為也不言老妮陪省鳳姐且說秦鍾室玉二人正  
 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室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道理那東西作什麼室  
 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裏一個人沒有你接着他作什麼這會  
 子還哄我補出前文未到處細思秦鍾近日在榮府所為可知矣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室玉笑道  
 有沒有也不管你只叫住他到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  
 你叫他到去還怕他不到何必要我說呢室玉道我叫他到是無情意的不及

你叫他到的是有情意的

總作如是等奇語

秦鐘只得說道能見到碗茶來給我那智

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日常与宝玉秦鐘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

月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

意合了

不要宝玉却愛秦鐘亦是各有情孽

今智能見了秦鐘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來秦鐘笑

說給我

如聞其聲

宝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多我难道手里有蜜一

單消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着想

宝玉先搶得了吃省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

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點他兩個那里吃這些東西坐一

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

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眼前不過几个心腹腹常侍小婢老尼便趁機

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先請奶一個示下鳳姐曰問何事老尼

道阿彌陀佛開口稱佛畢有只目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才庵才字內出家

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俱從財二字那

年都往我廟里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日子李衙內那李衙

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

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致意

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

清紅皂白便來作賤辱罵說一子女兒許几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

起來守備一聞便向斷無此理此必是張家俱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禮守備方

家之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完事故將此信遞歸以便退定禮受張

家之那張家急了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處奇處摹一人一人

上活見只得着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如何的是張家我想如今

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一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声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坏極妙極若与府尹攀了奈何惜張財不能再得鳳姐听了笑道这事到不大只是太一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一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張了鳳姐听說嘆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維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望他的謝礼到像府里連這点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听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不自禁忙說有這个不难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蓬拉牽的圖銀子這

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做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來

阿鳳歎人如此

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

既如此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因大小事見奶、要貼越性都推給奶、了奶、也要保重金體總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

想為阿鳳聰明中人

誰想秦鍾

起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

秦鍾

跑來便

撲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腳說着這算什么再這店我就叫喚秦鍾求道好人我

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里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

牢坑離了這些人總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三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听那人嗤的一声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方是宝玉秦鍾連忙起<sup>來</sup>帶<sup>來</sup>抱怨道這算什么宝玉笑道你到不依偕們就叫喊起來羞的智能<sup>起</sup>黑地跑了宝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sup>細</sup>的弄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里間秦鍾宝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命人拿來搭在自己枕邊宝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



係疑案不敢纂創

急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

若通部中萬一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覺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

隱事借名之未見真切淡隱去越竟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宝玉又命多穿兩件

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宝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鍾恋着智能調唆宝玉求鳳姐

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借一想便有許多好處真好阿鳳的允喪儀大事雖要還有一半點小

事未曾安插可以措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

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宝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欢喜因有此三益世人只云

獨阿鳳一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曠能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

罢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宝玉听说千姐、萬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

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將昨日老嫗之事說与來旺兒來

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屬修書一封不  
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  
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  
過却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嫗着他三日後往府里去討信  
下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金  
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宝玉致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  
相伴後回再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却說宝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繆繆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為下文伏線 黛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磨也脂研 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條忠氣吞聲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條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

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里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

一既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前村是一村亂世之奸雄後

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四首則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來一驚或萬期共于怙然自得之鄉矣脂研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嘴的賈赦賈政等一千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了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須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員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

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听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弟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里頭的信息一槩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偕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們去謝恩賈母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菖奉侍賈母大轎前往

于是寧榮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个<sub>二</sub>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  
不絕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  
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  
死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  
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宝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  
解得愁悶報前多少熱鬧文字不寫却從万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别人不屑寫者賈母等

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眾人如何得  
意獨他一个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中人嘲他越發歡了大奇至妙之文却何如隱過多少繁華勢利弄文試思若不如必至種寫到其死板搖搖瑣碎雜亂何可勝哉故只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却多少閒文却有無限烟波

且喜賈璉方代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宝玉听了方略有些喜

喜意

不如此後文秦鍾死去將何以慰

佃向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

騰累上保本此來後補京缺方賈璉是同宗弟兄又与代玉有師徒之誼故同

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訣出月到家

目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問得代玉平安二

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

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來總為掩過寧榮兩處許多瑣細閒筆起一交

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捷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

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

世界上亦如此不讀書中瞬息現

宝玉心中品度

代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代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插器具

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宝釵迎春宝玉等人宝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鵲鴿香串

珍重取出來轉贈代玉說什麼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宝

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

略五代玉情性趕忙收住正當為後文地步

且說賈璉自回家參見過

中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

補阿鳳二句最不見賈可少

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攔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因旧老爺大喜因旧老爺

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

一杯水酒擇座不知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多承一面平兒與

中了環恭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諸事又謝凤姐的操持勞碌凤姐

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忤心腸又直率人家給个棒槌我

就認作真臉又軟糊不住人恰兩句好話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沒經歷過大

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寢也睡不着了我苦辭了几回

太太又不容辭倒反說我圖受用不肯習學了除不知我是撿省一把汗兒呢



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借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

們那一位是好纏的

獨這一句不假爾所

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

就指桑說槐的攪怨坐山觀虎鬪借劍殺人引風吹火點干岸兒推倒油瓶不

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重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

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兒媳婦死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跟前跪着討情只

要請我幫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辭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旧被我鬧了个馬

仰人着更不成个体統至今珍大哥還板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

了他好歹描補了我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太爺錯委他的正說着又

新法方妙蓋此等文斷不可無亦不可太多

只听外間有人說話凤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

姨太太打發了看養妹子的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

正是呢方才我見姨媽去不妨和一个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个对面生的好  
齊整模樣我疑惑偕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  
小了頭名叫香菱的竟与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致了那  
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涎見狀向兄寧不有玷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淌回來  
也該見些世面了這世面二字單指女色也還是這左眼饑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  
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鳳口中方有此等語句那薛老大又一樣稱呼各得神理  
也是吃有碗裏看有鍋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補前文之未  
菱身分寓出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香菱模樣兒好還是末則  
脂評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淨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  
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蓋卿不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鳳一讚方知道卿故此擺酒  
尊重不虛

請客的廢事明堂正道的另他作親過了半月也看的馬棚風一般了說到心  
 里可惜了的一及仙寵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甚精妙一語來了這里二爺上小廝  
 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听了忙之至整衣出去這里鳳姐乃問平兒  
 方才燒湯有什麼事已了的打發了香菱來必有此一平兒笑道那里來的香菱  
 是我借他暫撒个謊奶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笑也沒了說着又走至  
 鳳姐身邊悄的說道奶的、的那利錢良子還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  
 在家他且送这个來了幸虧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時走了來回奶二爺倘  
 或向奶二是什麼利錢奶二、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  
 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二有了这个梯希他還不  
 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趕着接了過來叫我说了他兩句誰知奶二、偏聽見了

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

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在阿鳳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鳳姐

听了笑道我說你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里人來了原

來你這蹄子禽鬼說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

虽善飲却不敢任興

百忙中又点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只陪侍着賈璉一時

賈璉的乳母趙媽、走來賈璉凤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媽、致意不肯平

兒等早于炕沿下設下一机又有一小脚踏趙媽、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棹上

棹兩盤饌與他放在机上自吃鳳姐又道媽、狠嚼不動那人到沒有研了

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頓肘子狠爛正好給媽、吃你怎

麼不拿了去赶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你嚐一嚐你兒子代來的惠泉酒趙

媽、道我喝呢奶、也喝一鐘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

宝玉之李媽  
二此處偏又

寫趙松時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而違對却無我這金子跑了來到也不為飲  
一筆相重一事合掌

酒到有一件正緊事奶，好歹記在心里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里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趾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几遍你答應的倒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來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到是來和奶，來說是正緊靠着我們命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你放心兩個奶哥，都教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省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个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是看着內人一樣呢說的滿

屋里人都笑了趙嫗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原故我們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掬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嫗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才慈軟呢他在偌們娘兒們跟前才是剛硬呢趙嫗笑道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趣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太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誤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作什麼

一段趙嫗討情問文都引出道部脈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聲高從頭細直寫將來几千條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寫清又將落子死板拈括之鄉故只用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嫗討情作引下用落筆來說事作收餘者隨筆順筆略一點染則躍然洵微矣此是避難法

賈璉道就為省親

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此寫來

鳳姐忙問道

忙字最要緊特于鳳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關鉅要是書中正眼裏

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

問得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

賈璉笑道虽不十分准也

有八分准了

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着亦是

鳳姐笑

道可見當今的龍恩歷來所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

于閑閑中作此語直与聲張同声脂姐

趙媽、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見上、下、吵嚷了這些日子

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个原故

補近

事皆下賈璉道如今當今貼体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

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太后

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

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內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

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

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  
看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  
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体儀制母女尚不能慙懷竟大開方  
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意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  
駐蹕閑防之處不防啓請內廷寬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  
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裏動了工了修蓋  
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又一樣佈置  
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姑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僧們家也要預備  
接僧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一段閑談中補明多少文章真是  
費長房壺中天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兒幾年  
地也



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屬無味

說起當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赶上老趙

嬭道噯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總記事兒偕們賈府正在姑蘇楊

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良子都花的滿海水似的說

起來鳳姐忙接道忙字妙上文說起來未必想看去則說疑關殊不知我們王府也預

備过一次那時我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

家養活點出何鳳所有外國奇玩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

嬭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

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甄家正是大鬧鏡大節目勿作泛

口頭語看噯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

不信的別將諸良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

惜四个字竟催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的

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嬈道告訴如二句話也不過是拿着

皇帝家的良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最要緊

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正說的热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

鳳姐便知有事等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门上小廝們回東府

裡答着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總漱了口平兒捧着盃盞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

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听他二人回總什麼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

我來回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沒東邊一帶借着東府里花園起轉至北邊

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

就得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忙說多謝大爺費心体谅我就不過去了正緊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那更廢事且到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明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去請安去再議細話再賈蓉忙應几个是賈璉又近前回說下姑蘇曾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兒子兩個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賈璉听了將賈璉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在這一行麼这个是虽不算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璉嘆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旁灯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曰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僧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

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拚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請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目向這一項良子動那一處的賈璉道總也議到這里賴爺說不用從京里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良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花燭綵灯並各色簾櫺帳幔的使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璉道再不猶豫一步正是阿鳳一生斷處脂規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璉忙陪笑說正要和孀婦討兩個人呢賈璉處這可巧了目向名子鳳姐便問趙媽。彼時趙媽已听數了話平兒忙笑推他。他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棟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

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又悄悄的向鳳姐道孀孀要什麼東西吩咐我開個賬給着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擱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一連去了阿鳳欺人如此。忽又寫到利與真令人一嘆暗硯

這里賈璉也悄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總拿着辦事到先奉會了這把戲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里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时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官事的人等並几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

之物搬運移送不欲先令匠人拆寧府会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崇府東大院  
中崇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盡已拆去當日寧榮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斷  
不道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属会芳園本是從此扎角牆下  
引来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虽不教用賈赦住的乃是崇府日  
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  
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教所添亦有限金虧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妙  
隨事生一、籌画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弄林之  
孝吳新登唐光光程日興等此人要揮擺佈几堆山鑿池起楊律監閣種竹栽花  
一應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間暇不过各處看望、最要緊處和  
賈赦等商議、便罢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莖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

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善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点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宝玉近回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寔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个如此又非此情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

鍾意切

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前照壁前探頭縮腦宝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出者却多宝玉听说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還明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宝玉听了忙轉身回明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窓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宝

玉听了忙、的更衣出来車猶未備頓一筆方不急的滿所乱轉一时催促的車

到忙上了車李景茗烟等跟隨来至秦鐘門首悄無一人目觀蕭條景况遂蜂擁至

門內室啼的秦鐘的两个遠房嫡母並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妙这嫡母弟兄是特来等分絕

可家私的不表此时秦鐘已發过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时矣余亦欲泣宝

玉一見便不禁失声李景忙劝道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

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来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及添了他的病宝玉

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鯨兒寶玉来

了連叫兩三声秦鐘不採宝玉又道宝玉来了那秦鐘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

一口悠、餘声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

故意借世俗惡法惡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那秦鐘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

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



家中無人掌管家務

杜撰之極今人發一大嘆余指諸公莫笑且請再思

又記掛着父親還有苗積下

的三四千兩銀子

哭更屬可笑更可痛

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

忽從死心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

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亏你还是讀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鉄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阳間膽情願意有許多的閻得處正鬧着那秦鍾魂魄忽聽見宝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這一个好朋友說一句話就求的中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宝玉的都判官听了先就嚇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了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

如聞其声試問誰曾見都判來觀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來補侃世情圖深然游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這纔算是小說

中兒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勸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

電原來見不得宝玉二字謝低宝玉二字妙極依我們愚見他是阳我們是阴怕他

們也無益于我們神兒也講有益無益都判道放屁俗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下

陰陽並無二理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愈惑愈奇愈理別管他陰也

沒有錯了的衆鬼听说只得將秦魂放回噴了一声

微開双目見宝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店不肯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宝

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麼話留下兩句只此句便足矣秦鐘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

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纔知自誤了誰不悔遲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

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声蕭然長逝了若是細述一番則不成石頭記之文矣



此四宜分二回方妥

宝玉係諸艷之貴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  
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

詩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博得虛名在 誰人識  
曰 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 近之諺云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  
貪痴之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崇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室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就是悽惻哀痛。賈母幫了几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室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室玉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每於其文後常用此語作結，是板定文章法，亦是此書善又不知歷幾何時，妙年表如此寫亦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爷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听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到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便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道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

標題也竟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傍笑答道老世  
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分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受名如今  
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時懸了待貴  
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听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一去  
只當題了若要當使用不要時然後將兩村請來令他再擬點兩村照應前文中人  
笑道老令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兩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花  
鳥山水題咏上就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  
生疎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要協反沒  
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牽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  
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罷

音光字老為俗字  
字箋

# 塾

說着起身引中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中人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鍾  
 憂戚不尽賈母長命人帶他到園中來戲耍此時亦纔進去忽見賈珍走來向  
 他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一会就來了宝玉听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烟就  
 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賈政引中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邊站了賈政近因聞  
 得塾掌稱讚宝玉能對聯雖不喜讀書偏到有此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  
 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來

如此偶然方妙若特喚來題額真不成文矣

宝玉只得隨往尚不知

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一旁侍立賈政道你且  
 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人將門關了賈政先秉  
 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獸脊那門欄窗隔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  
 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

門欄窗隔不落俗套

下面白石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

此

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欢喜遂命

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

掩隱的好

中清客都道好山！賈政道非

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中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

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

想入其中一時難盡方而用前後這那邊等字正是不辨東西

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蒼蘚成斑藤蘿掩映

曾用兩處皆有之因所設故如此寫方可細極

其中微露羊腸小徑

好景處子野精於此技此是小徑非行車輦道今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將此等處寫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皇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後于省景

之則已得如矣

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覽說畢

命賈珍前引導自己扶了宝玉遠遠進入山口

此回乃一節之綱堵不得不細寫尤不可不細批註蓋後文十二釵書出入來往之境方不能

錯亂現者亦如身臨是對矣今賈政最進的是正門却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回羊腸鳥道不止百十條穿東度

西臨山過水萬勿以今日賈政所行之途老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於末後寫之是見未由大道而往乃遠道轉

折而往也



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面題

此題便精不必限鑿金鏤銀色惡俗類及東梨之力

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中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

字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一名色不止凡

十個原來中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宝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此俗套來教

演宝玉亦料定此意

補明

賈政听了便回頭命宝玉擬來宝玉道嘗聞古人有

云編新不如述旧刻古終勝調今

惟

未聞古人說此兩句却又似

况此處並非主山正景

原無可題之處不过是探景一進步耳

此論却

莫若直書曲徑通幽處這句旧詩

在上到這大方氣派中人听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公高才情遠不似我們

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謬獎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再候選擬

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籠蔥奇花灼灼一帶清流侵花木深處曲折瀉于

石隙之下

中這水是人力引來

再進數步漸向北邊

細極後文所謂云進費母外房後之角門

諸叙所居之夢

在西北帶最近費母臥室之後

半坦寬豁兩

是諸叙自相來往之境也後文又云

於

于山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石橙穿雲

前已寫山至寬縱則低處至高峯景皆通

沼

白石為欄環抱池沼

石橋跨港數面啣吐橋上有亭

前已寫出寫石今則寫池寫樓各景皆通

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

此亭大抵四通達為諸小亭之咽喉

因問諸公以何題

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

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于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于兩峰

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髭尋

思因抬頭見宝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来宝玉听說連忙回道老爷方纔

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寬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醴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

此象若亦用馮字則竟不要况此處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于應制之列  
用此等字眼亦竟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滋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听此論  
若何方饒中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要你且  
說你的來我听宝玉道有用馮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果然豈不新雅賈政  
拈髯點頭道不語中人都忙迎合讚宝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  
作一付七言對聯來宝玉听说立于亭上四顧一望便机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要緊貼翠字

隔岸花分一脈香

怡極工極倚靡秀眉香奩正体

賈政听了點頭微笑中人先稱讚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  
不有意現覽渾寫兩句已見往行處愈遠更至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里面數

北路美

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中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門便

是曲折游廊廊不犯起手游

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二三间房舍一明兩

暗里面都是合省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後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則是

後院有大茉莉花薰着芭蕉又有兩间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淨泉一

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內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還一處罷

了若能月夜坐此窓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省室玉啼的室玉忙垂了

頭點一筆中客忙用話開釋客不可不又說道此處的匾額題四个字賈政有笑問

那四字一个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此亦如又一个是雕園雅跡賈政道也

俗賈珍笑道還是室兄弟擬一个來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

可見就是个輕薄人中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做了他

曰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乱道先設議論來然後方許你作又一格或不然死板且亦大失嚴父素体



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

補出近日忙冗于頭萬緒

賈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

首尾便命人去喚賈璉一時賈璉趕來

寫出忙冗景况

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

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內取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

細

從頭至尾誓不作一事還安苟且之事

看了一看回道

一

蟒綉堆刺熱彈墨

二字一並各

色袖綾大小慢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

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金熱簾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

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

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

是杜侯名青山斜阻

斜字細不必拘定方

稻香村瀟湘館怡紅院秋爽齋蘅蕪苑等處相隔不遠究竟只在一隅然虛置得巧妙使人見其于邱萬壑恍然不知兩窮所謂會心處不在乎遠大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寄神佈置耳

棉

轉过山怀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頭皆用稻莖掩覆配約，有几百

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棧柘各色樹稚新條

隨其曲折編就西油青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

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聞至此又笑別部小說中一萬个花園中皆是牡丹芍藥團  
雕瀾畫棟瓊樓珠箔不若此

賈政笑道：「到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

農之意，極熱中偏以冷筆點之，所以為妙我們且進去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

路傍有一石碣亦為曲題之條更恰當若有惡韻之處或再用鏡面石豈復成文哉忽想到  
石碣二字又托出許多郊野景色來一慶皮千秋萬歲只

在這石碣上，中人笑道：「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佳風一洗盡矣，立此

一碣又竟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客不可不養賈政道：「諸公

請題，卑人道：「方便世兄有云新編不如述旧，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

花村妙極賈政听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極只是还少一个  
酒樓明日竟作一个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  
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处竟还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鵲鳴鸛鸛鴦都相  
稱了賈政与車人都道更妙賈政向車人道杏花村圍住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  
待請名方可車客都道是時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大家想省宝玉却等  
不得了又換一格方不也不等賈政的命忘情有便說道旧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  
旗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妙在一在四字車人都道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宝  
玉冷笑道忘情最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  
水種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車人听了亦擊闌声拍手道妙賈政一声斷  
喝無知的業障你怎知記得知道几个古人能記得几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



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  
 引人步入苑堂里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欢喜却聽  
 宝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說好宝玉不聽人言便應聲  
 道不及有風來儀多矣公然自定名賈政听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画棟

愚賴富麗為佳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宝玉忙答道老爺教  
 訓的固是但古人長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宝玉都怪他默痴不改今  
 見問天然二字中人忙道別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  
 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  
 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無脉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  
 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

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謂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  
虽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又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來  
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宝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潯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听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

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

略用套  
話一本

与前破格不  
板

忽聞水聲潺潺瀉出石洞上則蘼薺倒垂下則落花浮蕩

仍是沁芳溝矣  
究竟基址不大

可知

人人都道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中人道再不必擬

了恰，手是武陵源三个字賈政笑道入落寔了而且陳旧中人笑道不然就  
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了宝玉道这越發透露了秦人旧舍說避乱之意如何

使得莫若夢汀花淑四字賈政听了更批胡說子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  
無船賈珍道揀蓮船共四支座船一支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  
了賈珍道後山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  
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蔽  
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此處總見一朱粉  
字樣綠柳紅橋此  
等點綴亦不可少後又寫雪簷則曰蜂腰板橋都施之得宜度通橋去諸路可通  
細極不  
非一幅死稿也  
然後文室叙來往則將日爬山越嶺矣記請此處則知後卷至所行  
常徑非此處也  
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兩見大主山橋香村又云懷中不寫主山而主  
山處映帶連綿不斷可知矣  
皆穿牆而過好極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狠先放頓此一筆使後天愈著色未  
揚先抑之法蓋叙對峙有甚難者  
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裨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

薜

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耳且一株花木也無更奇妙只見許異草或有牽藤

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塔更妙或如翠帶

飄飄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前三

還在意中之此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之工程也。連用凡或字是從昌黎賈政不禁道有趣

南山詩中學得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有生色更覺重大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

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宝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

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釵草這一種

是玉簪藤紅的自然紫紫綠綠的定是青芷金釵草見字東玉簪見楚辭茝蘭薜荔藤蘿

太多有人生之未聞未見者然定係所有之物或名差薜荔藤蘿皆不必註見者太多此書中異物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

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納董尋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

松扶留等樣左太冲吳都賦又有叫什麼綠黃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以上蜀都賦

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多的喚差了也是有的自宣注一筆

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又一樣止喘的宝玉到退不敢再說賈政曰見兩

邊俱是遊廊便順着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厦着捲棚四面出廊綠

窗油壁更比前几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

矣前二處一月月下讀書一引引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此語皆妙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

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

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到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衆人

道顏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因念道

三逢香風飄玉蕊

一庭明月照金蘭

此二聯皆不過為鉤宝玉之餌不必認真批評

賈政拈髯沉音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宝玉在傍不敢則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宝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宝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苙苑才猶艷

睡足酴醾夢也香

實佳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台之作全套黃鸝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竟幽

嫺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說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

多遠則見崇閣巍巍層樓高起面一琳宮合抱迤一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

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想來此殿在園之正中按圖不是殿方之基

多寬出二帶末的諸敘始便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賈妃索節于行也

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

面正細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螭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

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宝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

所動尋思起來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仍

于荷蘆一帶之大虛賈政又命他作題宝玉只催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

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逼着

了急或生出事來到不使遂忙都勸賈政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

賈母不放心

一筆不漏

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

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

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纔游了十之五六

他住妙伏下後文所補等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

又值人來面有兩村處遣人回話

人二筆故不能終局也○此處漸寫兩村親切正為後文地步伏脈十里橫雲斷嶺法

賈政笑道此數

霧

不能遊也雖如此到底從那一边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

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

開引泉而入者

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畫家着意于山若不講水又這園圖者惟知芙蓉慈頑石壑峰塚輒謂之景皆不知水為先着此園大樂一描處不啻高水益又未寫

明水之從來今終補出精細之至

賈政因問此開何名宝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

沁芳開

究竟三脈賴人力引導之功園不易造景非泛寫

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



此以下皆係走終之餘波以的  
方不突

子是一路行來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

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

及進去

伏下櫺翠卷茅雪戶山碧山庄凹品溪館暖香塢等語處於後文一新一補之方得雲龍作雨之勢

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了來賈政笑道到此

可要進去歇息了說着一逕引人遶着碧桃花

怡紅院如此寫來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細文字

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

未寫其居先寫其境

俄見粉牆環護綠柳週垂

映興萬竿修竹迤

賈政與眾人進去一入門兩邊都是游廊相接院中點綴几塊山

石一邊種着數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然垂翠樓葩吐

丹砂眾人讚道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里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

叫作女兒棠妙名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

唐不經之說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宝玉道大約騷人咏

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

體貼的切近形容的妙

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

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听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証以俗傳俗以訛傳

訛都認真了

不獨此花近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述二借此花數語取盡

衆人都搖身讚妙一面說話

一面都在廊外抱厦下打就的榻上坐了

至塔又至厦不肯輕易寫過

賈政因問想幾個

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

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宝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

宝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只

說棠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宝玉

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說着引人進入

房內只見這几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新奇希見之式原

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

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週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換出新異筆墨使觀者眼目新

同一戲妙或出圖出前金玉篆文是可考正篆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醜陋魔其中詩詞

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至此方見一朱彩之慶亦必如此式方可後

一榻一榻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既安放盆景處

其隔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连环半壁真是花園錦簇剔透玲瓏

倏尔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窗倏尔彩綾輕覆竟係幽戶精工之且滿牆滿壁皆

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樞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懸于壁也棹屏之類懸于壁

却都是典壁相平的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編虛想出來焉能如此一段極清極

細從文之失瓶紫瑪瑙碟西洋酒令自行船等文不必細表

衆人都讚好精緻想頭難為怎麼想來

誰不如比

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

層便都迷了旧路左照也有門可通右照又有窗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攔住回頭再走又有窗紗明透門往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群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子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厨錦榻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蔷薇宝相轉過花障則見青溪前阻又見水衆人詫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關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里引到那村庄里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里仍旧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衆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忽

山坳

一轉便是平坦寬闊大路豁然大門前見

可見前邊未是小路曲此云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之正角路也相極

眾人都道有趣，真搜神奪巧。于是大家出來，那宝玉一心只記掛着里

邊，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來，方喝道：「你還不去，難

道還枉不足，也不想罷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此如

去法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不知

宝玉聽說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幾個小

廝上來攔腰抱住，都說：「今免虧我們老爺，緣喜歡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几

遍都夸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太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都說你

像那些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宝玉笑道：「每人

一吊錢。」眾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苞賞了罷。」說着一個上來解荷包，那

一個就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宝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

個抱了起來幾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衆奶娘  
丫頭跟上去見過賈母知不曾難爲着他心中自是欢喜少時襲人到了茶來媳  
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  
黛玉聽說走來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宝玉道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  
了你可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解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宝玉所煩他作  
的那個香袋兒縫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鉸宝玉見他生氣便知不要忙趕  
過來早剪破了宝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  
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紅袄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荷  
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  
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

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事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

到寫得談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情痴之至又也

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

見皂白就剪了香袋

情痴之至若無此悔便是一腐俗性之女子矣

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

不發宝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

說着擲向他怀中便走

這却性

代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哽咽氣堵又汪汪的

滾下泪來

怨之極正是情之極

拿起荷包來又剪宝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

妹饒了他罷

這方是室玉

代玉將剪子一摔拭泪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

的要恼就撻開手這當了什麼說着賭氣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

上來妹、長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声找宝玉衆奶娘了奴們忙回說

在林姑娘房里呢賈母听說道好、讓 he 姊妹們一處頑罷、罷了他老子拘

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辯嘴不許牛了他衆人答應着

代玉被宝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宝玉笑道你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面仍拿起荷包來代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性燥的說着嗤的一声又笑了宝玉道好妹、明兒另替我作個香袋兒罷代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

一段點過日云玉公案斷不可少

可巧宝釵亦

在那里此時王夫人那邊鬧熱非常

四字特補近日千忙万冗多少花團錦簇文字

原來寶釵已

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于東北上一所幽淨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端然老嫗了

又補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時也

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寶釵



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補出女戲二既又伏一

又有秦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

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民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

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生兒皆不中用這的這位姑娘親自

入了空門方終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妙玉出現至此細數

加薛林二冠有六去春可卿有七再鳳有八李執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與鳳凰之太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室琴幽烟李紋李綺皆陪客

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副三斷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玊玉玊死失苗雲平兒等入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

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一個小丫頭伏待文墨也

極通經文也不用尋了模樣兒又極好目所見長安都中有觀音

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自此方便妙卿現在西門外

入都

侔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  
灵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託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淨居後來  
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sup>鄉</sup>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  
了他來秦之孝家的回道請他、說候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  
補出妙卿身世不凡心性高深潔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

請他何妨秦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啓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  
不能來自後是備車轎去接等後話暫且閑過此時不能表<sup>補尼道一段又伏一筆</sup>白

<sup>第九回的起頭</sup>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

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了環等衆皆一時不得閒的宝釵便說偕們別  
在這里碍手碍脚找探了頭去說着同宝玉代玉往迎春等房中來閒頑無話

王夫人等日忙乱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雀孔雀以及鹿兔雞鵝等類悉已買全交予園中各處像景飼養費番那边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小尼姑道姑也都學念會了几卷經咒賣政方略心意寬暢

好極可見智者居無一時耽怠

又請賈母等進園色

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于是賈政方擇日題本

至此方完大觀

園工程公業規者則為大觀園廢盡精神余則為若許筆墨却只回一丁塋

本上之日奉

花塚

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亦發畫夜不關年也不曾好生過的

一語帶過是以歲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一回

在後文細寫 眼眼元

宵在迓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

米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

儀注不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督率

匠人扎花灯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

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粧園內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

彩珠寶爭輝是元宵之夜不寫灯月而灯光月色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大賦

淨悄無人咳嗽有此句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

俱係圍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一太監坐大馬而來有是礼賈母忙接入問

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王貼

人細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灯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听了道既

這麼着老太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來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

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消飯一時傳人一担一担的挑進蠟燭來各處點灯方照完時忽听外邊馬跑之声淨極故聞之細極一時又十來個太監都喘吁吁跑來拍手兒畫出內家風範石頭記最雅之趣別書中摸不着這些太監會意

都知道是來了上上各接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淨悄悄的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

形容畢肖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園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形容畢肖半

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得隱隱細樂之声一對龍旌鳳翼雉羽夔頭又有金銷提炉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隨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綉鳳版輿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傍跪

下早飛跑過幾個太監來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來那版輿抬進大門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有照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花灯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寫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處灯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尽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青埂峰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亏癩僧跛道人携來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現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緊的為是

自此時以下背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之文

且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目眩，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如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灯点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綉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鳬鷺之屬亦皆綵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綉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上一面匾灯明現，著蓼汀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面賈政偶然一試，宝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良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

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

所為哉

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

石兄自諒妙可代答云豈敢

將原委說明大

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宝玉賈妃乃長姊宝玉為弱弟賈妃之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宝玉與諸弟待之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曾離那宝玉未入李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教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宝玉偏才伶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耶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廢難然想來到



不如此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一鼓一錘跌岩搖曳之至且寫得父母兄弟貼戀愛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倫至情

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宝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擬一句補前文之不暇啓姓之苗裔至後天四品館代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擊空谷八方皆應

閑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听了

忙下小舟登岸飛傳方賈政忙听了即忙移換悅每的周刻可一時舟臨內岸

復乘舟上興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巍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寶鏡四大字不得

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妙是特留此四字於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

燒空庭燎最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憲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瑤鋪魚獮粲飄

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屏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向

乃問此屋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曰此係正屋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  
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而陞樂起禮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于月台下排班  
屏上照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台上排班一絲不亂精緻大方有如歐陽公九

昭容再諭曰免

于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屏更衣方隔省乘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送賈妃滿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里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  
對泣石頭記得力擅長全在此等地方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傍圍

遶垂泪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不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哭反到哭起來一會

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追魂攝魄石顯記傳神換影全在此等地方他書中

不得有此見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說說不可不先說不可說之不痛不可最難說者是此時實

可增減入情入神之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

東西兩府掌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礼及兩府掌家執事媳婦領了環等行礼

畢賈妃回向薛姨媽宝釵代玉曰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所謂詩書世家

守礼如此偏是暴怒驕賈妃听了忙命快請人又誰之如此真是好界好一時薛姨媽等

進來欲行国礼亦命免过上前各叙闊別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了環

抱琴等前所謂賈家四奴之環暗以琴棋書画排行至上来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

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国府及賈赦那宅兩處

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叙些离别情景深字及家妙

務私情又有賈政至蘆外問安賈妃垂簾行教等事又隔簾含泪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藝蔬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虽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泪啟道臣草莽寒門鳩群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大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虽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于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万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竊勿以政夫婦殘梨為念懣懣金怀更新自加珍愛惟業之競之勤慎恭肅以侍上殿不負上体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忽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台軒館皆係宝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

賈妃見宝林二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校花較玉一般因問宝玉為何不

進見

至此方出宝玉

賈母乃啓無論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去

引宝玉進來先行国礼畢元妃命他進前攜手攜手入内又撫其頭頸笑道比

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泪如雨下

只此一句便補足前面許多文字

尤氏鳳姐等上來

啓道筵宴

齊脩

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

早見灯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

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一鋪陳不一一樓

一點綴新奇賞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展

諭免礼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

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几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 匾額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顏同感戴

古人垂贍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此一匾聯書于正屏是賈妃口氣

大觀園

園之名

有鳳來儀

賜名曰滿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紅快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

賜名曰蘅蕪苑

杏帘在望

賜名曰醉翁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雅而新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

風菰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

故意書下秋爽齋凸碧山堂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處為後文引來眼目之地步

又命旧有匾聯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絕云

峭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詩却平，蓋彼不長于此也故只如此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曰我微才所縛且喜宝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澗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美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

只語便寫出探春又寫出探知已知彼伏下後文多

少地步

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

已李執也勉強湊成一律

不表薛林可知

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怡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奉命何慚李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台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更牽強三

首之中還莫探御略有作意故後文寫出許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純



秀水明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起好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奏成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章下瑤台名園一自遯游幸未許凡人到此來  
 此四詩列于前正為消化下韵也

凌暉鍾瑞區類便有含蕊

薛宝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竒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  
 怡極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  
 為辭好詩此不過頌聖應酬耳猶未見長以後漸知

世外仙源區類落想使不与人同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阿瞿自是一種心思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末二首是應制詩

余謂宝林此作未見長何也蓋後文別有驚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為此在代卿室不足一為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

者原来林代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

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

不想

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

請看前詩

却云是胡亂應景

彼時宝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滿湘館與蘅蕪苑二首正作怡紅

院一首起草內有綠玉春猶憐一句宝釵轉眼瞥見便起眾人不理論急忙

回身悄推他道他

此他字指賈妃

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

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

想一个字改了罢宝玉見宝釵如此說便拭汗道

想見其猜思之苦方是至情最嚴近之說中滿紙神童

天分等語

我這會子掂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宝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

字改作臘字就是了宝玉道綠臘可有出處宝釵見問悄悄的啞嘴點頭嘆道虧

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屏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有得宝釵要落但就謂宝

柳無情只是較阿嬾施之特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臘乾你都

忘了不成

此等處便用硬註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痴心思是後何落想穿掉到此此玲瓏錦繡地步

宝玉听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死了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了真

可請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了宝釵亦悄悄的嘆道還

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那上頭穿黃袍纔是你姐你又

認我這姐了來了一面說笑因說笑因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忙中一段

閑文已是好看宝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之極出人意外

不快因見宝玉獨作四律太廢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此精神不到的

之處

寫代卿之情思過

宝玉却又如此是

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傍悄悄問可都

有了宝玉道總有了三首只少香帘在望一首了代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

三首罷趕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

律

照他寫阿聲只如此

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他跟前宝玉打開一

看只覺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

這等文字亦是規畫者望外之想

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來儀

臣 宝玉謹題

秀玉初成寔堪宜待鳳凰

起便拿得

竿，青欲滴個，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等

簾碍鼎香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過今偏翻案

莫搖清碎影好夢盡初長

衡芷清芬

蕙蕪滿淨苑羅辟助芬芳

助字妙通部書所以皆善練字

軟觀三春艸柔拖一縷香

刻畫入妙

輕烟迷曲逕冷翠滴迴廊

甜脆滿頰

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淨雨

出嬋娟

双起双敲讀此有始信前云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等此非泛妄批駁他人到自已身上則無能為之論也

綠蠟

本是玉字此道室卿改似較玉字佳

春猶捲

紅粧夜未眠

是海棠

凭欄垂絳袖

是海棠之情

倚石護青烟

是芭蕉之神何得如此工怡自然真是好詩却是好書

对立東風裏

双收

主人應

解憐

歸到主人方不落空。王梅隱云咏物体又难双承双落一味双拿則不免牽強此首可謂詩題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

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所

羨荷鸞兒水桑榆燕子

標阿顰之心臆才情原與人別亦不是從讀書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餓

中得來

何須耕織忙

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夢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遂將瀟湘

山莊改為稻香村

如此服善妙

又命探春另以綠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出

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

酥金釐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

百忙中點出賈蘭一人

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

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礼故無別傳賈環後年內染病未痊自有閑處調養故亦

無傳

補明方不遺失

那時賈薈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耐煩只見太

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目來賈薈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單

子少時太監出來只点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一棒雪中伏賣家之敗

第二齣乞巧 長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第三齣仙緣 即郭夢中伏甄宝玉送玉

第四齣離魂 伏代玉死所點之戲劇伏四事乃牡丹亭通部書之大意即大関健

賈薈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虽是粧演的形

容却作盡悲歡情狀 二句畢 剛演完了一大監執一金盤糕点之屬進來問誰是

齡官賈薈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 何喜之有伏下後面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

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

了賈薈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游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

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 釵釧記中總隱後文不尽風月等文

接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其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祇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

衆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衆恃能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雖不欲不憐而寔不能不憐  
雖欲不愛而寔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廣矣各、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  
及此衆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衆喬  
酸狡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于紙上  
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畧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即現此茫然嚼嚙亦不知其神  
妙實蕃粗他不過如何反粗他不過其中便隱許多文字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

可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了

可知尤物

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

銀鏤子食物之類

又伏下一個尤物

然後撒筵將未到之處復又游玩忽見山

環佛寺忙另盪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

寓通都人事一篇熱文却如此冷收

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士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等例乃呈上畧

卽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卽命照此遵行太監听了下來一、發



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柱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袖四疋紫金華錠如意銀十錠吉慶有魚銀銀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公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公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札按前寶釵代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勢金銀銀二對寶玉亦同此此中想是上堂玉可思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銀二對尤氏李纨凤姐等皆金銀銀四錠表札四端外表札二十四端清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如娘中丫頭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札一公金銀一雙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凡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灯諸人的外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

百戲雜行人丁的重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  
賈妃听了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泪来却又勉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  
緊的不忍釋放使人鼻酸再四叮嚀不須記卦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  
許進內省親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  
華靡費了妙極之識試看別書中專能故用一不社之語為識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  
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难言了賈妃虽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  
忍心上與去了是这里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勸搀扶出國去了正



十九回情切之良宵最解語素綿之靜日玉生香務在面談

十九回回象未

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

補門寶玉自如何等嬌意以此句苗与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噴酸齋雪夜圍破鞋等處對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嘆：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此題係二十四回

林黛玉俏語謔鴛鴦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假金

良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補述一句細方見有親不獨賈家一門也不必細說且說崇寧二府中

回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之力倦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

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是不能脫

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後貶只作掙着與無事的人一樣病源第一個寶

玉是極無事寂寞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

去吃年茶晚間倦得回來一回一回各生規矩因此宝玉只和眾丫頭們擲骰子趕圍

棋作戲寫出正月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

過去看戲放花灯宝玉听了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

酪來总是新正宝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使命留與襲人了自已回過賈母過

妙景

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摆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

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

真熱鬧

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

甚至於揚播過會芳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

形容壯烈之至

有如其

喧嘩目中盡亂後文至陽城關裏情態曲則有如現隨筆轉

滿街之人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

人家斷不能有的

必有之言

宝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

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了環姐妻說笑了一回使出二門來

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僱猜枚行令百

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里边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宝

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倦散因此偷空也有

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賭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間再來那

小些的都鎖進戲房里瞧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沒有回想，這里素日有个小書房名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画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湏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極不通雅胡說中寫出絕代情痴宜平舉人謂之瘋傻想着

便往書房裡來，剛到窓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宝玉到啼了一跳，散是美人

活了不成。又帶出小見心乃乍着胆子，撬破窓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

却是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

脚端進門去，將那两个啼鬧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宝玉道：

「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問便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虽不

緻，到还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处。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跺脚道：「還不快

跑此等使神奪魄至神至妙  
地只在團圓不解中得

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赶出去叫道

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

活室玉移之  
他人不可

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

玉回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屬也

不問，別的自然趣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

按此書中寫一室玉其  
室玉之為人是我輩

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寔未日曾親觀者又寫室玉之舊言每令人不解室玉之生性伴人令人可嘆  
不獨于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聞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寶兒處更甚其  
團圓不解之寔是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室玉真聞此言者移之弟二人  
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聞石頭記中至奇至妙之文盡在室玉聲兒至如至景團圓不解之語中其詩詞  
雅謎酒令奇衣奇食奇文等類固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詳之猶為之

又問名字叫什麼

茗烟大嘆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新鮮奇文竟是寫不出來的

若却寫的出來  
何以見此書中

之妙脂研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夢

又一個夢只是隨手成  
趣耳

夢見得了一尺

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出字的花樣

千奇百怪之想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  
也魚鳥昆虫皆妙文也天地間無一物不



是妙物無物不可不成文但在人意拾取耳此皆信手拈來  
隨筆成趣大游戲大慧悟大解脫之妙文也

所以他的名子叫作所兒音寶玉

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音茗烟因問二爺為

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罷就遇見你們了這會

子作什麼呢茗烟歎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的引二爺往城外罷

去一會子再往這里來他們就不知道了

茗烟此時要掩飾方才之過故設此以悅寶玉之心

寶玉道不好

仔細花柳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

來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偕們竟找

花大姐去照他在家作什麼呢

妙寶玉心中早安了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寶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以悅其心

寶玉始恍出往花家去非茗烟適有罪所協乃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別家子弟尚不敢私出况寶玉我况茗烟哉文字句模細極

茗烟笑道好列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

呢必不可少之語 宝玉道有我呢 茗烟听说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 幸而襲人家不

遠不過一半里路程 展眼已到門前 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隨姓成名

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 与几个外甥女兒一樹千枝一源萬派無意隨几个侄女

兒來家正吃果茶 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 花自芳慌出去看時 見是他主僕

两个啼的驚疑不止 連忙抱下宝玉來在院內嚷道 宝二爷來了 別人聽見還

可襲人听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著宝玉一把拉著問你怎麼來了 宝玉

笑道我怪悶的來瞧你 你作什麼呢 襲人听了才放心來精細 噓了一聲笑

道轉至笑字 你也特胡鬧了妙神 談說得可作什麼來呢 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

跟來細 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两个 襲人听了復又驚慌是必有之神

頓挫說道這還了得 倘或確見了人或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搭車 確馬有了

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姨

們打你談說的更是茗烟撇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這會子推

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茗烟花自芳忙勸罷了已是來了也

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賤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

襲人拉了宝玉進去宝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慚

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宝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茶棹又忙倒好茶

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個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妙不罵襲人忙正是忙之至若一罵襲人

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帶出家常

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炕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炉墊

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炉掀開焚上仍蓋好

放與宝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材料了茶送與宝玉。疊用四自己字寫得寶襲二素盤托出蓋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其素富尊榮之宝玉親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襲人素所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一補更見其二人平素之情義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兄長欲為贖身角口等未到之過文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整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

補明宝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由与下部後救十四寒冬噎

釀釀雪夜圍爐粘等處對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嘆。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

礼好多嗜一点兒也是來我家一滴。得意之態是與与母兄較爭以後之神理最細說着便拈了

几个松子穰。惟此品可一拈別品吹去細皮用手拍托着送与宝玉宝玉看見襲

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八字画出總救泪之一女兒是好形容且是宝玉眼中意中因問襲人好

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繞迷了眼樣的因此便遮掩過了。伏下後文所補未到多少文字

當下宝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

这里来又换新服他们等

指晴雯麝月

就不問你往那去的

必有是問。閱此則又嘆盡小說中無數家

常穿紅掛綠綺綾羅等語自謂是富貴話

宝玉笑道珍大過去看戲換的襲人点

不奇情

究竟反覺寒酸話

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罢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宝玉笑道你就家去總好呢

我还替你留著好東西呢襲人悄笑道悄了的叫他們听著什麼意思

想見二人素日情常

一面又伸手從宝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了

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一佟力瞧了再瞧什麼希罕物兒也

不過是這麼个東西

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蓋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寶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平物然余今窺其

用意之旨則是作者借此正為疑玉原非大現者也

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与宝玉

掛好又命他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

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確見人

細花自芳忙去僱了

一頂小轎來中人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襲人又抓菓子与茗烟又把些錢  
与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不是一直送宝玉至門前看着  
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白芳道湏  
等我同二爺到東牆里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感了花白芳所  
說有理忙將宝玉<sup>抱</sup>出轎來送上馬去宝玉笑說到難為你于是仍進後門  
來俱不在話下却說宝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頭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  
也<sup>兩</sup>起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碰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媽拄拐進來請安  
瞧了宝玉見宝玉不在家了頭<sup>們</sup>個只僱頑鬧十分看不過<sup>人</sup>人<sup>得過</sup>都看不過猶如金玉看  
自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sup>說得是原</sup>別的媽了  
們越不敢說你們了<sup>補明好室玉多不吃乳豈無伴</sup>從之<sup>那</sup>那宝玉是了秋八的灯台照見

人家照不見自家的

用俗語入妙

只知嫌人家賊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

不成體統了

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金玉

這些了顏們明知宝玉不講究這些三則李媽

已事告老解事出去的了

諷入微妙妙

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催頑並不理他

那李媽還只管問宝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辰睡覺等語可嘆了顏

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一頓討厭的老貨李媽又問道這盞碗裏是酥酪

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拿匙就吃

寫聲聲如響便是真聲如如

一個了頭道快別

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

過下無痕

回來又惹氣了

然應語雪楓露茶前案

你老人

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生氣

這等語聲口必是情更無幾

李媽听了又氣又愧便說

道我不信他這樣坏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

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还重難道他不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

長這店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店樣你們看襲

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里調理出來的毛了頭什麼阿物呢襲替委曲唐突襲卿然亦怨不得李媽

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了頭嘆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

家生氣宝玉還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听這声口必是麝月無疑

李媽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攪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

照應前文又用一羣屈來宝玉然李媽心中口中華肯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下至

少時宝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淌在床上不動嬌態已宝玉回問敢

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贏的誰知李老太上來了混輸了他氣的

睡去了宝玉嘆道你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

見襲人又問宝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一時換衣卸



粧宝玉命取酥酪来了环们回说李奶：吃了宝玉总要说话襲人便忙笑道原来是油的这个多谢費心前兒我吃的时候好吃：过了好肚子疼是吐了後好他吃了到好搁在这里到白遭塌了

身前文应失手碎鐘遙对通都襲人皆是如此一絲不錯

我只想風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鋪床

必如此方是宝玉听了信以為真方

把酥酪丢开取栗子来自向灯前檢剥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问襲人道

今兒那个穿红的是你什麼人

若是过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宝玉亦非石頭記矣

襲人道那是

我兩姨妹子宝玉听了讚嘆了兩声

这一讚嘆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语只此便抵过一大篇文字

襲人道嘆什麼

只一嘆字便引出花解語一回表

我知道你心里的緣故想是说他那里配

紅的

補出宝玉素喜紅色這是激語

宝玉笑道不是：那樣的配穿红的誰还敢穿

宝玉

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狠怎麼也得他在偕们家就好了

妙談妙意襲人冷笑

道我一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選在  
好的了頭線往你家來

執着宝玉並未說好二字襲人連補好二字最是勁節

宝玉听了忙

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偕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

免強如

說親戚就使不

得

更強

襲人道那也攸配不上

說的

宝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剥栗子襲人笑道

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們進來

就是了

他是故意激

宝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讚他好正

配生在這深堂大院里沒的我們這種濁物

妙後文又曰鬚眉濁物之稱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稱妙号

列生在這里

這皆疑玉意心中確寔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

得委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  
得庸俗卑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痴情種恰只有一聲兒可對今他人後加評論得未獲  
善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心膽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寔亦不能評出此

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現情榜評曰：宝玉情不情，代玉情，此二評自在評痴之上，亦屬圓圓不辭妙甚。

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也是教生慣養的呢。我姨爺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妝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噤了兩聲。  
宝玉心思另是一樣，余前評可見。正不自在，又听襲人嘆道：襲人亦嘆，自有只從我來這几

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宝玉听這話，內有文章，余亦如此不竟吃一驚。余亦吃驚，忙丟下票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

人道：我今兒听見我媽和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的呢。  
即余今日尤難為情，況當日。之。宝玉聽了這話，越發怔了，因問：為什麼要贖你？

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裏的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里，怎麼是個了局。  
說得極是。宝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是頭一句，教我用貴公子口氣，無理。

襲人道從來沒這道理便是朝廷官裡也有個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也沒有

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一駁更有理 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自然又

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第二層 叔祖每溺愛 襲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

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宝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補出過客必不放我出去之至

的說或多給我們家几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寔我也不過是個平常的

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几

年百忙中又補出湘雲來真是七零八碎如今又伏侍了你几年如今我們家來續正

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侍的你好不叫

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

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再一駁更精細是 宝玉听了這些話竟是有去

有理

的理無留的理自然心內越發急了原當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

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接你了急

勝故入于霸道無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

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借們家

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事好東西因為你喜歡加十倍

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戲影可以行得如今無故早空留下我於你又無

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太斷不肯行的三教不獨更有理目又補出貴府自家慈善寬厚

等事宝玉听了思忖半晌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定無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自然

襲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余亦如此見

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顧類修通活是宝玉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

刺我一個孤兒

可謂見首知尾活是金玉

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

又到無可奈何之時

原來

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

補前文

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

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刺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

娘餓死的理

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與前文之若差後又之時受大因小果自是又到十二版中之點發不

得不補傳之

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

可謂不幸中之幸

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且

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

出來再多掬澄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寔又不敢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權當

我死了再不必起

贖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

以上補在家今日之事與金玉同哭可針對

他母

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賣宅是

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賣了這是有的事呢

又央帶出賣府平憲施為

未與襲合中  
針對

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

伏下多少後且凡

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中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

又伏下多少後文先一句是傳中陪審此句是傳中本音

因此他母子兩個

也就死心不贖了

既如何得襲人又作前語以應宝玉不知何意且看後文

次後忽然宝玉去了

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

一件前事一句間文皆無警甚

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

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

一段情結

如今且說襲人自切

見宝玉性格異常

四字好所謂說不得好又說不得不好也

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中小兒之

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

只如此說更好所謂說不得聰明矣良說不

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

四字妙評

任

性恣情

四字更好亦不涉于愚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驕

最不善務正

這还是小兒

每欲功

不過一味任性耳

同病

時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原案如此今見他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不獨解語亦且有智

自己原不想票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落雪之茶等事可謂美而多智術之

人是以假以票子為由混過宝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了頭子們將票子拿

去吃了自己來推宝玉只見宝玉面正是無可奈何之時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

你果然為我自然不出去了宝玉見這話有文章宝玉不愚便說道你到說

我还要怎麼為你我自已也難說了二人素常情義襲人笑道俗們素日好處再

不用說但今日你要這為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事來你果然依

了我就是你真心為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宝玉忙笑道你

說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好親姐疊疊玉活見從紙上走一宝玉下來如聞其聲其笑



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

兩三百不成話却是金玉口中

只求你們同看者我守着

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死灰

脂硯齋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得出口此等不成話之至奇至妙之話諸公請如何解讀如何評論。所勸者正為此偏于功時一犯妙

甚死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

灰還有知識奇之不可甚言矣余則謂人尚無知識者多

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侯你們也管不得我，也催不得你

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里去就去了

是聰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余皆不知只覺悲感難言奇現愈妙

急的整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為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宝玉忙說道再

不說這話了整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還有

什麼整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

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誇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

宝玉又誇謗讀書人恨此時不能一見如何消謗

也教老尸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裏想着我家代，讀書口從有了

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經他心里有氣又愧樣了而且背前背後亂說那些混

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个名子叫作祿蠹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難忍世人謂之可杀余却最喜

又說只除明之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

纂出來的寶玉目中猶有明之德三字心中就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實乎人謂之瘋傻不肖

這些話怎麼怨得老爺不聽不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

說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又作是語說不得

畢竟然又是作者瞞人之處也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一件是婦女心

調脂弄粉二件若不如此亦非寶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忽又作此再不許吃人嘴上擦

的胭脂了此一句是聞所未聞之語宜乎其父母嚴責也為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

道都改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

任情的就是了

這已括不盡其所謂花解語者大矣不獨兄為兒女之分也

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

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這里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

笑道這我可還<sup>希</sup>罕的有那<sup>希</sup>福氣沒有那<sup>希</sup>道理總坐了也沒甚趣

調侃不淺然在襲人能作

是語實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

二人正說着只<sup>見</sup>秋紋走進來說快三更了該睡

花解語也

了方才老太、打發<sup>奴</sup>來問我答應睡了宝玉命取表來

照應前風姐之文

看時

果然針已插到更正

表則是表的偏法前形容自鳴鐘則是自鳴各盡其神妙

方從新盥

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寬身休發重頭疼目眼四肢

大熱先時還作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和衣淌在炕上

躺宝玉忙回

了賈母傳醫<sup>診</sup>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就好了開方去

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到服下去命他蓋上被渥汗宝玉自去後房中來看視下

又由地步 彼時代玉自在床上歇午了 環們皆出去自便 滿屋內靜悄 的室

玉揭起綉線軟簾 進入里間 只見代玉睡在那里 忙去勸推他道 好妹 了 總住

姐 又聞好妹 大約室玉一日之中 一時之內 此六 總吃了飯 又睡 竟將代

玉喚醒 若 是 別 部 書 中 寫 此 時 之 室 玉 一 進 來 便 生 不 執 之 心 突 爾 為 且 之 念 更 有 許 多 賊 形 鬼 狀

黛玉見是室玉 因說道 你且出去 睡 我前兒鬧了一夜 今兒還沒有歇 過來

補出接 渾身酸疼 室玉道 酸疼事小 睡出來的病大 我替你解悶 兒混過困去

就好了 室玉又和 黛玉只合着眼說道 我不困 只略歇 兒你且別處去 開會

子再來 室玉推他道 我往那去呢 見了別人就怪膩的 所謂只有一聲可對 亦

黛玉听了 嘆的一聲 笑道 你既要在這里 那邊去老 寔 的 坐着 偈們說話

兒 室玉道 我也歪着 代玉道 你就歪着 室玉道 沒有枕頭 綿繡 窗 秘 入 微 偈們

在一个枕頭上更妙漸通漸近所謂意綿也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个来枕

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子賊婆子的

代玉听了睜開眼睜眼起身起身笑道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妙語妙之至想

見其態請枕这一个說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

个来自己枕了二人对面倒下黛玉目看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

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来以手撫之細看想見其綿纏態度又道这又是誰的指甲

刮破了妙極補出素日宝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我刮的只怕是換剛替他

們淘漉胭脂膏子搽上了一点兒遙与後文半兒於怡紅院晚粧時對照說省便找手帕子要

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脉意之綿口内說道你又幹这

些事了又是功戒語幹也罷了一轉細極过方是聲響不比別人一味固執死切必定還要帶出幌子来

便是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奉舌討好兒補前文之未

之線脉吹到舅，耳際又有大家不干淨惹氣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又責其

不干淨則知賁母如何會孫責子還怒于眾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鬱難堪難禁手能加以管楚何能使大家不干淨我今偏大家

代憂代痛一齊托出

這此話可知昨夜情切之語亦屬行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

靈瀟水

令人醉魂酥骨

却像似溫極熱竟意不犯

宝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拉住要照籠着

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麼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里來

的代玉道連我也不知道

正是按語云人在氣中忘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續之曰美人忘香花則忘香此則代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

想必是櫃子里頭的香氣衣服上燠染的也未可知有理 宝玉搖頭道未必這

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此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自然 代玉冷笑道冷笑

文章

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此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

奇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

這輩兒一熟不錯

我有的是那些俗香

罷了。宝玉笑道：「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麼些，不給你个利害也不知道從今

更可不饒你了。」說着，番身起來，將兩支手呵了兩口。

活画

便伸向代玉，兩肢窩

內兩脇下，亂撓代玉。素性觸癢，不禁宝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

口里說：「宝玉，你再鬧我就惱了。」

和寬

宝玉住了手，笑問道：「你还說這些不

說了。」代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髮，画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奇問？」

玉見問，一時解不來。

一時原難解，終遇代卿一等正在此等處

因問什麼暖香？代玉點頭嘆笑道：

「畫香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

玉方听出來。

的星轉紀瑞然，這是阿釐一生命事，故每不禁自及之

宝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

說着，又去伸手，代玉忙笑道：「好奇，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

躺

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藏在面上圓个不住代玉奪了手道這可換去了  
了宝玉笑道去不能偕們廝文的湍着說話免說着後又倒下代玉也倒  
下用手帕子蓋上臉裏宝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先總代玉只不理宝

玉問他几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代玉只

不答宝玉只怕他驕出病來

原來只為此故不厭傍人嘲笑所以放蕩無忌處不將此二件耳

便哄他道

你們揚州衙門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代玉見他說的鄭重且又正言  
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宝玉見問便忍有笑順口講道

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黛玉笑道就是杜撰自來也沒聽見

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有呢你那里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  
代玉道你且說宝玉又講道



林子洞里原來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耗子亦能升座且議事自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何今之耗子猶穿壁鳴物其升座者置而不問哉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

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湏得剽此打劫此米方妙議的是這事宜乎為

鼠父乃拔金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原來能于此者便是前去打听一時小

耗回報各處察訪打听已畢惟有山下廟里米最多廟里原來最多老耗

問米有幾樣果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

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芋老耗听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金箭問誰

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金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

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剽了香玉一種日又拔金箭問誰去偷香玉芋只見

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玉芋老耗並眾耗見他這樣忍不諳

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

俐机謀深遠

几言暗為代玉作評

此去管比他們偷的还巧呢衆耗忙問如何比

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变也变成個香玉添在香玉

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見却暗了的用分身法搬運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

比直偷硬取的巧些

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妨此法不能妨矣可惜這樣才情這

衆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变法你先变個我們照小耗听了

笑道這個不难等我变來說單搖身說变竟变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

姐衆耗忙笑交錯了變錯了原說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來

余亦託变小姐現

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識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玉却不知藍課林老爺的小

姐終是真正香玉呢

前面有試才題詞頗故緊係此一為無稽話話前無則可此無則不可豈前係宝玉之懶為者此係宝玉不

得不為者世人排訪無從贊否不必

代玉听了羞身爬起来接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擗的宝玉連聲央告說好妹！饒我罷再不教了我因為開你眼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代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呢一語未了只見宝釵走來妙笑問誰說典故呢我也听！代玉忙讓坐笑道你瞧！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宝釵笑道原來是宝兄弟怨不得他！肚子裏的典故原多！妙說只是可惜一件轉凡談用典故之時他偏就忘了更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裏的芭蕉詩就說記得眼面前的到想不起來別人吟的那樣他急急的只出汗与前批汗二字針對不知此書何妙了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諧謔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代玉之說則偏兒越比則止而趣二人真是對手而不相犯

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代玉听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你一般

也遇見对子了可知一还一报不爽不錯的剛說達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  
嚷吵闹起来正是

情切：良霄花解語

意綿：靜日玉生香

十九回終

##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卷之

## 第廿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譴嬌音

話說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宝釵撞來諷刺宝玉元宵不知姊妹之典  
 三人正在房中互相<sup>談</sup>訕刺取笑那宝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  
 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云宝玉亦知醫理却只是在難做等人前方  
 露亦如後四評許多明理之語只在閑前現露  
 三分趣在兩村等經濟之前如痴如呆實令人可恨但兩村等親宝玉不是人物  
 豈知宝玉<sup>實</sup>親後善更不是人物故不与接談也宝玉之情痴真乎假乎看官  
 細幸而宝玉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倦放了心忽听他房中  
 嚷起來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和襲人叫呢那襲人  
 也罷了你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襲卿能使襲卿一讀愈見  
 後之為人矣現者諸公以

為如 何 寶玉忙要趕過來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吵纏是他老糊塗  
了到要讓他自己一步為是 寶釵如何  
現者思之 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媽、  
拉着拐棍在当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  
大模大樣的倘在炕上見我來也不理不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寶玉哄的  
寶玉不理我、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几兩臭銀子買來的毛了頭這屋里你就  
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這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襲  
人先只道李媽、不過為他、猶着生氣、不分辨說病了、不出汗、不臉有頭原沒  
看見你老人家等語後來只管听他說、不寶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  
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寶玉雖听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不得替襲人  
分辨病了吃藥等語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們李媽听了這話、不發氣起

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  
 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跟前去講  
 了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還有了頭們要我的  
 擔擔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代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說媽、你老人家  
 担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媽、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  
 苗雪出去与昨日酥酪等事撈、叨、說个不清可巧鳳姐正在上房寫完輸  
 贏賬听得後面一片聲嚷動便知是李媽、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正值他全免  
 輸了錢還怨了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媽、笑道好媽、別生氣大爺下老  
 太、係喜歡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別人高声你還要管他們呢難道你反不知  
 道規矩在這里嚷起來叫老太、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

里燒的滾熱的野荳雞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省走又叫豐兒替你李  
奶，拿省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姑，腳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  
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免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个沒臉強如受那  
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宝釵代玉隨首見鳳姐見這般都拍手笑道虧這一陣風來  
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宝玉點頭嘆道這又不知是那裏的賬只揀軟的排揎  
昨兒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說道誰又  
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首帶累別人襲人一  
面哭一面拉宝玉道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  
這還不發我受的還只是拉别人宝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  
悉氣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著他歪在傍邊劝他



只養着病別想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事生氣這屋裏  
 一刻還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麼樣纔好呢時常我  
 勸你別爲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爲我們那機他們都記在心里遇着坎兒  
 說的好說不好听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宝玉煩惱只  
 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難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宝玉見他總有汗意不肯  
 叫他起來自己便端着就枕每他吃了即令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  
 吃飯到底老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下的倘  
 一倘也好宝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倘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  
 飯賈母猶欲回那几个老管家姪子關脾解悶宝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  
 人瞌睡去自己已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窗綺窗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我死央

琥珀等要戲去了。獨見麝月<sub>麝</sub>月一個人在外間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sub>玉</sub>笑問道：你怎麼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些，還不勾你<sub>夠</sub>。輪的麝月<sub>道</sub>這都頑去了。這屋里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里上頭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媽<sub>婆</sub>子們<sub>子</sub>，老<sub>天</sub>拔地<sub>服</sub>，侍一天也談，叫他歇，小了頭子們也是依<sub>服</sub>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再這里看着。宝玉听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囊人，因笑道：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里，越發不用去了。偕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痛，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听見<sub>了</sub>，便道：就是這樣說，看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了走進來，所

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盃盞還沒吃到上頭了。」<sup>了</sup>白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篋一篋。」晴雯道：「我沒那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捧簾子出去了。」白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白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裏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也向鏡中摆手。白玉會意，忽所唸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sup>了</sup>借們到得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未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sup>道</sup>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經出去了。<sup>開</sup>

明上一段見女口舌却爲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白玉叙身也還有一人，豈不及襲人通判亦可微嫌小嫌等意，方不負寶釵之爲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哥哥，着麝月一語。」白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出嫁雖去，實未去也。罵晴雯之嫌忌亦爲下文跌扇扇口等文伏脈。却又輕抹去，正見此時却在初時，微露其嫌忌，見得人各秉天真之性，善惡不一，性體漸大，漸生心矣。但現者凡見晴雯諸人則惡之，何惡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愈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淫養則有何可令人憎愛？蓋惜哉！然後知寶釵襲人等行爲並非一味素樸古版，以女子自居，當嬌慣，乃前卷月下亦頗有或詢或妬，雖情態等說，不過一時取樂，罪嘆耳，非知一味妬才

族賢也足以高諸人百倍不然金玉何甘心受辱于二女夫子或者遲後文則則知矣故現書諸君子不必患暗室正欲感暗室金剛緣國中生色方是

這里宝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

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在夜間發了汗竟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

放了心因飯後是到薛姨媽這邊來閑雜彼時正月內李房中放年李園園中

忌針<sup>都</sup>都是閑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

賈環見了也要頑宝釵素習看他亦如宝玉並沒他意今兒听他要頑讓他上

來坐了一處頑一局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欢喜後來接連輸了

几盤便有些着急趕着這盤正談自己擲骰子若擲个七点便贏若擲个六点

亦<sup>亦</sup>該贏見擲三点就贏了因拿起骰子來恨命一擲一个作定了五那一个乱

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嬌態如此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

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聽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还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屈見寶釵說不敢則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唧噥說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敢在眼跟前見和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几个小了頭子們一搶他一嘆就罢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養的說着便哭了寶釵忙劝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况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奇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系兒不錯却不知

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省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  
生隙了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还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  
了更有個戲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戲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  
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寶釵等諸人  
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爲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  
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戲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  
固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  
忤慢只得要听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过尽其大槩的情理就罢了並不  
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爲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總  
讓他三分如今寶釵恐怕宝玉教訓他到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宝玉

道大正月里哭什麼這裏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到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到你守省這個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一會子難到算取樂頑了不成到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為是賈環听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那里墊了蹄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宝姐頑的驚見欺負我賴我的丢宝玉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抬攀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省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听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麼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天兒錯了只教導他說這些淡話作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現是主子不

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与你什麼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頑去賈环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唯的出来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环道你也是了沒氣性的时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你那姐、妹、哥、嫂、子頑就同那个頑你不听我的話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孤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几个不就这麼了樣見賈环見問只得諾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风姐道虧你还是爺輸了一二百多就这样回頭叫靈兒去取一吊糸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在這底下流孤媚子我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李里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不尊重恨的你哥、牙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來了喝命去罷賈环啞、的跟



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

一段大家子奴妻咬如見如聞正為下五鬼作引也余為

寶玉肯效鳳姐一點餘風亦可

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

娘來了

妙極九寶玉寶釵正開相遇時非代玉來即湘雲來是恐洩漏文章之精華也若不如則則寶玉久坐忘情必被寶卿見棄杜絕後文成其夫婦時無可談旧之

情有何趣味哉

寶玉听了招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省偕們兩個一齊走

瞧他去說省下了炕同寶玉一齊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

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廝見

寫相雲又筆法特犯不犯

正值林代玉在傍因問寶玉在那

里的寶玉便說在寶姐一家的代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里伴住不然

一齊就飛了來了寶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里一

趣

倘就說這話林代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

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

來問道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在那里和別人說笑  
一會子又來自已納悶林代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  
有個看着你自己作賤了身子呢林代玉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  
宝玉道何苦來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林代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  
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宝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还怕死呢  
到不如死了干淨林代玉忙道正是了要是怎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宝玉道我  
說我自己死了干淨別听錯了話賴人正說着室叙走來道史大妹等你呢  
說着便推室玉走了此時室叙尚未知他二人心性故來這裏林代玉越發氣  
悶只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的工夫室玉仍來了蓋室玉亦是心中只有代玉  
去以完室叙之情林代玉見了越發抽一噎一哭個不住室玉見了這樣知  
故少坐仍未也

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代玉先說  
 道你又來作什麼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罵又會說  
 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來死活憑我去罷了黛玉听了忙上來  
 悄一的說道你這麼个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疎先不偕後也不知道我難糊  
 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偕們是姑舅姊妹宝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  
 比你疎第二件你來偕們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係來的  
 豈有<sup>所</sup>為他疎你的林代玉啐道我難道為叫你疎他我成了个什麼人了  
 呢我為<sup>所</sup>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為的是心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  
 的心不成此二語不独現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亦不解皆随口說出耳若現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則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笑方不可記此二句不解錯謗宝林及

# 青欣

石頭作

林代玉听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再

不知道你自己逼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麼倒反

穿省見你一怕我一炮燥就脫了林代玉嘆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省吵吃的

真一奇絕妙文真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

寶玉嘆道何常不

一語仍歸兒女本傳却又輕一林去也

二人正說省只見湘雲走來嘆道二哥、林姐：你們

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林代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

話連个二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哥、愛哥、的回來赶圍棋兒又該你鬧

么愛三四五了寶玉笑道你李慣了他明兒連你还咬起來呢

可笑近之楚史中滿紙羞花開

月鶯啼燕語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處如太真之肥燕飛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別个不美矣今見咬舌二字加以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獨見陋且更李鞋俏嬌媚儼然一嬌態湘雲立于紙上掩卷合自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內然後將滿紙鶯啼燕語之字樣填糞窖可也

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个打趣一个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伏你代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宝姐的短处就美你是好的我美不如你他怎麼不及你呢林代玉听了冷笑道我当誰原來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省明兒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時刻你可听愛厄去阿弥陀佛那佛那佛現在我眼里說的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

此回文字重作鞋抹得力处是鳳姐拉李嬭去借环哥彈壓趙姨細致处宝釵為李嬭劝宝玉安慰环哥断喝鶯兒至急為难处是宝釵論心無可奈何处是就拿今日天氣比湘雲冷笑道我当誰原來是他冷眼最好看处是宝釵代玉看鳳姐拉李嬭云這一陣

風玉麝一節湘雲到室玉就走宝釵笑說等省湘雲大笑大說顰兒李咬  
舌湘雲念佛跑了

數節可使看官于紙上能耳聞目觀其音其形之文

# 石頭記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訴肺腑情迷活寶玉  
手足耽、小動唇舌  
情中情因情感妹、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村嫖、是信口開河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不肖種、大承笞撻  
錯裡錯以錯勸哥、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情哥、偏尋根究底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第三十四回 至四十四回  
脂硯齋凡四回評過

己卯冬月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  
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  
情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來宝玉見他哭了他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里竟的怎麼樣就教人勉強笑道好的覺怎麼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釐洞丸來襲人拉了他的手嗟道你這一開不大緊關幾步人來到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到開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待明兒你打發小子問王太医去弄點子藥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



好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罢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嗽襲人知宝玉心内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别人不如由他去罢因此只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宝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怎麼服怎麼敷宝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宝玉見宝釵淡々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宝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宝玉懶々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々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々的賈

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則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全人愛慕謝時刻增惆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這散花謝虽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選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到不覺得到是宝玉心中悶了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宝玉因嘆道蠢才、將來怎麼樣明兒你自已當家主事難道也是這在顧前不顧後的情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

打晃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沒見了大氣免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到不好宝玉听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乱战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就衣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赶過來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免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儿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几句话又見宝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罷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道

声道我劉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祟、幹的  
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里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个姑娘還沒掙上  
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里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起來想一想原  
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宝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也襲人忙拉了宝  
玉的手他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這大  
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里配和我說話  
呢襲人听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辯嘴呢是和二爺辯嘴呢要是心裡惱我  
你只和我說不犯着当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終  
也不過是爲了事進來劝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弄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  
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槍帶棒終久是个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

去說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為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說罷，宝玉道：「我何曾住過這個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的，當一件正佳事去，豈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頓，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宝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肯去，你又鬧些什麼？我住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净說着。」



定要回去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環見吵鬧都鴉  
 雀無聞的在外頭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  
 宝玉忙把襲人扶起来嘆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  
 麼樣纔好這了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省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宝玉流下  
 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  
 黛玉嘆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宝玉  
 和襲人喚的一嘆黛玉道二哥不告訴我什麼你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  
 着襲人的肩嘆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辯了嘴告訴妹替你  
 們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代  
 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呢

饒這處看還有人說閑話還擱的住你來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到也罷了林代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还说這些話林代玉將兩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作了兩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作和尚的遭數兒宝玉听了知道是他点前日的話自己一咲也就罷了一時代玉去後就有人说薛大爺請宝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几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榻上有人睡看宝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  
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宝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宝玉將他一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

慣破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  
 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談不談晴雯道性熱的拉扯  
 扯你什麼叫人來看見你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宝玉笑道你既知  
 道不配為什麼瞞着呢晴雯沒的話說的又嘆了說你不來便使得你來了就不  
 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宝玉笑道我總又  
 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偕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  
 望，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是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你什  
 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  
 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笑了几天我也沒那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

洗去今兒也涼快那會子洗了可也不用我<sup>再洗</sup>倒盥一盆水來你洗<sup>盆</sup>臉通<sup>吃</sup>頭  
纔剛兒央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們打發你呢<sup>吃</sup>寶玉  
道既這麼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sup>手</sup>來拿菓子來吃罷晴雯嘆道我慌  
張的狠連扇子還跌折了那里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還更了  
不得呢寶玉嘆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  
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  
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听那聲  
响就故意的<sup>砸</sup>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  
晴雯听了嘆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听了便嘆道

与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声撕了兩半接着嗤、又听几声宝玉在傍笑着說响的好再撕响此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此孽罢宝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里的扇子也奪了遞与晴雯、接了也撕了几半了二人都大咲麝月道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見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匣子搬了出來讓他儘力的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沒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咲着倚在床上海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罢寶玉咲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說有一面叫襲人、綽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了頭焦葱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宝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寶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了环媳婦走進

院來寶釵代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徑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  
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问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  
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作做什麼史湘雲笑  
道都是二孀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釵一旁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衣裳還  
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旧年三四月裡他在这里住有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  
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到像是宝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  
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灯穗子招下灰來迷  
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太總總笑了說到扮上男  
人好看了林代玉道這算什么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  
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繇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个新的大紅猩猩毡斗

蓬放在那里谁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个汗巾子攔腰繫上扣了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哄了宝釵哄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娘也哄了迎春哄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聖還是咕、呱、哄一陣說一陣也不知那里來的那些慌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賈母因問今兒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娘哄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宝玉哥、不在家麼宝釵哄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宝兄弟兩個人好惹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宝玉來了哄道雲妹來了怎麼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

夫人道这里老太太<sub>已</sub>终说这一个他又来提名道姓的了林代玉道你哥<sub>已</sub>得  
了好東西等着你呢史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宝玉笑道你信他呢几日不見越  
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sub>已</sub>好宝玉道多谢你记着湘雲道我给他帶了好東  
西來了说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个跏趺宝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  
兒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  
鬧眾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代玉笑道你們  
瞧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sub>的</sub>也就帶來豈不省  
事今兒<sub>已</sub>的<sub>已</sub>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你是糊塗  
人史湘雲笑道你才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  
東西就是使來的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的<sub>上</sub>們了若帶他



們的東西這得我先告訴來人這是那一个了頭的那是那一个了頭的那便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了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了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哥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一个死夾姐一个金釧兒姐一个平兒姐一个這到是四个人的難到小子們也記得這麽清白衆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還是這麽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宝玉听见了到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宝釵一笑由不得一笑了宝釵見宝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你的嫂

子們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們去罷。湘雲答應了將三個戒指兒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了頭跟着到了鳳姐那里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听了自去尋姑舅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個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和偈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偈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听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

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樓道這處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陰陽不成陰陽兩個字還只是個一字陽尽了就成陰陰尽了就成陽不是陰靜了又有陰生出來陽尽了又有陰生出來翠樓道這糊塗死了我什麼是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了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麼樣兒不過是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就是陽月就是陰翠樓听了笑道是了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佛呢美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了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佛別了的明白了翠樓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

唯到那些蚊子蛇蠅蜈蚣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阴阳不成湘雲道  
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个樹葉兒還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  
边背陰覆下的就是阴翠樓听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  
俗們這手里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阴呢湘雲道这边正面就是陽那  
反面就為阴翠樓又點頭笑了道還要拿几件東西因想不起什麼來猛  
低頭就看見湘雲宮幃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了難到也有  
阴阳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阳雌為阴牝為阴牡為阳怎麼沒有呢翠  
樓道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樓道這也罷了  
怎麼東西都有阴阳俗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  
好生走罢越問越問出好的來了翠樓笑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

道了不用難我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着湘雲  
 拿手帕子握着嘴呵、的咲起來翠縷道說是了就咲的這樣湘雲道狠是、  
 翠縷道人規矩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咲道你  
 狠懂得一面說一面剛到蓋被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晃、在  
 那里翠縷听了忙赶上拾在手里攥着咲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史湘  
 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咲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  
 得這是從那里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里沒見有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  
 瞧、翠縷將手一撒咲道請看湘雲本日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个金麒麟  
 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點、不語正自出神忽  
 見宝玉從那邊來了笑問道你兩個在這日頭低下作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

去了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偕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  
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  
情況一時進來歸坐宝玉因笑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帶着你呢說  
着一面在身上摸掏了半天呵呀了一声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  
麼東西宝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宝玉听了將  
手一拍說道这可丟了往那里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听了方知是他  
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几時又有了麒麟了宝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  
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  
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這是這個不是宝玉一見猶不得歡喜非常因說  
道不知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後數十回蒼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  
謂蛇灰線在千里之外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怀人詩一截讀之堪合此回故錄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盡却情多

情到無多得盡處

解到多情、盡處

月中無樹影無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回

訴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宝玉見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来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这个明兒倘或把印也丟了難到也就罷了不成  
 宝玉笑道到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这个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来与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听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红了臉吃茶不答襲人道这会子又害羞了你还记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暖閣住着晚上你同我说的話兒那会子不害羞这会子怎么又害羞了史湘雲笑道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里好後來我們太了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派了跟

二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还說呢先姐、長姐、短哄着找替你梳頭洗臉作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我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你不信你問、俵兒我在家時、刻、那一回不念你兒聲話未了忙的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又記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噎人到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們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给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给我的湘雲笑道我只當林姐、给你的原來是寶釵姐、给了你我天、在家

里想着這些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  
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  
寶玉道罷，不用題這個話史湘雲道題<sub>這</sub>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  
你的林妹，聽見又怪嗔我讚了寶姐，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  
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  
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們跟前  
說話見了你林妹，又不知怎麼了襲人道且別說話<sub>這</sub>還有一件事還要求你  
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隻鞋極了熱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  
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史湘雲笑道這又奇了你家放有這些巧人不美還有  
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

呢襲人嘆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里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因嘆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了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總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嘆道又來了，我是不怕就敢煩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兒我到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到也<sup>也</sup>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听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省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听見了，你还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宝玉忙嘆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嘆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个扇套子試看，好不好他就停拿出去給

這个照給那个看的不知怎么又惹惱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來他还叫<sup>赶</sup>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还怕他帶碌有了大夫又说好生靜養纔好誰还煩他做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吳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听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罢了回一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不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動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寶玉道罷、我也不

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並不愿同这些人往来湘雲笑道还是這个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談常會，這此為官做事的人們談，講，此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个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墜里攪些什麼宝玉听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我這里仔細聽了聽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面也是宝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常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身來走了這里宝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真，宝姑娘教人敬重自己起了一會子去了我到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有涵養心地寬大



誰知這一下反到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他得賠多少不是呢  
 黛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  
 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來林黛玉知  
 道史湘雲在這裡黛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有近日  
 黛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曰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死夾  
 或有風凰或玉環金珮或鮫帕鴛鴦條皆由小物而遂終身忽見黛玉亦  
 有麒麟便恐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  
 他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劉老老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事黛玉又說林  
 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這話不覺又  
 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个知己果然是

个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祇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尔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論你我有之則又何必来一宝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更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持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能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看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往那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推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宝玉便勉強笑道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笑道你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

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代玉忙向後退了几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作什麼這麼動手動  
 脚的宝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代玉道你死了  
 到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甚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  
 宝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我呢林代玉見問  
 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嘆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  
 了這有什麼的筋都盡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  
 他拭面上的汗宝玉聽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代玉听了怔了半天方  
 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宝玉嘆了一  
 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到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  
 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代玉道果然我不明白

放心不放心的話宝玉點頭嘆道好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病但几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代玉听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竟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宝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代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代玉只嘆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泪來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了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代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裡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宝玉站着只管發起歡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

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还站有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黛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見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丟了一身的病（連）裏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住）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總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這話嚇得魄銷魂散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里的話敢是中邪了邪還不快去黛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子來羞的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的抽身跑了這里襲人見他去了自思（原）才之言一定是因代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

醜禍正裁疑間忽有宝釵從那邊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邊兩個雀兒打架到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宝釵道宝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什麼的那去了我<sup>說</sup>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了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爷叫他出去宝釵听了忙道<sup>說</sup>噯哟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宝釵笑道這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里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倒是你說：罷宝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饒說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隻鞋明兒叫他做去宝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徃便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來看省雲丫頭的神情再風

里言風里語的听起来那雲了頭在家庭竟一点兒作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東西多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裏累的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紅了見都口里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省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說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總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能自便將就要勻淨的等明兒來住省再好生打罢如今听宝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里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宝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里作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

奶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个牛心左性的小爷憑省小的大的活計一緊不要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宝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作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信他！總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宝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作些如何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个老婆子忙走來說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姑娘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吓了一跳忙問那个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两个金釧兒呢就是太！屋裡的前兒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里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繞到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里打水見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們家還只管乱省要救活那里中用了宝釵道這



也奇了襲人听说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道安慰這裏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中只見鴉雀無聞独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泪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向你從那里來寶釵道從園里來王夫人道你從園里來可見你宝兄弟宝釵道僥倖看見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宝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坏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几下擲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谁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宝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故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

前貪愁頓失了脚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性，豈有這樣大氣的理？雖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娘也不勞念，于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昆子原要還把你妹儿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儿作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儿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给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為這廝樣我現叫裁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几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虽然是个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

口里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到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到你不忘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來，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宝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淚。王夫人正才說他因寶釵來了，都掩了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察言觀色，早知禿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再看下回便知。

# 第三十二回評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几件簪環當面賣與<sub>他</sub>又分付請几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宝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賄氣自尽心中早又五內摧傷進來被王夫人数落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宝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走有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兒撞了个滿懷只听那人喝一聲站住宝玉吓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

喪氣<sup>咳</sup>。這些什麼方纔兩村來了要見你。你那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  
一點慷慨揮灑談吐。仍是歲<sup>歲</sup>。我看你臉上一團思<sup>愁</sup>。愁悶氣色。這會  
子又嘆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宝玉素  
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  
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貼着  
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到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  
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听了心下疑惑。暗  
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為何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  
走出來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史  
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

王爺面上最煩老夫人作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尽賈政  
 听了這話抓不住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請問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  
 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又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  
 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里有一小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在府里如今竟三五  
 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個人  
 倒有八個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下官輩听了尊  
 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  
 百个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随机應達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  
 少不得此人故以此求老夫人轉令轉令即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  
 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听了這話

又驚又氣即命喚宝玉來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趕來時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個字不知為何物豈更又加引逗二字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宝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裡宝玉听了這話不覺<sup>裏</sup>轉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机密



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  
 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到不瞞得了听  
 得說他如今在東郊商城二十里有什麼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畝田地  
 几間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長府官听了嘆道這樣說一定是在  
 那里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辭  
 了賈政此時氣的眼瞪口呆一面送那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宝玉不許動  
 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才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几个小廝一  
 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啼的骨軟筋酥忙  
 低頭貼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里往  
 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命叫跟上孝的人來賈環見他父亲盛怒便乘机

說道方才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个了頭我  
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才趕着跑了過來  
賈政听了驚疑問道好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  
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  
奪之權致使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  
快叫賈璉賴大媽來小廝們答應了一声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往  
賈政袍襟貼膝下道父亲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里的人別人一点也不知  
道我听见我母亲說到这里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意將眼睜着衆  
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  
宝玉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有太太的了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

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个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宝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把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与他与宝玉過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煩惱鬚毛剃去尋个干净去盡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这个形景便知又是為宝玉了一个，都是啖指咬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聲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網上把各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在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宝玉那宝玉所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里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所上乾轉怎得个人來往裡頭去稍信偏生沒个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里正盼望時只見一个老嫗出來

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  
要緊。宝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曾聽見  
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見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  
怕什麼宝玉見是令聲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  
子道有什麼不了事的老早的完了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  
怎麼不了有事的宝玉急的躁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  
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賁贈  
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命堵起嘴來自實打死小廝  
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政  
猶嫌打輕了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來咬自己恨命盡了三四十下衆

門客見打的不穩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里肯听說道你們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還不劝不成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趕往書房中來慌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

平日教訓

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索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効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裡得個依靠未喪母者來痛哭說畢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听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至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脈互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声大哭起來苦命的兒吓回哭出苦命兒來忽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

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眉  
 賈珠的名字別人还可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見那淚珠更似  
 滾瓜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听了环來說老太太來了了一句話來了只  
 听窗外頭<sup>頭</sup>鬼<sup>鬼</sup>的<sup>的</sup>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  
 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了頭<sup>頭</sup>喘氣的<sup>喘氣</sup>的<sup>的</sup>走來賈政上前躬  
 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談叫了兒子進  
 去吩咐賈母听说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勸<sup>說</sup>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话  
 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沒養了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听这话不像忙  
 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  
 何禁得起賈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死

手的板子難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訓兒子是先宗耀祖當初你父亲  
是怎样教訓你来说省也不竟滚下淚来賈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傷感  
皆是做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想來如此你也不必和我  
賭氣你的兒子自然無事打戲打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  
解悶你大家干淨說省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  
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  
紀小你疼他將來長大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到不  
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听说忙叩頭哭道母亲如此說賈政無  
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来只是我們回去了  
你心里干淨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点行李車轎回去賈



直挺挺跪著

政苦，哭哭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著。宝玉忙進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

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著哭，哭不了。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勸了一會

方漸止住。早有丫環媳婦等上來要換宝玉。凤姐便罵道：「糊塗東西，

也不睜開眼瞧瞧，打的這廝什麼樣兒，還要挽着走，还不快進去，把那藤屜

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聽說，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宝玉抬

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道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

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王夫人見一聲

肉一聲，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

會子你倘或有了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又不爭氣的兒

賈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

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

你不出去還在這里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終去不成  
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王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  
这里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  
打扇自己揮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  
方纔好端的為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个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  
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听原故却是為琪官同金釧姐的  
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  
習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  
的事是<sup>大約</sup>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老爺的人說的襲人听了這兩件事都对景  
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宝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

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一撥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宝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徑心扶侍問他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宝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  
 到這步田地宝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此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  
 你瞧打壞了那里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宝玉裏動一  
 動便咬着牙叫喚的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熱褪了下來襲人看時  
 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濶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  
 的娘怎麼下<sup>這</sup>般的這麼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  
 筋骨倘或打出个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王說有只听了環們說宝姑娘

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衾紗被替宝玉蓋了只見宝  
釵手里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  
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會子可好此宝玉  
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宝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  
好些便點頭嘆道早听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心疼就是我  
們看有心里也疼別說了半句又忙厥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  
下頭来宝玉听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近大有深意忽見他厥住不往下說紅  
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  
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几下打他們  
一了就有這些怜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時竟

這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知此一生事業依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想着只听宝釵向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來宝玉原來还不知道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便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裁猜度宝釵听说便知宝道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拘攔襲人因心中暗想道打的这个形像疼还顧不过来还是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欢喜了也不能吃这样虧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素日婆心縱欲毫無防犯犯的那種心性當日

為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回嘆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德生氣就是找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宝兄弟來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妨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兒見過宝兄弟這樣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我那哥、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麼口里就說什麼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宝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怨宝叙沒意思听宝叙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宝玉又听宝叙这番話一半是堂黃正大一半是去己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話時只見宝叙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趕着



送出院外說姑娘到黃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  
 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要麼什麼吃的藥的懶懶的待我病去罷了不必驚動老太太  
 眾人倘或吹到老爺耳縣里雖然彼時不怎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  
 說着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着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  
 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寶玉默然的點倘在床上無奈脉  
 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災暑展轉時禁不住嗷啣之聲那  
 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三兩個丫頭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  
 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眾人听了也都退出這里寶玉昏  
 然只見蔣玉蓮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  
 哭泣為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竟有人推他恍恍惚

聽听得有人悲戚之声。宝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宝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就倒下。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兩盞<sup>篇</sup>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与老爺听其實，是假的。你不可<sup>誰</sup>真。此時林黛玉並不是噯喲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sup>噎</sup>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宝玉听说，便長嘆一聲，說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自潛來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來了，來了林代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里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的，怎灰怕起他來？林代玉急的躁腳悄，的說道：你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取笑開心呢。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代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著薛姨娘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常往來的，聽見宝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的嘆道：嬌婦們來遲了一步。二爷終睡着了，說着，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里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几个媳婦子都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爷醒了，你替我

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叫一個跟二爷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檀雲秋紋等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迭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會叫丫頭來也罷了你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了連陪笑回道二爷終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爷了太：請放心恐怕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所不明白到就候了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他這會子疼的怎樣襲人道宝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爷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尚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嘆

乾渴要吃酸毒湯梅我想自酸毒是今收斂的東西使到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今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來可怎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酒子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緊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啣你取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點子的我怕他胡遭遇踢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今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自就喚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几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了也白遭遇連踢等不穀再要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一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爲黃箋上寫自木樨清露那一個寫

尊

省玫瑰清露襲人嘆道好金貴東西這麼个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鴉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別遺漏過了襲人答應省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貼省我想起一句話來问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宝玉今兒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襲人）句了你要聽見告訴我聽我也不吵出來教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聽見這話為（不）二爺霸占省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个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个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大胆在太（前）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噤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別）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

爺也須得<sup>得</sup>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  
 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  
 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  
 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到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sup>了</sup>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將<sup>快</sup>  
 五十歲的人通共刺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  
 了他倘或再有了好多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到不了  
 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捫着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被時他  
 好過後兒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總罷<sup>改</sup>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  
 着由不得滾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  
 又道二爺是太、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了

平安也算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到不好了。今兒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着有一件事每要來面太太討太了主意只是我怕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內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听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好所以將你合老姨娘一夥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么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衆人道我也沒甚麼別的話我只想着討太了示下怎麼變了法兒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



問道宝玉難到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宝姑娘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里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口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沒事叫人嘍出一聲不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声名品

行豈不完了二則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防  
避的為是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  
若不回明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打  
知道罷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內  
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嘆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心胸想的這樣週全  
我何曾又不想到這里只是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先這一番話提醒了  
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了声名體面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  
去罷我自的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  
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答應  
着去了回來正值宝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喜不自禁即

命調來嘗試果然香妙非常回心下記星着代玉滿心里要打發人去只是怕

襲人便送

殺

一法先便襲人往寶釵那里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

來

前文晴雯被薛原  
有把柄所恃也

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一他做什么呢他要向我只

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么去呢到底說白話見也像一件事寶玉  
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  
去了怎麼搭起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搭与晴  
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  
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  
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  
帕子見他進來忙擺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越黑並未点灯代

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代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  
送手帕子表給姑娘代玉听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  
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不用  
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代玉听见越發悶住歡是  
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听了只得放下  
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这里林代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  
覺神魂馳蕩宝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番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  
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的送兩塊舊帕子來若不  
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嘆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又  
可惧我自己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

炙起代玉由不得餘意綿纏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  
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旧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空垂  
尺幅絞鮑芳解贈

暗洒閑拋却為誰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  
枕上袖邊難拂拭

鎮日無心鎮日閑  
任他点，与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窗前亦有千竿竹

湘江旧跡已模糊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揭起錦袱  
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sup>此</sup>一時方上床睡去<sup>也</sup>拿  
省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  
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sup>天</sup>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  
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sup>藏</sup>薛蟠唆調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  
听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  
心<sup>並未</sup>寬度一半<sup>大原都是至精至確實</sup>據實竟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这个名字  
其實這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sup>一口咬死</sup>是他有口難分<sup>訴</sup>這日正從外  
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这里說了几句閑話因問听见寶  
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这个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省牙

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  
 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还粧憨呢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  
 薛蟠道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都知道是你  
 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且別叫喊消停停的就有一  
 个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  
 情也過去了不必較証到把小事兒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  
 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下一處大家胡性你是不妨頭的人過  
 後兒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也都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  
 說別人我先就疑惑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  
 尾的事又見寶釵勸他不要性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

的早已急的乱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眾人誰這樣賊編派我、把那囚  
攘的身敲了幾遍分明是為打了宝玉沒的獻勤兒拿我來作幌子  
難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几天那一回為他不好  
姨爹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越大哥治的  
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  
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闌來就  
跑慌的薛姨媽一把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  
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的賴我將來宝玉  
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宝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耐些  
兒罷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媽你还反鬧的這樣別說是媽便



是傍人來勸你也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  
 話都是你說的宝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情形薛蟠道  
 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  
 別說多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我們見過十來次的他並  
 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見他<sup>後</sup>了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  
 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為  
 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  
 只為一丁宝玉鬧的這樣天翻地覆的宝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  
 起來到說別人鬧薛蟠見宝釵說的話句有理難以駁<sup>正</sup>政比母親的話反  
 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sup>的</sup>話了也因正在

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  
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正配你由了心見宝玉有那撈什  
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宝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  
哭道媽：你听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  
賭氣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這里薛姨媽氣的亂战一面又劝宝釵道  
你素日知那孽障說話沒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是宝釵滿心委屈  
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到房裡  
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乱整理上便出來瞧母親可  
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宝釵因說家去口里說著  
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只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

可比便在後面嘆道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  
不好棒瘡不知薛宝釵如何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

第三十四回評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起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並不回頭一送去了。這里林黛玉還自立于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坐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散的散尽了。只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總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攜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那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來了。

奴婢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省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  
又泪珠滿面少頃只見宝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  
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  
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虽然是五月里天  
氣熱到底也該還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  
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鵲  
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  
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双文  
誠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嫡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嫡母  
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

只官走不妨廊上的鸚哥見林代玉來了嘆的一聲撲了下來到嚇了一跳因  
 說道作死的又搗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  
 娘來了代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  
 似林代玉素日吁嘆音韻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  
 春尽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尽紅顏老花落人亡而不知代玉鶖鵲  
 听了都笑起來鶖鵲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代玉便命  
 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窓外的鈎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窓內坐了吃畢  
 藥只見窓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代玉無可釋悶便隔  
 着紗窗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  
 說薛宝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在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

跑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爹我指望那一個末薛蟠在外所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末家末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兩個都是楚着法兒叫我們离了你就心淨了薛蟠听说連忙笑道妹、這話從那里說起來的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沒來不是這樣多心說金話的人薛姨媽



世又接着道你只會聽見你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聽的  
 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  
 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鬧飯如何宝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  
 有這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飯妹，聽見了只管  
 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人娘兒兩今天，操孫心媽為  
 我生氣還有可怨若只管叫妹，為我孫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  
 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反教娘生氣妹，煩惱真連个畜生也不如了口裡  
 談眼睛裡禁不起也滾下泪來薛姨媽本不哭了听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宝  
 釵勉強笑道你鬧勾了這會子又拉着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泪笑道  
 我何曾招媽哭來罷，丟下這个別提了叫香菱來到茶妹，吃宝釵道我

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道去了薛蟠道妹的項圈我瞧了只怕該炸  
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如今也該添  
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  
穿遍了又作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  
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瞧黛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裡外迴廊上許多  
嫗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这里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淌  
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此寶玉忙欲欠身口里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  
動姨娘姐我禁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以管告訴我室  
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  
送來的室玉笑道也到不想什麼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

的湯還好些鳳姐一傍笑道：「口味道不美，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的想這  
 个吃了賈母便一疊聲的叫人作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  
 模子誰收着呢？」回頭叫个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  
 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姐兒所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  
 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  
 銀器皿的送了來。薛姨媽先接過來。照時原來是个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  
 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  
 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  
 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這個也  
 不認得。這是作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瞞得，這是

舊年餽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  
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麼想  
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几隻雞隻另外添了東  
西做出十来碗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  
西家常不大作作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作作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  
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止止個俊兒賈母听了笑  
道猴兒把你東的拿着官中的錢你作作人說的大家哄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  
相干这个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裡只管好生添  
補着作了在我的賬上未領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寶釵一旁嘆道我來了這  
麼几年留神看起來鳳丫頭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

道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sup>姐</sup>這座大年紀比他还不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怜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兒嘴裏怎麼怨得人疼他宝玉笑道若這座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裏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sup>話</sup>好宝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兒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兒和林姐兒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省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丫頭兒算起都不如宝玉了頭薛姨媽聽說忙咲這話老太太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里和我說宝玉頭好這倒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代玉的不

想反讚起宝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釵一笑宝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回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自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借們吃薛姨媽嘆道老太太也會湊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笑道姑媽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咲起來宝玉在房里也掌不住笑了襲人咲道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襲人咲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咲道可是又忘了起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說煩他鶯兒來打上那幾根絡子宝玉咲道虧你

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几根絲子可  
 得閒見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見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所  
 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來替你  
 兄弟作几根你要人使，我那里鬧着的了頭多呢，你喜欢誰只管叫了來使喚  
 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  
 是鬧着淘氣。」大家說着，從前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指鳳  
 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  
 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了頭忙先去鋪設坐  
 位。那時薛姨媽推病，只有周姨媽與衆婆娘了頭們忙著打簾子，靠背鋪褥  
 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

王夫人親捧了茶<sup>來</sup>奉與賈母李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  
袖婢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分付  
鳳姐兒道老太<sup>太</sup>的飯在這里放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  
母那邊坐<sup>告</sup>訴那邊的婆娘忙往外傳了了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  
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代玉  
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  
棒子鳳姐兒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媽不用讓還  
听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哄着應了于是  
鳳姐放了四<sup>箇</sup>上面兩双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  
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于淨傢伙來替宝玉揀菜少頃荷



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邊裡便命玉釧與宝玉送去从  
 姐道他一个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喜兒都來了宝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  
 便向鶯兒道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絲子你們两个一同去罢鶯兒答應同着玉  
 釧兒出來鶯兒道这麼遠恁热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說有使命一个婆子來將湯飯等類物放在一个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两个  
 却空着手兒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宝玉房  
 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宝玉頑笑呢見他两个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  
 两个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机子上坐  
 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个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宝玉見鶯兒來了  
 却到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金釧兒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

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  
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  
月等預備了碗筷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親身子好玉  
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竟沒趣半日  
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如太們寶玉見  
他还是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轉他又見人  
多不好下氣的目兒便盡方法將人却支出去然後又賠笑問長問短那玉釧  
兒先推不欲理他管見寶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麼喪禮還是溫存和氣自己  
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你把那湯拿了  
來我嚐一玉釧兒道我送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

你喂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  
 我只管耽候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了我。忍了疼下去取來。  
 說着更要下床來。掙起來。禁不住。噯。噯。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  
 說道。滿下罷。那世里造了業的。這會子現世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一  
 面。說一面。啞的一聲。又哭了。端過湯來。宝玉笑道。好姐兒。你要生氣。只管在這  
 里坐。罷。見了老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  
 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宝玉。喝了兩口湯。宝  
 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宝玉道。  
 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真賭氣。嚐了一嚐。宝玉  
 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听说。方解過意。來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

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傳二爺家的兩個姑娘來請安。來見二爺。宝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姑娘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年來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來走動。宝玉素習厭惡男男女女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運兩個婆子過來。其中原來有個原故。只因那宝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觀。然遐思遠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滾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要與豪門貴族結姻。不肯輕易許人。所以就候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

許人多余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劣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傳試與貴家親  
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  
見道來只問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見生人來也不和宝玉厮鬧了手  
裡端着湯只顧听话宝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伸手去要湯兩個  
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兒  
到不曾燙着嚇了一跳忙笑了這是怎麼說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宝玉自  
已燙了手到不覺的却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  
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宝玉听说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  
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  
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

論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宝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獸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个獸子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談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難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月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嚕嚕的且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的爱惜東西連个線頭兒都好的連榻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两个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拜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宝玉之此一論描寫不尽宝玉之不肯非此一鄙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醜宝玉乎是讚宝玉乎試問觀者是喜宝玉乎是惡宝玉乎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便携了鶯兒過來問宝玉打什麼格子宝玉笑向鶯兒

道才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雜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宝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几个黑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姐！你闲着也沒事都替我打了黑襲人笑道那里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两个黑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的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湏是黑絡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什麼的佳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笑道這才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蔥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宝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蔥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宝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

花樣是什麼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意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宝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里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里說起正纔快吃了來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丫丫頭听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几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宝玉笑道這个名姓到对了果然是一个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宝玉道宝姐！也美疼你了明兒宝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抵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丫呢鶯兒笑道你还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



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sup>其</sup>次。宝玉見鶯兒<sup>腔</sup>狡態<sup>腔</sup>婉轉語笑如痴早  
 不勝其情了。那<sup>幾</sup>提起宝釵來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細、告訴我。鶯  
 兒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宝玉笑道這个自然的正說着只听  
 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宝釵來了。宝玉  
 忙讓坐。宝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sup>纔</sup>打了半  
 截。宝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个綽子把玉綽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宝  
 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麼顏色才好。宝釵道  
 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了  
 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綽子這才好看。宝  
 玉听说喜之不盡。一疊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

訴宝玉道今兒奇怪才到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宝玉笑道必定是  
今兒菜蔬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叫我過  
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宝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笑  
道從來沒有的事到叫我不好意思的宝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  
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教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听了話內有因素知宝釵不是  
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將菜與  
宝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  
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宝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里宝玉正看自打  
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  
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心太、着實記掛着兒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

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罢一面叫他两个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sup>纔拿來的</sup>那果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听代玉在院內說話宝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地  
步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宝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有宴將養几个月才<sup>纔</sup>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嬭襲人等來將此話說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歲冠礼服賀弔往还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

玩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都隨他的便了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費母王夫人處走就回來了却每甘心為諸了杯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宝釵筆有時見机導劝反生起氣來只說好的一个清淨潔白女兒也李的弔名沽譽入了國賊祿兒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绣閣中亦染此風真有負天地鍾靈毓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别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疵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緊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代玉間言少述如今且說王凤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几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向平兒道這幾家人不



大官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姐兒連這個都想不到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个月一兩良辰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兩良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听了嘆道是了，，到你提醒了我看這些人也太不憐錢也賺錢了苦事情又後悔不着弄个丫頭擔塞着身子也就罷了又還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弄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銀管還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剩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姐兒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了

頭好就分付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數使就罢了竟可以免了罢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还有两个呢太太到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兩银子也有隔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罢这个分例只管開了来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银子給他妹妹王釗見罢他姐伏侍了我一場没个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也不爲過於了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王釗見笑道大喜王釗見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壞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怪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搬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

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停的丫頭  
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这也報怨不着我  
到樂得給他呢他們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過是接手免  
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他們說  
只有这个項數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  
先時在外頭閑那个月不打飢荒何曾順、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所說  
也就罢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裡几个一兩的鳳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  
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  
是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嘆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宝兄弟使他  
這一兩銀子还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裁

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已裁他的。若不裁他的，湏得環兄弟屋里也添上一個才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錢一吊，住蕙芳八個小了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听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听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才要哄忙，又忍住，「听王夫人」<sup>下</sup>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好了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sup>的數兒</sup>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

了。唉，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這分，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泪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熱，故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寶玉四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の然彼の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愧，寶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泪也。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教得他長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得此批。鳳姐道：既這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了頭，總有放縱的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談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到至廊簷上。

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嘆道奶！今兒回什  
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熬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几挽顯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爰  
道這里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  
話太！把二百年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已後到  
要幹我樣剋毒事了怨給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  
好死的下作東西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  
了頭的錢就報怨了他們也不想一想是奴自己也配使兩三個了頭一面罵一  
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等這里吃畢西瓜又  
說了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  
榭去黛玉回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

欲尋宝玉說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來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窟高在芭蕉  
 下都睡着了宝釵便順着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  
 了頭們睡寔轉過十錦榻子來至宝玉的房內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  
 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塵宝釵替送着前來悄的嘆道你也過  
 於小心了這个屋裡那里還有蠅蚊子還拿繩帶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  
 頭見是宝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的嘆道姑娘進來了我到也不防啼了一跳姑娘  
 不知道雖然沒有蠅蚊子谁知有一種小虫子沒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  
 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蟥咬的宝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  
 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  
 說着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个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

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暖煦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  
費這店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个襲人笑道他原是  
不帶<sup>的</sup>貯以持<sup>的</sup>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騰亮都不留神  
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蓋不嚴<sup>兒</sup>也就<sup>不</sup>對<sup>了</sup>你說这一个就用了工夫還  
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个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  
夫大了脖子<sup>低</sup>的恆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sup>走</sup>就來說着  
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轉身剛<sup>的</sup>也坐在襲人方<sup>坐</sup>坐的貯  
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回遇見  
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sup>的</sup>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廊  
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紗窗往里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



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旁，作針線，倚邊放着蠅帚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景況，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既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偕們那裡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個花釵，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听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過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瞧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左不過」

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緊經說的宝釵笑道今日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宝釵嘆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宝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里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与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越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宝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宝玉喜不自禁又向他嘆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奇得要贖你又說在這里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了那麼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呢我嗚呼妙不妙男果係明女子嗚呼從今已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听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沒此已後我是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宝玉笑

道就便笑我不好你回了太二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百歲福壽要死這一口氣沒了也不在听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宝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听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宝玉素喜談者向之先向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宝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獠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獠一

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  
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疎謀少畧他自己無能  
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託在心裡  
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弄死這難  
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  
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  
造化該死于時的如今起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殺你們哭我的眼泪流成大  
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  
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托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  
那宝玉方合眼睡著至次日也就丟廟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

# 縣

牡丹亭曲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目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宝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宝玉來了都笑讓坐宝玉因問齡官獨在那裡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裏呢宝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宝玉素習與别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身傍坐下又倍筵與他起來唱裏晴熱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就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宝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蔷薇花下劃番字的那一个又見如此景況沒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宝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宝玉便說了遂出來宝官便說道只等一等番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宝

玉听了心下纳闷因問蕞哥兒那去了理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还是齡官要什  
麼他去變弄去了宝玉听了已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蕞送外頭來了手裡  
提著个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台並一个雀兒興頭興往里走找齡官見了  
宝玉只得站住宝玉問他是了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台賈蕞笑道是个玉頂  
金頭宝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蕞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宝玉坐自己  
往齡官房裡來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只  
見賈蕞進去笑道你起來瞧這个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蕞道買了雀  
兒你頑省得天天間的無个閒心我先頑子你看說着便拿些較子哄的那  
个雀兒果然在戲台上乱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  
了兩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蕞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们家把好了

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里學這牢什子還不美你這會子又弄了雀兒來  
 也偏生幹這牢你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買醬听了  
 不覺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  
 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放了生兒你的灾病說着果然將  
 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兒  
 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牢旁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两口血來太不說替我叫  
 大夫來細問你且弄這牢來取笑偏生我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說着  
 又哭起來賣醬忙道昨兒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兒  
 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  
 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賣醬听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宝玉

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才領會了割藩深意自己站不住他袖身走了賣  
藩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宝玉一心裁  
奪盤算痴了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代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呢宝玉一進  
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怕道老爺說我異言類姦則  
昨夜說你們的眼泪單英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  
得眼泪罷了襲人昨夜<sup>只道</sup>不過是此煩話已經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來便笑  
道你可真有些痴了宝玉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  
一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且  
說林代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  
因向他說道我係在舅母跟前的明兒是薛姑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



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滿或滿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裏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里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宝玉未說話，代玉便先笑道：「你看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談去走。」宝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宝玉听了，忙說：「不談我怎麼睡着了？」襲人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整，走來，辭說：「家里打發人來接他。」宝玉林代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宝釵趕

來愈覺難捨難捨還是定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  
去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宝玉還要往外送每遠此時就忘却晨父可知前云為你們死也情愿不假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的囑道便  
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著打發人接我去宝玉連答應了眼看著  
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玄覺滿口生香  
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興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纔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又  
札總不相放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釋不離閑人數  
語數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卅七回

秋蕪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点了學差擇子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過宗詞及賈母起身備  
 寶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却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寶  
 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  
 只見翠墨進來手里拿着一幅花箋送與他宝玉回道可是我忘了才说要照  
 三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过  
 是涼着一点兒宝玉听说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姊探謹奉

二兄文凡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徘徊  
于桐檻之下未妨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惠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問  
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處偏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  
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  
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堅詞塲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與遂成千  
古之佳談雖不才亦叨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  
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蓋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  
之雄金懷余脂粉若蒙掉雪而來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是三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  
面就走翠墨眼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

拿着一個字帖來見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甚哥兒請安在後門只  
 等着我我送來的宝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甚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  
 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直歌噴飯真好新鮮文字並認得許多  
 名園前日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  
 男是親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便留下賞玩曰天氣暑熱恐園中姑  
 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甚跪書宝玉看了笑道獨他來  
 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  
 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

宝钗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却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將諸葩請來省却多少闲文不然必云如何請如何來則必至有犯宝玉終成重複之文矣眾人見他進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笑俗偶然起个念頭寫了几个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个社的代玉說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必得如此。若也如宝玉說與頭方是妙文。既則不是代玉矣宝玉道這是一件正緊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你管說出來大家平章。這是正緊大事更妙的是宝姐也出个主意林妹也說个話兒宝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妙宝釵自有主見真不誣也一語來了李纨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荐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詩瞎乱批什麼回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來看他又是



分叙單傳

代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偕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

之法也

字樣改了才不俗看他寫代玉真可人也

李執道極是何不大家起个別號彼此称呼則

雅永起詩社先起別號

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最妙一个花樣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

居士薛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廳不恰且又瘰癧瘰癧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

梧桐蕉起个到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罢眾人都道别致

有趣代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頓了脯子吃酒眾人不解代玉笑道古人曾

云蕉葉覆鹿地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來眾人听了都咲

起來探春因咲道你別忙中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極当的美号了又

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

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

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妙趣極野謂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看目一讀便勾出一笑号来何等妙文哉另一花樣李統笑道我贊薛大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忙問是什麼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他二人問試思近日諸豪宴集雅語偉辯之時座上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揀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談然偏好問亦真可厭之事也李統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了不知你們如何探春道這个封號極好宝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个必有宝釵笑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很真恰當形李統道你还是問宝釵笑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很真恰當形李統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絳洞花主就好妙極又点前文通都中送頭至末前文已過者恐然或先伏一線皆去之冷落使人忘懷得便一点未表者恐未之突行文之妙訣也白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報言如聞不知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妙若只管挨次一个一个乱起則成何文字另一花樣宝釵道还得我送你个号里有最俗的一个號却

於你取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貴又难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  
 魚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多了宝玉笑道当不起、到是随你们混叫  
 去罢李纨道二姑娘三姑娘起个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会诗白起个號作  
 什麼假斯文守錢虜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淡是宝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  
 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香榭就完了李纨道就是这样好但序  
 齒找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官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  
 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頂頂讓出我們三个人去我們三个各分一件事探春  
 笑道已有了號还只管這樣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个罚约俚好  
 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诗  
 这些诗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个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于是推我

作社長我一个社長自然不該必要再請兩位副社掌就請菱洲藕榭位李  
究來一位出題限韵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个不作若遇見容  
易些的題目韵脚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  
若不依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  
话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  
只得依了回笑道这话也罢了只是自想好笑好的我起了个主意及叫你  
們三个來管起我來了宝玉道既這樣惜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  
今日不过商議了等我再請宝釵道也要議定几日一会纔好探春道若只  
管会的多又沒趣了月之中只可兩三次俟好宝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  
罷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重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  
 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湏得先作个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典李執道既  
 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去  
 題菱洲限韵稿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韵竟是拈阄公  
 道李執道方才我来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来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  
 咏起他来真正好題妙在起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宝釵道不過是白  
 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  
 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說着走到書  
 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随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中人看了都說  
 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个丫頭道你隨口說一个字來那丫頭正倚

門立着便說了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韵十三元了頭一個韵定要這門字  
說着又要了韵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軸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拿四塊那  
了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宝玉道這盆門兩字不大好作呢待書一樣  
預備下四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代玉或撫梧桐或者秋色或又  
和了環們嘲笑着他草迎春又命了奴姪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  
寸來長有灯草粗細以其易燃故以此燃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好香帶能  
字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看因宝釵衡蕪君模此新奇有了宝  
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躡足踐雪因向代玉說道你听他們都有了代  
玉道你別管我宝玉又見宝釵已騰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  
又向代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躡了那潮地下作什麼代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顧不

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純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  
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理豈不公  
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

一点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真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看宝釵的是

珍重芳姿盡掩門

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

為也寂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

自攜手薨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冰雪招來

露砌魂

看他清潔自厲終不肯作一輕浮語

淡極始知花更艷

好極高情巨眼能凡人哉愁多焉

得玉無痕

看他諷刺林

欲償白帝虎清潔

看他收到自己身上

不語嫻一日

又昏

李纨笑道到的是衡蕪君說自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

不散愁千點

這句直是

自宿雨

還添淚一痕

妙在終不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

怨笛送黃昏

是一心掛着代玉故手要不響也

大家看了宝玉說探春的好李

纨終要推宝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代玉道你們都有了李纨等着他罵

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

且不说花且说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别致

碾冰為土玉為盆

極妙料定他自与別人不同

看

了這句宝玉先喝起彩來只說這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是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風怨女試啼痕

虛敲傍比真逸才也且不服落自己

嬌羞默同誰訴倦倚

西風夜已昏

看他終結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讀聲見溫雅沉着終是宝欽今日之作宝玉自應居末

衆人看

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仇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

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滿湘妃子當居第二李仇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

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

話內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

又笑道只是蘅滿

二首還要斟酌李仇道原是依我評論不与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宝玉

听说只得罢了李仇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韵

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个月每天都開

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要起

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  
鬧端就叫个海棠社罢虽然俗些回真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  
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  
當下別人無話一路總不大罵薛林與頭可見他二人並不介意於此不寫  
薛林正是大手筆獨他二人長于詩必使他二人為之則板腐  
矣全是  
錯綜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日見宝玉看了字帖兒便慌張  
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  
向是那里來的婆子們便將宝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听说便命他們擺好  
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  
錢走來都遞与那两个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拍花來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  
吃罢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取方領了

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談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有四個原預備  
 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室  
 二爺要打蕪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  
 叫後門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里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  
 去腿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線頭却牽  
不理會。不知是何碟却是隔子上碟槽空着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官董式  
何物令人犯思奪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  
空若忌却前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  
更此句不解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  
 纏線白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看你都想起來半日晴雯  
 笑道給二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已，  
 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常不也這樣說他說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自然

好看原樣如此可恨今之有一二好花者不肯像景而因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代來你再瞧那隔子供上頭的一对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投起瓶來我又想起哄話我們室二爺說声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園里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揀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揀好了叫丫頭人拿着親身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与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玉我的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錢給我說我可怜見的生的單弱柔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几百錢事小

難得這個臉面及玉到了太、那里太、正和二奶、趙姨奶、周姨奶、好  
些人翻箱子找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  
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宝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  
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眾人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  
的嘴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橫豎  
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嘆道呸沒見識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  
挑剩下的纔給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刺的到底是太、的恩典  
晴雯道要是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里的人  
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刺的纔給我、能可不要沖撞了太、我  
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給這屋里誰的我因為前兒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給誰的好姐，你告訴我，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到你這會還  
還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哪所喜歡，那怕給這屋里的狗剩下  
的，我只領太的恩典，也不犯官別的事，衆人听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  
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室就拿我取笑  
打牙兒，一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  
陪个不是，黑襲人笑道，少輕狂，要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看他也忽然失罵  
總不脫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中却有無限事，或有一語透至一回  
者，或有反補上回者，像錯穿掉，從不一氣直起，直落至終焉了  
麝月道，那瓶兒也該得室，奴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  
人還可以，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里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才罷，太  
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經晴雯听说，便擲下針，帶道，這話到是等

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是拙，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了，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不見衣裳，或者太了，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了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暑又嘆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子來。宋送也隨事生文妙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櫥，把盒子來，先揭開一個，里面裝的是紅菱和雞頭。雞頭兩樣鮮果，又那一個是一碟

于桂花糖蕙新粟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僧們這里園里新結的菓子室二  
爺送來與姑娘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妙隱這一件公案余  
想襲人必要瑪瑙碟子盛去何必驕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  
奢輕發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則無恠矣  
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着用罷替我們清安替二爺问好就是了宋媽、道室二  
爺不知還有甚說的姑娘再問、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才可  
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紋道他們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  
沒話你只去罷宋媽、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付他從  
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媽去後不在話下室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  
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與史湘雲送東  
西去的話告訴了室玉、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来虧你提起来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願意死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媽已經回來回復道生受與襲人道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回說今晚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罷了回來問：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來了宝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其他韵他後來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

再说湘雲笑道你们忘了请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口占免  
强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中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欢都埋怨  
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  
管和人說着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草筆錄出可見起是好文字不管  
怎樣就有了越用工夫  
越講究筆墨  
終或遂雅 先笑說道我却依韵和了兩首更奇想前四律已將形容盡矣一  
首猶恐重犯不知二首又從何處  
筆好夕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着遞与中人：道我們四首也美想絕  
了再一首也不修了你到弄了兩首那里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一面說

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诗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

落想便新奇  
不落彼四套

種得藍田玉一盆

好盆字押得更穩  
不落彼三套

自是霜

娥偏爱冷

又不脫自己  
將來形景

非關倩女亦离魂秋陰捧出何方雪

拍案叫絕壓倒羣  
芳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真好其二 衡芷堦

通蘿薛門也宜牆角也宜盆更好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

乾風裡泪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二首真可壓

詩文是奇、怪、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未歷卷眾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

个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个東道就

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眾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他評論了一回至

晚宝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灯下計議如何後東擬題宝釵听他說

了半日皆不妥當却于此刻方宜宝釵目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虽然是个頑意見

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

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錢你还不夠盤纏呢这会子又幹這沒要緊

的事你端、聽見了越發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道也不  
幻豹難道為這個家去要去不成？還是去呢？誰這裏要呢？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躇起  
來。寶釵道：「這個我已有一個主意。我們當舖裏有一個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  
肥螞蟬，前兒送了几斤來，現在這裏的人沒老太太，起連上園裏的人有多一  
半都是愛吃螞蟬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裏賞桂花吃螞蟬。因為  
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晉避一請等他們散了。偕們有  
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說要几簍極肥極大的螞蟬來，再往舖子裏取  
上几罇好酒，再備上四五棹果碟，豈不又有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听了心中自  
是感服，極讚他想的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  
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偕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

湘雲忙笑道：好姐，你這樣說倒<sup>是</sup>待我了。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了？我若不把姐當作親姐，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寶釵聽說便笑：一個婆子未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羹，來明日飯後請老大，姨娘賞桂花，你既大爺好，多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sup>必得如此</sup>阿，就兄方記得。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裏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韵了。若題遇于新巧，韵过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几章是正緊。<sup>湘雲</sup>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

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诗如何宝釵道菊花別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  
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今以菊花為賓以人  
為主竟擬出几个題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就用菊字虚字便  
用通用人事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过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  
兩関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換好你先  
想一个我听宝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  
菊影可使得宝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作过若題目多这个也搭與的上我又  
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来宝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  
有了訪菊如何宝釵也謂有趣目說道越性擬出十个来寫上再來說看二人  
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宝釵便念一時湊了十个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

不戒幅越性湊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所說又想  
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又說道既這樣越性編出他个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  
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  
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  
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竟為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  
入詞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畫如是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  
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  
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憶奴前題  
之盛這便是三秋の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談  
限何韵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歡韵分明有好诗何苦為韵所縛俗們別拿那小

家派<sup>出題</sup>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sup>以此</sup>邦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俗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趕着又作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到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熄燈安寢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榜蟬咏偏白太君前阿鳳多評詆諧中不  
失體智唇牙兒宛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富  
東以難入韻却輕用弄水戲魚看花等遊玩事及  
王夫人云這裡風大一句收住入韻並無纖毫牽強此  
重作輕抹法也妙極好為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露

等都说到他有興頭湏要擾他

領

這雅興

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舍下怎反擾你的遊何可笑

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清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

地方

好必如此

方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

必是王夫人好鳳姐道

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阿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

中亭子上豈不廠亮看着水眼也清亮

知者樂水豈其然乎

賈母听了說這話很是說着

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岬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里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見其勢如賭其上飛走一時進入樹中只見攔杆外另放着兩張竹葉一个上面通者必形露不到設着杯筋滿具一个上頭設着茶筴茶盃各色茶具那边有兩三个上頭煽風爐煮茶这一边另外几个上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喜得忙問這茶想的到狠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宝姐姐幫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个孩子細嫩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对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棹

菱藕香深瀉竹橋

妙極此處想又補出一處不入費改試才一回  
皆錯練其勢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个亭  
 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  
 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不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把頭  
 碰破了如今這髮角上那拍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眾人都怕經了  
 水又怕冒了風都說話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  
 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  
 使碰出那个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  
 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此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眾人都笑軟了看他忽用  
閑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敘的一般今人遙憶不能一見余則  
將欲補出枕霞閣中十二敘來定補又添一部新書  
 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

姐笑道回來吃螃蟹忍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  
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割常哭覺的開心不許  
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賈老太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兒起  
教無禮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  
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沒的倒叫他沒神兒似的作什麼  
近來暴發專講理法竟不知禮法此似無禮而禮法并一說省一齊進入亭子  
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

獻過茶鳳姐忙省搭棹子要盃筋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東邊一棹  
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小棹李纨和鳳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  
放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  
籠里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剥蟹肉頭次讓

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sup>辯</sup>替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与贾母二次的便  
 与宝玉又说把酒烫的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頭们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  
 的茉莉面子來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  
 命人盛兩盤子与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  
 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着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摆了兩  
 掉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里伺  
 候我們可吃去了鳳姐笑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  
 了席鳳姐和李纨也胡亂應个景兒鳳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  
 等正吃的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  
 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多差倒不領情還<sup>怨</sup>我

不快斟一鐘酒來我喝呢鴛鴦咲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揚脖子  
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一杯送到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斟了  
一盞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到此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  
了鴛鴦咲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咲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連  
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討了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這也是作奶、說  
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美不得說着趕來就要抹鳳姐兒央道好姐  
、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咲道鴛了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看、他沒  
有吃了兩個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美不會攪酸了平兒手裡正擻了  
个滿黃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  
把你這爵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边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



恰<sub>3</sub>的抹在凤姐兒腮上凤姐正和鸳鸯嘲笑不妨<sub>3</sub>吓了一跳<sub>3</sub>噯呀了一声衆  
 人掌不住都哈<sub>3</sub>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sub>3</sub>笑罵道<sub>3</sub>死娼婦<sub>3</sub>吃醋了<sub>3</sub>眼<sub>3</sub>了<sub>3</sub>混  
 抹你娘的平兒忙赶过来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鸳鸯道<sub>3</sub>阿弥陀佛<sub>3</sub>这是个报  
 應<sub>3</sub>賈母那边听见一叠声问<sub>3</sub>见了什么<sub>3</sub>这样樂告訴我們也<sub>3</sub>笑<sub>3</sub>鸳鸯等忙  
 高声<sub>3</sub>笑回道<sub>3</sub>二奶<sub>3</sub>来搶螃蟹吃<sub>3</sub>平兒惱了<sub>3</sub>抹了他主子一臉的<sub>3</sub>螃蟹<sub>3</sub>黃子主  
 子奴才打架呢<sub>3</sub>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sub>3</sub>笑起来<sub>3</sub>賈母笑道<sub>3</sub>你们看他可憐見  
 的<sub>3</sub>把那小腿子<sub>3</sub>胛子給他<sub>3</sub>点子吃也<sub>3</sub>完了<sub>3</sub>鸳鸯等<sub>3</sub>笑有答應了<sub>3</sub>高声又說道<sub>3</sub>这  
 滿棹子的腿子<sub>3</sub>二奶<sub>3</sub>只管吃<sub>3</sub>就是了<sub>3</sub>凤姐洗了臉<sub>3</sub>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  
 一回代玉獨不敢多吃<sub>3</sub>只吃了一点<sub>3</sub>炙子肉就下來了<sub>3</sub>賈母一時不吃了<sub>3</sub>大家  
 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回<sub>3</sub>賈母

說這里風大才又吃了螞蟬老大：還是回房去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  
狂：賈母听了嘆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  
麼說偕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林姐：多吃了湘雲答  
應着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兩丫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  
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  
玉道也不用擺偕們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掉子就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  
拘定坐住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不愛吃的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難如  
此說還有別人曰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熟螞蟬來請襲人紫鵲司棋待書入  
畫堂兒羣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  
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

上眾人看了都说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采湘雲又把不限韵的緣故說了一  
 番宝玉道这才真正理我也取不喜限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  
 自命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欄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宝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  
 了一回俯在窗檻上<sup>始</sup>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嘎喋湘雲出一回  
 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纨惜春立  
 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sup>看他各人各式</sup>  
<sup>僻獨出則有損三聚五疎</sup> 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宝釵傍  
<sup>密、直是一幅百美圖</sup> 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剥一壳  
 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sup>寫壺非寫壺</sup>  
 揀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sup>妙杯非寫杯正寫黛玉揀字有</sup> 神理蓋黛玉不善飲此任興也了<sup>好看見</sup>

知他要飲酒忙看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才有趣兒說

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的

疼酒得熱的吃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

來陽秋作者猶記矮頗筋前以合代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

歡花釀酒手屈指二十年矣

來另拿一盞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

又贅了一個蘅字妙極宝玉忙道好姐韻極！第二個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

作罢宝釵笑道我好不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

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一個滿字這兩個妙

題料空然

卿必喜豈讓宝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絳字探春

他人作去哉

走來看道竟没人作替菊讓我作這替菊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過總不許

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贊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了號湘雲笑道我們家如今雖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戶批寶方才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這個水亭叫秋露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的是舊主人眾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聲明某人的號李執等泛頭看到

憶菊

蘅蕪君真用此號妙極

冷

悵望西風把悶思  
夢紅葦白新腸  
時空離舊圃  
秋無跡  
瘦月清霜夢有知  
念  
念心隨歸雁遠  
寒坐听晚砧  
誰憐我為黃花病  
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起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  
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冷吟不盡興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拄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栽吳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吟  
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初好知并遜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吟數去  
更無君傲世者來惟有我知音秋光在再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情，几案樽<sub>一</sub>、点綴幽隔座香分三迳。露拋書人對一秋枝霜清。  
低帳來新夢圓，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旬。

咏菊

滿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歌石自沉音。毫端<sub>二</sub>運秀臨霜寫口<sub>三</sub>齒<sub>四</sub>噙香對月吟。滿  
紙自怜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sub>五</sub>許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衡無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点黑，攢花染出几痕霜。淡  
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sub>六</sub>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滿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圓露

庭宿何寂寞鴻歸鴈病可相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信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髮  
冷沾三徑露舊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叠、漫重、潛度偷移三迳中窻隔疎灯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  
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宜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  
依、隨雁新驚迴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歌宴賞機過小雪時帶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月蛩聲病萬裏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纨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新看來各有

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向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詩立意更

新惱不得要推滿湘妃子為魁了然後替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宝玉听

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此李纨道

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圓冷斜陽憶舊遊

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

想到未折來供之先意思深透李纨笑道固盤說你的箇箇喻香一句也敵的過

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美蘅蕪君沉着秋無迹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  
寶釵笑道你的短髮冷潘葛中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了湘  
雲嘆道偕誰隱為廬遲真个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執嘆道你的料頭坐  
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  
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蟬屐遠來吟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  
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禽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髮葛  
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几句就是總寫寶玉不及妙極又道明兒鬧了我一個  
人作出十二首來李執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  
評了一回後又要了熱蠟來就在大圓檯子上吃了一回寶玉嘆道今日持蠟賞  
桂亦不可無詩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極我已吟成誰敢還作呢恍着便忙洗了手提筆

寫出

且莫看詩只看他偏于如許一大回詩後又寫一回詩豈世人想的到的

衆人看道持螯更喜桂陰涼  
滿搗

薑興欲狂餐餐王孫應有酒橫行  
公子却無腸  
臍間積冷饒  
恁恁指上沾腥洗

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費笑  
曾一生忙  
代玉嘆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

看他這

一說 宝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  
盡不說不能作了還貶人家代玉听了並

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  
了一首衆人看道鉄甲長戈死未忘堆

盤色相喜先嚐齏封嫩玉雙  
滿穀凸紅脂塊  
香多肉更玲瓏八足助情誰

勸我千觴對斟佳品酌佳節  
桂拂清風菊帶霜  
宝玉看了正喝彩代玉便一把

撕了命人燒去曰嘆道我的不及  
你的我燒了他你那个狠好比方才的菊花

詩还好你留着他給人看  
宝玉釵接看嘆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

笑兒罷說眉也寫了出來  
大家看時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奉觴長安涎口時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里衆人不禁叫絕室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酒  
未敵惺徐还用菊性妨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金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衆人  
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螬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是弄是大才只是諷刺  
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三十九回

村嫖，是信口開河

情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裏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拿幾斤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了十斤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斤團脰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執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執道：偏不許你去，頭兒見得<sup>你</sup>有鳳丫頭就不听我的话了？說着，又命丫頭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說叫奶和姑娘們

別笑話說要嘴吃這盒子裡是方才旧太、那里送來的養粉糕和鷄油搽兒給  
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  
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執  
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麼个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知道  
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太、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  
道奶、劉這樣模的我恁疼疼的李氏道愛吻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  
什麼鑰匙要緊梯已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什  
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馬來駝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个瓜精來送盔甲有什  
了頭就有个你、就是你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  
奶、吃了酒又拿了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宝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

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里頭挑不出一个來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李執道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屋裡要沒那个鴛鴦如何使得從太、起那一个敢駁老太、的回他現在現敢駁回偏老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話老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虽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到不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个好的我們那里比的上他宝玉道太、屋裡的彩霞是个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里有數兒太、是那座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由心他都知道凡有一應事都是他提著太、行連老爷在家出外去的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李執道那也罷了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爷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个

什麼地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隻膀子好拿千斤鼎他不是這鳳丫頭就得這皮肉到了平兒笑道先時  
賤了個丫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不孤鬼了李執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造化的想當初  
你珠大爷替何嘗也沒兩個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兒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爷一沒了聲兒我都打  
發了看有守得住我到有個膀臂說自滿下泪來眾人都道又何必傷心如散了到好說自便都洗了手大  
家的往費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盥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里坐便  
問道這個月的月錢為什麼還不放平兒見問忙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姑早  
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才放呢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短錢使何苦還  
拂這平兒笑道這幾年拿着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  
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歡等平兒道你  
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



只預備我們那一个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衆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發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迤出了園門，來到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裏，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裏，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两三个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枣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妙文上四是先見早兒後見鳳姐此則先見及姐後見平兒也何如劉姥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娘，因的安着姑娘來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劉姥的尖兒孝敬姑娘奶，姑娘們嘴，姑娘們天，山珍海味。

的也吃膩了這个吃个野意見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  
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嬌子周大娘坐着又命着丫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  
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  
是不吃的大奶子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鐘臉就紅了張材  
家的笑道我道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了我帶去罷  
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那螃蟹見了一斤只好秤了兩個三  
个這庄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下只怕還不勾鼓  
平兒道那里勾鉤不過都是有名見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的也  
有摸不着的劉姥子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二兩五  
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弥陀佛這一頓的錢勾鉤

我們庄家人過乙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了寫平兒伶俐如此劉姥道見  
 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省又往意外看天氣是八月中當開說道天好早晚了  
 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我替你照去  
 說省一遲去了半日方來嘆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接了這兩個人的緣了  
 平兒等問怎樣周瑞家的嘆道二奶在老太跟前呢我原是悄的告  
 訴二奶劉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說太遠的難為他扛  
 了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這可不投上二奶的緣了這也罷  
 了偏生老太又聽見了問劉姥是誰二奶便回明白了老太說我正  
 想今積古的老人家說話見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倒天上緣分了  
 說着催劉姥下來前去劉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

去了罢平兒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們老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  
那个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省同周瑞家的  
引了刘姥姥往贾母这边来二门口该班的小厮们見了平兒出来都站了起  
来有两个又跑上来赶省平兒叫姑娘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  
娘定是姑、娘、之称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称少主妻曰姑、南俗曰娘、此姑  
此書中若干人说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  
娘之称亦南北相平兒問又說什麼那小廝嘆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  
兼而用至疑矣  
等省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的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  
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只和我胡纏前兒佳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  
省我應起還说我作了情你今兒又来了分明几回沒寫到賈建連這天、鬧熱  
令人却如着是听見一般所謂不寫之寫也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  
劉姨、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

娘也替他應省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來听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子

頭晒着屁股再來你这丟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的話問有他那剩的利

錢明兒若不交<sup>上</sup>來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便罷交代過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風姐又甚

一層李執之語不謬也不知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

阿風何福得此一人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妙極連黛玉一併劉姥進去只

見滿屋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

婆身後坐着一小紗羅裏的美人一舫的个了好在那里搥腿風姐兒站有

正說笑奇：惟：文章在劉姥眼中以為阿風至尊至貴普天下人都該貼

劉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有笑福个几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更妙賈

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曰老太在阿風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曰老菩薩劉姥口中則曰老壽星者却似有數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

各盡其妙劉姥、亦善應接

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有那板

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

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

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

紀了

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編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

者斷不能有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按作者心中編出余斷不信何也蓋編得出

這等情理劉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大年

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這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

呢劉姥嘆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

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还好劉姥道都还好就是今

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

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都不會不過

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

姥嘆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店着不能賣必道什麼福不過是了老  
 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聽見風哥兒說你帶些瓜菜  
 來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裡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  
 田地裡的好吃劉姥嘆道這是野意見不過吃了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  
 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令兒既認着了親別室去的就去不嫌我這塾就住一  
 兩天再去我們也有个園子裏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帶些家畜也  
 算着親戚一淌風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道我們這塾雖不比你們的場院  
 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塾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  
 太听賈母笑道風了頭別管他取笑兒他是鄉屯里的人老实那里欄的住  
 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挑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

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吃風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去，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換上。一段死矣，身分權勢心机，口寫賈母也。

那劉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宝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說自是比那些替目先生們說的書還好听。那劉姥，雖是鄉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听，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



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兒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歌馬涼亭什麼奇、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听外頭柴柁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柁来了我爬着窗窺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柁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了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極標緻的一小姑娘梳着油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袄兒白綾裙兒劉姥、口氣如此劉姥道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啼着老太、賈母等听了忙問怎麼了丫環回說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家胆小的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啼的口內

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下去

了老太太請進房去

賈母

是看看火光熄了方願眾人進來

一段為後回作引也偏于

宝玉愛听時截住

宝玉且忙問劉姥：那女孩兒大雪地里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

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了再說

別的罷宝玉聽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

們庄子東邊庄上有个老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

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裏來託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淡飽後的如今奉了玉

皇給你个孫子原來这老奶子只有一个兒子这兒子也只一个兒子好容易

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个今年才

總

十三四歲生

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話時合了賈母

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只记挂着抽柴的故事，因闷的心中籌畫探春回，向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偕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还史妹的席，叫你們作陪呢。」吃了老太太的偕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偕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偕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偕們雪下吟詩，依我說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呢。」說着，宝釵等都嘆了。宝玉瞧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时散了。背地里宝玉還的拉了劉姥，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姥只將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们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个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

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听了跌足嘆息又問後來怎麼樣劉姥道因為老爺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撲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鬧怪我才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明兒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脩廟塑

神的我明兒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脩蓋再  
 粧潢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福  
 也有几个錢使了宝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姥便順口  
 胡謔了出來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拾了茗  
 烟几百錢按着劉姥說着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來再做主意  
 那茗烟去後宝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焚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  
 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的回來宝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听的  
 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我找了一日我到東北上  
 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宝玉听说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有年紀的  
 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是朝南開也是

稀破的我我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啼的我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嘆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里有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点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你豈不也積了陰陽我必重的賞他正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里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四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听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未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家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道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几樣也不要按掉席坐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面樣再一個十錦攪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听了說狠是忙命人傳与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里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灯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使晨先

起來看着老婆子頭們掃那些落葉是八月並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  
豐兒帶了劉姥、扳兒進來說大奶、到忙的緊李仇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  
成只忙着要去劉姥、笑道老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几  
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叔  
的拿下來使一天罢奶、原諒親自來的因和太、說話呢請大奶、開了帶  
着人搬罢李氏便命合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几个  
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假錦閣一張、往下抬小廝  
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拍了二十多張下來李仇道好生着別慌、張、鬼趕  
來似的仔細崩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笑道姥、也上去瞧、劉姥、听说  
爬不得一声兒便拉了扳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的堆着些圍屏棹



椅大小花灯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執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槁漿、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中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舡塢里撐出，兩隻船來，正亂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執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到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个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髻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忙笑道：「過來帶花儿。」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省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揀了一頭。賈母和中人笑的不住。劉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体面起來。」中人笑道：「你还不拔下來，摔到他。」

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  
愛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風流才好說笑之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了轿們抱  
了一个大錦褥子來鋪在欄干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刘姥：也坐在旁边  
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刘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  
画兒貼時常鬧了大家都說怎麼好也到画兒上去住：想有那个画兒也不  
過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誰知我今儿進這園里一瞧竟比那画兒還強  
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画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死了也得  
好處賈母听说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孫女兒他就會画等明儿叫  
他画一挂如何刘姥：听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  
大年紀兒又這麼个好模樣還有這個能幹別是个神仙托生的罢賈母少歇

一回自然領着劉姥，都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墮的路。劉姥讓出路來，與賈母中人走自己，却趑趄走土地。琥珀拉他說道：「姥，你上來走，仔細苔滑了。」劉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綉鞋，別沾膩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底下果跣滑了，咕咚一跤，跌倒。中人都拍手呵的，笑起來。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挽起來。」只站有，笑說話時，劉姥已爬起來。自己也笑了，說道：「總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頭們，捉一捉劉姥。」道：「那里說的我，這麼狡。」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捉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

頭把自己窓下常坐的一把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因見窓下案上沒有筆硯又見書架上<sup>看</sup>看滿<sup>的</sup>的書劉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代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留神打量了林代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个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还好賈母因問宝玉怎麼不見衆了頭們答說在池子里缸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缸了李纨忙回說繞開樓拿几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来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二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会賈母因見窓上紗顏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这个院子里頭又沒有个桃杏樹

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俗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  
 窓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窓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兩庫房看見大板  
 箱裏還有好些正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所福花樣的  
 也有百蝶穿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了兩疋去  
 來作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都說你沒有不任  
 過不見過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  
 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呢老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听、鳳姐兒也笑  
 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年紀還大呢  
 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此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緊名字叫作  
 軟烟羅鳳姐兒道這个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几百樣從

沒听見過這個名貴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沒處放的东西就說嘴  
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  
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牖遠處的看者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  
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  
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過我也沒听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  
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牖後來我們拿這个  
作被作帳子試也竟好明兒就裁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  
應着眾人都看了稱贊不已劉姥也觀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  
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  
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袄子襟兒拉了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

這祇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  
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  
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足做一  
個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袂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收有嫌壞了鳳  
姐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去劉姥！念  
佛道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  
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  
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個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  
收放東西非開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  
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只好者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着越捨不得開了這里

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說着一徑離了滿湘館遠、望見池中  
一群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僭們就坐一面說着便向紫菱  
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几个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捏絲餛飩五彩  
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向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問老太說在那里就  
在那里罢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那裏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  
这里坐了舡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執探春兒夾琥珀帶着端飯的人  
等越有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薛翠堂上調開棹檣兒齊笑道天、僭們說外頭  
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篋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僭們今兒也得了一個女  
篋片李執是個厚道人听了不解鳳姐兒却是說的刻刻、了也笑說道僭  
們今兒就拿他取个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執笑勸道你們一點



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兒，还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恨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了環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故攛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省衆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便拉了劉姥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姥：「一夕話，又說這是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妙若只嫌餓，餓餓來則吃飯，則成何文理。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棹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個、一桌劉姥，傍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子，好在傍邊拿着漱盥。盥塵尾巾帕之物，如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盥塵尾來拂着。

嫗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悄問劉姥，說道別忘了劉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隻老年四楞象牙廬金的快子與劉姥。劉姥見了，說道這义爬子比俺那里鉄揪还沉，那里餓的過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貼在當地，一個丫頭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請劉姥，便貼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著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下，都哈，的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嗩啷啷，宝玉早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攬着宝玉，叫心肝。

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里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著他奶姆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个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哭去的也有忍著哭上來替他姊妹換衣上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劉姥、劉姥、拿起著來只竟不聽使又說道這裡的鷄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偷攬一个衆人方住了哭聽見這話又哭起來賈母哭的眼泪出來琥珀在後捉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促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正誇雞蛋小巧要偷讓一个鳳姐兒哭道一兩只子一个呢你快嚐、要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个來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

東  
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刘姥：嘆道一兩良子也沒聽見了响声  
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说誰这会子又把那个快  
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風了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  
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和兒央會了來的听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  
樣換上一双烏木廂良的刘姥：道去了金的又是良的到底不及俺們那个  
伏手凤姐兒道菜里若有毒這良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刘姥：道这个菜裡  
有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  
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与他吃又命一个老嫗：來將各樣的  
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閑話这里收拾過  
殘棹又放了一桌刘姥：看着李紈与凤姐兒对坐着吃飯嘆道别的罷了我

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免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姨、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姨、嘆道姑娘說那罪話偕們哄着老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里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姨、吃劉老、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你和我們吃了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劉姨、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性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里等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屋里平了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

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貓婆子听了忙辣了兩樣拿  
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執道他們都在這里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  
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到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听  
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沒有婆子  
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  
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潤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  
花梨大理石大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  
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没有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滿的一囊水  
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  
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間骨格

泉石野生涯

官

案上設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觀音的大盃，內盛着數拾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盤，傍邊掛着小鎚那板兒。暑熱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了，奴們忙攔住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要吃不得的，東邊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雙綉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烟，這是螞蚱劉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到叫你進來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纔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听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裏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這是僭們

的那十来<sup>幾</sup>个女孩子们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sup>是</sup>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sup>能</sup>一<sup>些</sup>俗們可又樂了鳳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分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來俗們就在假錦閣底下吃酒又寬<sup>闊</sup>又听的近<sup>見</sup>衆人都說那里賈母向薛姨媽笑道俗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sup>着</sup>怕<sup>了</sup>屋子俗們別沒眼色正<sup>坐</sup>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太<sup>姨媽</sup>太<sup>太</sup>來坐坐还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sup>也</sup>回來吃醉了俗們偏往他們屋裏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蘅蕪齋那姑蘇選來的几个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sup>太</sup>駕着玉璫兒上了這一隻落



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舡頭上也要撐舡賈母在艙內道這不  
是頑的雖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sub>不</sub>給我進來鳳姐兒笑道怕什麼老祖  
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舡小人多鳳姐兒只覓亂恍忙把篙  
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舡隨後跟來其餘老  
姪散衆了俱沿河隨行宝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宝  
釵笑道今年這<sub>北</sub>明何曾饒了這園子鬧了天！<sub>北</sub>那里還有叫人来收拾的  
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听雨聲偏  
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僧們別叫人拔去了說着已到  
了花溼的蘆港之下竟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  
岸上的清厦曠朗便問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擺岸

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艸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業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弔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省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与你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里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个親戚看看不像一則年輕的姑娘們房里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談住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

傲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几樣到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sup>有</sup>鬧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信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宝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親分付道你把那石頭盃景兒和那架紗掉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勾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個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还得漫<sub>子</sub>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著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連來至後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向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

習几套器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鳳姐兒已代着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上都鋪着錦裯簾，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攢盒一个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那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刘姥、刘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代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王在末李纨鳳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檻內二層紗櫺之外攢盒式樣亦随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鑽自斟壺一个十錦瑤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偕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饒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令呢安心要我們醉了

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  
 薛姨媽笑道：不是嫌，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  
 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去，還有誰笑話？偕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  
 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總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有便吃了一盃。鳳姐兒忙  
 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  
 得鴛鴦提著，故听了這話，都说：「是鳳姐兒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  
 在令內，沒有貼有的，」禮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  
 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鐘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  
 尊卑，惟我是主。」這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  
 來。鴛鴦未開口，劉姥便下了席，摆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

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命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也笑有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兒從老太：起順頷說下去至劉姥：止比如我說一付兒將这三張牌折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这一付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这个全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个五與六賈母道六槓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刺得一張六與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个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有說妙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邊是个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風前舞鴛鴦道右邊还是个大五長薛姨媽

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当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么兩点明湘雲道双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边長么兩边明湘雲道兩花落地听無声鴛鴦道中间还得么四来湘雲道日边红杏倚雲栽死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死央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長三寶釵道双、燕子語梁間死央道右边是三長寶釵道水行牽風翠帶長死央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死央道湊成鉄鎖鍊孤舟寶釵道処、風波処、愁說完飲畢死央又道左边一个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听了回頭看着他代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死央道中間錦屏顏色俏代玉道紗牕也沒有紅娘报死央道刺了二六

八點齊代玉道：「雙瞻玉座飲朝儀。」死鴛道：「湊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死央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道：「誤罰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兒和死央都要听刘姥儿的笑话，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死央代說了个下便，談刘姥儿刘姥儿道：「我們庄家人間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說的这么好听，少不得我也试一试。」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死央笑道：「左边四」是个人。刘姥儿听了想了半日，說道：「是个庄家人。」衆人問：「堂裏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刘姥儿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过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別笑。死央道：「中间三四綠配紅。」刘姥儿道：「大火燒了毛。」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死央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儿道：「一个蘿蔔一頭蒜。」衆人又



笑了死央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个大  
倭瓜衆人大笑起來只听外面乱嚷



話二則忍這里人不方便原是叫我挈着妹、們伏侍奶、姑娘的探春因問  
寶姑娘的飯怎處不端來一處吃了妹們听说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說寶姑  
娘如今在所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里來探春听说便高聲說道你別  
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  
都不知道平兒這里貼着你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  
忙悄、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洗一面用手  
帕揮石硯上說姑娘貼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影里且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  
房里的兩個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洗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  
坐免累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个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笑說道  
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同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罢平兒忙欠身接、

目指衆媳婦情，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  
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  
了你們就現不了的虧他撒姣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也不敢怎樣你  
們就這麼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  
胆了都是趙姨奶，鬧的平兒也情，的罷了好奶，們牆倒中人推那趙姨  
奶，原有些倒三不着兩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里沒人心術利害  
我這几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若是料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治  
倒了饒這麼着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几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舌衆人  
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們呢前兒我們  
還議論到這里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

都橫看了他二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頭也就只單畏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眾媳婦忙趕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一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棹子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里等得，說着便直腰上所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麼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寶玉的月銀，我們的月錢多早晚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听了，忙問：「這是為什麼了？」平兒與眾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我几處利害事，與有体面的人來開創作法子，鎮壓與眾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

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太、太、若不拿着你们作一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太、太、威势的就怕也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鼻子頭你听：罷二奶、的事他还要駁兩件統壓的衆人口声呢秋纹听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在这里沒得燥一鼻子灰我趁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宝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宝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里头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了奴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婦们都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俸都討了沒意思他們又是什麼有臉的他們一边情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鴉雀無声並不聞碗箸之声一時只見一个丫頭將簾櫺高揭又有兩個將桌抬出茶房內早有三個丫頭捧着

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待書  
素雲鸞見三個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來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待書  
命小了頭子好生個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  
慢的一下下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控着氣方漸平因向  
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  
宝姑娘也在这里偕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可行可止平兒答  
應回去鳳姐回問為何去这一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所  
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  
太肚里平兒笑道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養的難道誰敢不看他不  
與別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那里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

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爲庶出不要的除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了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丫沒造化的挑庶悞了事呢也不知那丫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嘆道你知道我這几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了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里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有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嘆話老太太也太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尅薄若不趁早見料理省儉之計再几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个小爺一位老太太這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嘆道我也慮到這里到也勾了宝玉和林妹



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自有梯已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刺了三四兩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現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里省抵也就勾了老太，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在儉省些陸續也就勾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偌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听他商議什麼這正確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个膀背雖有个宝玉他又不是這里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是个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更是个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窩火坑讓他鑽去罷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這里就不伏再者林了頭和宝姑娘他兩個到好

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俗家務事況且一个是美人灯兒風吹一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問他到只刺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的又是俗家的正人太一又疼他雖然面上淡一的皆因見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寔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早撵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作了膀背

阿鳳有才處全在擇人收細膀背羽翼並非一味倚才自恃者可知這方是大大才

我也不孤

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偈們有他這一个人挈着偈們也着此心于太大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看了再要苦苦克人狠極了暗地里笑里藏刀偈們两个像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時不防到弄坏了越看緊湊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犯往日偈們的

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他心里却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辨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惱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緊沒有別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慮了滿口里你我起來平兒道偏說你不依這不是嘴已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嚐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據多少過子纔罷着我病的這樣還來湮我過來坐下橫豎沒有人來偕們一處吃飯是正緊說着豐兒等

三四丁小了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微小菜每日分  
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  
兒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鳳姐之才又在  
能買通人心  
伏侍漱盥漱畢囑咐了豐兒此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  
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頭婆子諸內壺近人在窗外听候平兒進入屋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腳踏上坐了曰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曰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終剛學里的八兩一樣重疊事虽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嘆道這有个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



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與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個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胭脂去的理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們的姑娘們的每月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太太或不在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几个錢使省得找人去這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可知這個錢並不是買這個終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緊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纨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來不過是个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

子的或是弟兄哥：的兒子買了米，終使得若使了閨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排  
 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是舖子里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米，單預備給我  
 們，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米，買辦豈肯和他善，問支又說  
 他便<sup>使</sup>壞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能可得罪了，裡頭不肯得罪  
 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能可使媽媽：們，他們也就不敢閑話了，探春道  
 因此我，心中不自在，<sup>且</sup>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通算起來，反費了兩折子，不  
 如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年里往賴大家去，你也去  
 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偌們這，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偌們這一半大，樹木  
 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且和他們家的女兒說閑話，見誰知那房小園子，除  
 他們帶的花吃的筍菜，魚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是有二百兩銀子

刺從那日我傳知道一了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宝釵笑道真！  
膏粱纨绔之族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  
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難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  
虛比浮詞那里都真有的宝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都是  
有的你總抄了兩天時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  
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了通人竟沒  
看見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克舜之  
詞背孔孟之道宝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  
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宝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  
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不聰敏人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也



可惜遲了

反點題文法中又一點變體也

李執笑道叫了人家來不说正事且你們對講學問

室叙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

了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事俗去了三人自是取笑之談說笑了一回便仍

談正事

作者又用金蟬脫壳之法

探春曰又接說道偈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

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熟銀子自然小器不是

偈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许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

作戲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里所有的老媽、中揀出几个本分老誠

能知園園的事準派他們收什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

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管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

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們也可借此小

補不往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夜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室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听如此說一則便点一回頭說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執笑道好生意這果一行太必喜觀省錢事小弟一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人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湏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一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著不能多弄此頑意見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園省錢这话断不好出口室釵忙走過來摸著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一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他說奶一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你就有一套話

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了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回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摘一片葉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与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奶便不是和偕們好听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不和也便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听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了氣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是的點了半日怪可，伶的接了又說了那麼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不但沒了氣找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个女，孩兒家自己還鬧的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里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

里不免又流下淚來李執等見他說的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眼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道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與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說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湏得回你奶奶一聲我們這裡搜剔小遺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了明白人我終這樣行若是糊塗多蠢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東一鞭豈可不商議了行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說我說是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听了便和李執命人將園中所有要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槩定了几个又將他們一併傳來李執大槩告訴與他們衆人听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一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

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錢糧这一个說那一片稻地交給  
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梁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还可以交錢糧探春  
終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姑娘眾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  
們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  
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張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說方  
罷了眾婆子去接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幸于始者急于終信其  
諱者嗜其利探春听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几人來与他三人看平兒忙  
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这一个老祝媽是个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  
子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媽本  
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稈之類虽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

耕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植豈不更好探春又嘆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氏忙嘆道蘅蕪院里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等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宝相金銀藤單這沒要緊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几个錢探春嘆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宝姑娘的鴛兒他媽就是會弄这个的上回他还採了些晒乾了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成宝釵笑道我纔讚你到來捉弄我了三人都叱意都問這是為何宝釵道斷了使不得你們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個閑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个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

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了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了誠寔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僭們說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个那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閑話也就怨不到僭們身上了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至公了事又甚妥李執平兒都道是極

宝釵此等非與鳳姐一樣此是隨時俯仰彼則遠才踰蹈也

探春笑道

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

這是探春敏智過人處此諷亦不可少

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

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的好的狠呢

夾寫大觀園中多少兒女家常

閑景此亦補前文之不足也

探春听了方罷了又共全斟酌出几個人來俱見他四人素昔冷

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与李執明示諸人某人嘗某處按四

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算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里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典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家裏的舊禮人所共知的別的偷着的外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手每年歸賬竟歸到里頭來才好歹笑道依我說里頭也不用歸賬這可多了那了少了到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里的人的動用我替你們笑出來了有限的几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粉香依每一位姑娘几了了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帚撮簸子並大小禽鳥鹿兔



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兩民子室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取租的房不也能看得了幾間薄地也可添几畝雖然還有輻餘的但他們既辛苦闢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奢總再省上二三百兩民子失了大体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兩民子也不覺得狠艱省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們也寬裕了園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淋長着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時那里不搜尋出几个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緊入了官中那時里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体如今這園里几十个老媽？們若只給了這个那剩

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个几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个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湊齊單散与這些園中的媽子們他們虽不料理這些却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撐船拉冰床一應粗糙伙計都是你們的差使一年在園里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談沾帶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話越性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与他們些他們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借私的多摘你們几个菓子多掐几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訴處他們也沾帶了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們就替你照顧了衆婆子听了這个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与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貫錢來各歡喜異常都有說愿意強

如出去被他揀撻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也的听了每年終又無故得  
分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麼好  
穩坐吃三注的寶釵嘆道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  
日夜辛苦些別嫌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一  
般聽見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見別的姑娘又小  
託我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奶奶又多病多痛家務也  
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街坊隣居也要幫着忙何況是親姨娘托我！免不  
得去小就大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不分沾名帛譽那時酒醉賭博  
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  
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店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

四代的老媽，最是循規尊矩的原諒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就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番你們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體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这个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里進益得謹，慎，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伏也不用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辱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不能無易之治分他們之憂你們去細想，這話家人都欢声鼎沸說姑娘說的很是從此姑娘如，只管放心姑娘如，這樣疼顧我們，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進來說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

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緞蟒  
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綢十二疋官用各  
色緞絨綉二十四疋李纨也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  
母。便命人叫李纨探春寶釵等也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纨收過一邊分  
付內庫上人说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  
等賞封兒實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顏脣下尺頭一語未完果然  
人回甄府四个女人來請安賈母听了忙令人帶進來那四个人都是四十  
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別請安问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个腳  
踏來他四人謝了坐待寶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  
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日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令女人们來

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也都笑  
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奇  
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  
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们家是  
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金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  
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們  
終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这奇兒也跟着你們  
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太賈母道几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  
今年十三歲日長的齊整老太太狠疼自知淘氣異常天天淘學老爺太太也  
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这奇兒叫什麼名子四人

道因老太，当做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便叫作宝玉賈母笑向李執  
等道偏也叫个宝玉李執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  
人也笑道起了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似曾  
有一个的只是这十来年後進京來却記不得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  
我的孫子人來張媳婦了頭答應了一声走近几步賈母笑道園里把偕們  
的宝玉叫了來給这四个管家娘子瞧一比他們的宝玉如何張媳婦听了忙去了半  
刻園了宝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啼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  
倘若別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宝玉後趕着也進了京了呢一面說一面都上  
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宝玉忙也笑問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執  
等笑道四位媽，候一說可知是模樣相訪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

子孩兒們再養的姣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槩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便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有自然免強忍耐一時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兒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見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緊禮教來的若他不還正緊禮教也斷不容他才錯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見人禮教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



里所以纔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里沒外不與大人爭先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除不知他在家裏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恨的無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這還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裏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却也一般行景衆人都為

天下之大世官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愛孫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什麼罕事故皆不介意獨寶玉是今迂濶黷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苑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他你放心開罷先是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有了个對子開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我那一个去寶玉道那里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兰蘭相如漢朝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其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却不同姓蘭与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对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与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然亦似必有若說必有又

並無目親心中悶了回至房中榻上點上盤菜不覺就忽忽的睡去不覺竟到  
 了一座花園之內宝玉吃意道除了我們大觀園更又有這一個園子可知園可  
 正疑忽間從那邊來了几个女兒都是了環宝玉又吃意道除了死央就無人平  
 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千人寫人可知妙在星只見那些丫環笑道宝玉怎麼跑  
 到這里來了宝玉當之說是他自己忙來陪哄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  
 世交的花園好姐們帶我逛逛衆丫環都笑道原來不是偕們家的宝玉他生  
 的到也還干净妙在玉帶身上不落嘴兒也到乖覺宝玉听了忙道姐們這裏是  
 更還有个宝玉丫環們忙道宝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  
 壽消災的我叫他聽見喜歡你是那里遠方來的臭小廝也亂叫起他來仔細你  
 的臭由打不爛你的又个丫環笑道偕們快走罷別叫宝玉看見又說同這臭

小廝說了話把借你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宝玉餒餒道：從來沒有人如此塗毒。我們如何更這樣？真亦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宝玉又吃意道：除了怡紅院，也更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階，進入屋內，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丫環笑問道：「宝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為你姊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樣，性情我只不信，我僥倖作了一个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園子裏頭遇見几个姐儿，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裏頭，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宝玉听说忙說道：「我因找宝玉來到這裏，原來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宝玉，這可不是夢裏了？」宝玉道：「這如何是夢？真切又真。」

了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斧叫宝玉啼的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来。衆人在傍听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宝玉在那里此時宝玉雖醒神意尚忽因向门外措说才出去了衆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捧過漱盂茶酒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常囑咐說小屋里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会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在大鏡子那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安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淌下點有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着有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徑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道

人來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說

此下緊接慧紫鵲試忙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听王夫人喚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景自与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曰晚間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而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宝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代玉正值代玉終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止在

迴廊上手裏做針黹便上來問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了紫鵲道  
好此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鵲笑道你也念  
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  
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袄外面只穿着青假袂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  
了一摸說道穿這樣車薄還在風口里坐著看天風饒時氣又不好你  
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偕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  
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帳黃子們  
背地里說你、總不省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吟  
時我們不叫和你说笑你近來瞧他遠著你还怨遠不及呢說著便起  
身携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宝玉見了這般景况心中忽澆了一盆冷水酸酸著



發了一回歎因祝媽正來挖笋修竿便怪支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生在一塊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歎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有腮頰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宝玉

画出宝玉來却又不画阿鴈何等筆力

偏不從鴈寫却寫一雁更奇是仍歸寫鴈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入在这里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也犯了歎病了

寫新愁女兒之心何等新巧

一边想一边便走過來

蹲下笑道你在这里作什麼呢宝玉忽見了雪鴈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鴈听了只當是他又受了代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代玉未醒將人參交与紫鵲因問他太做什麼呢雪鴈道也散中覺所以等了這

半日姐：你听笑话儿我因等太上的工夫和玉钊儿姐：坐在下房里说话儿谁知道姨奶奶招手儿叫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告了假出去给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少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假子袄兒我想他們一般也省兩件子的往贓地方兒去恐怕弄贓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贓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愁他素自有些什麼好處到借們跟前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出門不如再轉借紫鵲笑道你这个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有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早候去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宝玉氣受坐在那

里哭呢紫鵲听了忙問在那里雪鴈道在沁芳亭後頭垂花底下呢紫鵲听说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鴈好生听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省便出了潇湘館一經來尋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淚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里來爰作出病來啼我宝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的都不理我所以我自己想自己傷心紫鵲也便挨他坐省宝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省紫鵲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姊妹兩方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去我纔听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省問你宝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省寶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實雖不便和

太！要我已經在老太！跟前畧露了个風声只怕老太和鳳姐！说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了他如今我听見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怎麼忽然想起来叫人每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里有這用錢吃這个寶玉听了吃了一驚忙問誰住那个家去這句不成話細讀細審方有無限神清味紫鵲道你妹！回蘇州家去寶玉笑道嘆字奇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谎此論極是不介意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几年大了談出閣

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查不成林家難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这里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在里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往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也將你送他的打叠了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麼回答只不作声忽見晴雯我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谁知在這里紫鵲嘆道他这里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有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默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只說時氣所感熱汗被凡撲了無奈宝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分眼珠兒真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

不知竟給他个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有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他這般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出去請李媽：一時李媽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几句话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門摸了摸嘴唇人中上邊用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媽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接有放聲大哭起來急的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媽：搥床搥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番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實也都哭起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听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鵲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頭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鵲道你纔和我們宝玉說了些什麼你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

了说有便坐在椅上代玉忽見襲人满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慌了忙問怎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狀

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之語、描眉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了奇極

從急怒姦慝口中描出不成話之活來連李媽、都說不中用了那里放聲大方是千古奇文五字是一口氣來的

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代玉一听此言李媽、乃是經過的老嫗說不中用了

可知必不中用噯的一声將腹中之藥一槩噙出抖腸搜肺賊胃扁肝的痛聲

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鵲忙上來抱背代

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鵲道你不用抱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鵲

笑道我並未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还不知道

他那傻子每、頑話認了真代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起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

醒過來了紫鵲聽說忙下了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  
在那里了賈母一見了紫鵲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  
鵲忙道並沒說什麼不過說几句頑話誰知宝玉見了紫鵲方啞呀了一聲  
哭出來了衆人一見方都放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鵲只當他得罪了宝玉所  
以拉紫鵲命他打誰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  
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鵲說要回蘅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  
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鵲道你這孩子素日最是  
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了歡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麼薛姨媽勸道宝  
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了這麼大比  
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句去別說他是心實心的傻孩子便



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畢大娘家的都來照看兒來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省叫他們來照，宝玉听了一了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字的人接他們來，快打出去罷賈母听，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宝玉哭道憑他是誰除，林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出走了一面分付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听我這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咲一時宝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桶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里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衆人忙拿下來宝玉伸手要衆人遞過宝玉便攬在

被中嘆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著紫鵲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宝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清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頭了。頭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弟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銘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暴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說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折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笑說不敢。他原听了說另

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敬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中人反道哄了一時按方煎了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伏侍代玉代玉不時遣雪鴈來探消息這邊事務盡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中人都知寶玉原有些默氣自切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鵲之戲語亦是常情寶玉之病亦非軍事因不疑到別事去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來向訊几次李奶母帶領中姑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鵲禁人睛露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代玉已去便是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

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起  
來黛玉心下明白因怨紫鵑回去故有或作伴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有寔後  
悔如今日夜奉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是  
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獸子听了風就是兩往後怎麼好暫且  
按下因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sub>天</sub>過來瞧着見黛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  
形容了与他瞧到的黛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  
听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黛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麼唬我紫鵑  
道不过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了黛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  
頑話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寶沒了人口德有也是極速的族  
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黛玉

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鵲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話你爹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要了親你眼里還有誰了宝玉听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鵲笑道年裏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宝玉嘆道今日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个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什子你都沒有勸過說我痴的刻下的這几日纔好了你又來逼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瓢都化成一股灰、還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亂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鵲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里

着急故來試你。宝玉听了更又诧异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鵲嘆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死共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里，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沒出這流話來。問你誰知你就使鬧起來。宝玉嘆道：「原來是你愁這了，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只告訴你一句：『萬靈活着，偕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偕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鵲听了，心下暗想：「着画忽有人四環爺、蘭哥兒問候。宝玉道：『就說難爲他們，我像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鵲嘆道：「你也好，該放我回去。照上我們那一個去了。」宝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

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鵲听说方打叠鋪盖毡褥之類宝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罢我擱在枕頭傍邊睡着好照明兒出門帶首也輕巧紫鵲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宝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場今見紫鵲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直間人定後紫鵲已寬衣卧下之時悄悄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到實听见惜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鵲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说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这里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規矩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笑道你這几天還不至起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鵲笑道可不是白嚼蛆我到

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几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疼怕熱的人起早犯老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一時有个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起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丟在脖子後頭了甚至于為妾為丫頭反目成讐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还好些若是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沒了老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緊姑娘是个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代玉听了便說道這丫頭今兒不痴了怎麼丟了几日忽然變了个人我明兒必回老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鵲笑道我说的是好話不过叫你心里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若回老太



「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說着竟自己勝了代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常不傷感待他勝了便直沒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许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代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代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時賈母苦頓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三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貧寒是年釵裙布的女兒便款說与薛蟠為妻因薛蟠素習行止得奢又恐違過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沒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

知我們太有些左性的運事等我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子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將机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以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卑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閑事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總抬了十萬民子來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

賈母嘆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偕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礼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毒也不可太費犯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到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舍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看呢邢夫人方纔糾纏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

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閑語又兼湘雲是個愛取戲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書達禮的雖有女兒身分还不是那種佯羞忤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他家業貧寒三則別人之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子女兒女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氣的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閑閤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到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閑話之故耳如今却世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與寶釵閑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自來賤代王愔愔也來賤代王二

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咲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咲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麼到全換了袂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咲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到想着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他什麼橫豎有二姐的東西，能着此兒搭着就使了姐？想二姐是令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媽丫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里不尖的我，雖在那屋里却不敢狠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到得拿出些錢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饒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敷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兒我悄悄的把錦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听了愁眉嘆道：「偏梅家

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來若是在這里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  
這里就完了琴不先定了他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到是一件難事  
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再商議有人欺負你只管耐些  
煩兒千萬別自己熬煎出病來不如把那一兩良子明兒也越性給了他們到  
都歇心你已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們去尖刺狠听不過了  
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麼你別存那小家兒女氣只管我我去並不是作親後  
方如此你一來時僭們就好的便怕人閑話你打發小丫頭悄悄的和我说去  
就是了岫烟低頭答應了宝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佩問道這是谁給你的  
岫烟道這是三姐給的宝釵點頭嘆道他見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  
閑話故此送你一個這是他聰明细致之處但還有句你也要知道這些教飾

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這許多麗開整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者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許多沒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偕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必比他們總是岫烟笑道姐，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宝釵忙笑道你也太听說了这是他好意送你不佩着他豈不疑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問姐此時那里去宝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了頭送來我那里情，的取出來晚上再情，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宝釵笑道這關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過來了岫烟听說便知是他家的

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一咲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賈代玉正說閑話呢寶釵嘆道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几天連日忙總沒來賈、寶玉和他可以今兒賈他兩個都好代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麼想的到姨媽和大舅母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线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想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在一處的已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



们一面说一面伏着他母親懷里哭說偕們走罷代玉嘆道你瞧這疼大了  
離了姨媽他就是个最走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用手摩弄着宝  
釵嘆向代玉道你這姐儿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和  
他商量沒了事辜虧他問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代玉听  
說流淚嘆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刺我的眼宝釵  
嘆道媽瞧他輕狂到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  
底沒个親人又摩弄代玉嘆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儿你傷心了你不  
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儿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这就比你強了  
我每和你姐儿說心里很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里人多口雜說  
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

老太太疼你了我們也伏上水去了代玉嘆道姨媽既這般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修好宝釵忙道認不得的代玉道怎麼認不得宝釵嘆問道我且问你我哥、還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那妹、先說与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代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与兄弟了宝釵嘆道非也我哥、已竟相準了只等來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纔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代玉听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忙也接他嘆道你別信你姐、的話他是頑你呢宝釵嘆道真个的媽明兒和老太太、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穿的好代玉便拘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笑劝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宝

叙道連那女兒我還怕你哥，遭遇了也，所以他給你兄弟說了，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因要把你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到是一門好親，前兒我說定了那女兒老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到被他說了我們的一个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到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豈没人可給？難到一句話也不說？我想有你有堂兄弟老太，那樣疼他，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斷不中意，不如竟把你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林黛玉先還怔怔的，听後來見說道：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釵一口，红了臉，拉着宝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宝釵笑道：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也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哈哈

咲你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个小女婿去了  
了鶻鵲听了也红了臉咲道姨太太真个倚老賣老的越来说有便轉身去  
了代玉先罵又与你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咲起来說阿彌陀佛  
該也也燥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內婆子了环都咲起来婆子們  
因也咲道姨太太虽是頑話却到也不差呢到閑了時和老太太一商議太太竟  
做媒保成这门親事是千妥万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  
的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里拿着一帖當票口內咲道這是什麼賬篇  
子代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们都咲道这可是一件奇貨这个乖可不是  
白教人的宝釵忙一把接了看時就是岫烟才說的當票忙招了起來薛  
姨媽忙說那必定是那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惹的他們找那里得

的湘雲道什麼當票子衆人都嘆道真是個款子連個當票子也不知  
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是候門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這个那里去  
有這个便是家下人有這个他如何見別嘆他是款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  
了也都成了款子衆婆子嘆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此刻宝玉  
他到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  
雲代玉二人听了方嘆道原來爲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舖也有  
這个不成衆人嘆道這又款了天下老鴿一舢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  
問是那里扣的湘雲方欲說時宝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  
了賬的香菱拿有哄他們頑的薛姨媽听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  
來回那府里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里屋內

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去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了頭象兒  
悄的遞與鶯兒，便隨手夾在書里只當我後首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  
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这里所以拿來大家認，代玉忙問怎麼  
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恰你去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夕遂將  
方休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代玉便說免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嘆起  
來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有二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恰  
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支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  
坐着呢代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頓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  
聶政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把他接到偕們苑里一處  
住去豈不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

人听了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嘆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日不得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正己後方回在大內偏宮二十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隨事命名這陵離都未往得十來月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

遇到細膩之至

真細之致不獨寫廣府得理亦且將

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

皇宮赫々寫得令人不敢坐倒

的西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無主少不得又大家計議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體因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了環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紈母女雖去然有日不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處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待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得了環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大

過來也不過應名点卯亦不肯乱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利他一个料理丹者每日要还照管費母王夫人的下处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是孫芳當下榮寧兩处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处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处事務的又有先踴躍下处的也都各忙忙乱乱因此兩处下人無了正往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与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几个管事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虽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賄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荐無因種種不善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尤氏

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个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著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到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几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几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里都是有這例的偕們如今損陰坏德而且还小器如今虽有几个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偕們家的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个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父母來親自來領回去給他們几兩銀盤纏方妥當若不叫上他父母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

王夫人笑道：「這話要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看他任憑都罷，說惜還清是見是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六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个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到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難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恁思不捨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愿去者，分散在園中，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代玉，將大表而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羞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

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二三知事的慈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用过早飯畧歇片刻復入朝待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里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不在家內又送靈柩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撤回併散在園內听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几十个園吏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鬪角蜂芒

大縣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衆婆子無不會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証如今散了學大家稱了愿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犹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宗賈蘭三人往鉄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几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宝玉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僕衆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支杖掖着鞋步出院外画出病勢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剝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池中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香菱湘雲宝琴与些丫環等都生在山石上照他們取樂宝玉也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咲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的

衆人都笑起來。宝玉紅了臉，也嘆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  
麝湘雲嘆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由。」笑兒反說起人來說，有宝玉便也坐下。  
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里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去罷。」宝玉便也  
正要去，照林代玉便起身拉攏，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  
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  
大小的許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  
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那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是男  
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  
了。再過几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  
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

近之淫書，滿紙傷春，究竟不知傷春原委者，他並不提傷春字樣，却說恨穠愁香，流淚紙矣。



正悲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  
歎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  
見無花。室有子葉。故也亂啼。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  
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  
記得飛到這裏來否？」杏花一會了。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  
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一大驚。又听那邊有人喊  
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們去仔細看的  
由。寶玉听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  
面淚痕。蹲在那里。手里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寶玉  
忙問道：「你力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里燒。你或是為父母兄

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  
見了宝玉只不作一聲宝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婆子惡恨恨走來拉  
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了奶奶們氣的了不得藕官  
听了終是強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  
別太異頭過餘了如今還比你們在外頭随心亂鬧呢這是  
天寸地方兒指宝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  
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如何必是含怨之人  
又拉上宝玉喚出小人 宝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叫他來  
待查來 燒那燭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  
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懼忽听他反掩飾心內轉憂成喜

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狠着真是紙錢了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了的字紙那婆子听如此凶發狠起來便彎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尽的遺紙揀了兩點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據有証在這里我只和你所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就拽着要支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那個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個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個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這白錢巴巴兒的和林姑娘煩了他來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個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才能起來偏你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見了他們你就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回來我就說他故意來冲神祇保佑我早死藕官听了凶發得了主意走到拉着婆子要支那婆子听了這

話忙丟下低錢陪哭。告宝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太，我這老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奶們去，就說是爺祭神，我看錯了。宝玉道：你也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回了，叫我來帶他。我怎好不回去的？也罷。就說我已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宝玉想了一想方點頭應允。那婆子只得去了。這裏宝玉問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來若是為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這裏燒這幾張，必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像護庇之情感，激于裏，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宝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遇見，又有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情，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佯常而去。宝玉听

了心下納悶連規畫者亦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代玉亦發瘦的可憐問  
起來比往日已算大愈了

好若只當病亦不好

代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

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談便催黛玉去歇息調養黛玉只得回來因記星  
省要問芳官那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二和襲人芳官說咲不好叫他忍人  
又盤詰只得耐有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女  
兒洗過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  
洗我一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省沾我的光不美反到給我剩東剩西的他干  
娘羞愧變成惱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都說戲子沒一个好纏  
的憑你甚好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点子居恩子也挑么挑么酸屈淡  
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两个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瞧着

老太不在家，連句安靜話也不說了。晴雯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是會兩出戲，到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來的。襲人道：「『已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小的也太可惡。此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自來徑語，未遭如是用也。他少親失眷的，在這里沒人照看了，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錢，挽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並些雞卵香皂頭繩之類，叫一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丫娘亦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花鞭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襲人，忙勸作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丫娘說道：

你老人家大不省事你不給他洗頭的東西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燥還有臉打他、要還在學里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辯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听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傍園子里誰在主子屋里教道过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們打得罵得誰許老子娘又半中間管閑事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兒陸免的來哄你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老太太又不得閒心所以我沒回等兩日間偕們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免像好宝玉像好了些連我們不敢大聲說話你反打的人狼狽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几日門你們就

無法無天的眼睛里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不要你這干娘怕  
冀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些鉄  
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看反到折挫天長地久如何是好畫出  
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  
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红的小锦袄底下綠綢撒花給褲  
廠着褲腿四字奇想寫得低上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  
跳出一個女僮來 敝麝月嘆道把一丫鴛鴦小姐反弄成拷打紅娘了這會子又不妝扮了還是  
這麼鬆鬆急急的宝玉道他這本來面目極好到別弄緊靚了晴雯過去拉了他  
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擗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  
這邊來了接有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听了進來



問襲人：「嘆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听鐘儿下了晴雯道那撈什子素知  
 怎麼了又得去收什說有便拿過來瞧了一瞧說再畧等半鍾茶的工夫就  
 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嘆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几下昨兒是他擺弄了那  
 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点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  
 來貼住晴雯麝月揭蓋看時還是四樣小菜晴雯嘆道已經好了還不拾兩  
 樣清淡菜吃过稀飯馱菜粥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  
 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室玉跟前室玉便就桌上喝了口画出病人說好湯襲人  
 人嘆道菩薩能几日沒見葷饈的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忙端起鞋用口吹画  
 因見芳官在側便遞与芳官嘆道你也學着些伏侍別一味歡歡喜喜動輕省  
 別吹上漣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要他干娘也忙端飯在门外伺候向

日芳官等一到時原從外邊認的就同姓梨香院去了這干婆子原係榮府三等人物不過今且與他們雜洗皆不曾入內搭座故此不知內情規矩今托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子先領過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三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做干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洗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這裡楊子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半還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見他

出來都笑道嫂子的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好了仔細傷了氣你喘一口可好了芳官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着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喘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喘說着就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己也便喘了一口說好了過与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揀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便使丫頭色与芳官。本自伶俐又學了几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說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你就在屋里作伴兒把这粥給你留着一時餓了再吃說着都去了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將方才從火光燈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流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叫我問你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他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听了滿

尚含笑又嘆一口气說道这事说来可嘆又可嘆宝玉听了忙问如何芳官  
嘆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薛官宝玉道這是友誼  
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想頭說  
他自己是小生薛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豈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並排  
場皆是真正溫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虽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居兩  
人竟是你恩我爱薛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  
了蓋官我們見他一般的溫柔体贴也曾問他得新棄旧的他說這又有什麼道  
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位者也必要續位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丟過  
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防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  
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說说来可是好嘆宝玉听了這篇說話独合了他的

默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他既天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囑道既然如此說我也有一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對面與他講未免不便湏得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宝玉道已後斷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已後逢時按節只備一個爐到日隨便焚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除不知只一誠信二字為主即值蒼皇流離之日雖連香亦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為祭不獨死者為祭便是神鬼皆是未事的保照我那案上只設一爐不論日期時常焚香他們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回隨便有新茶便供一鍾茶有新水就供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于

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教  
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低芳官听了便答應着一時吃  
過飯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太面來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嘖鶯吃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宝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挂仗前邊來都見過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肅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等皆打疊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些大小丫頭丫環丫子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叔什駝駝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几日預登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媳婦並几个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几輛車遠遠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有蓉妻坐一乘駝駝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駝駝

賈珍騎馬率領家丁團護又有几輛大車與婆子丫環等坐並放些隨換的  
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  
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赶上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  
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所院都關了一夜出入人等皆走西邊  
小角門日落時便命关了儀門不教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閉鎖只  
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  
在內院不必閉鎖里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关了自領了環妻于下房  
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來帶領十來丫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  
廝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寥惟下榻微  
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几點微雨于是



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宝釵要些薔薇硝擦宝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竟無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才去時蘅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一瞧官說着一起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才吐淺碧綠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蘅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的嫩條命蘅官拿着顰兒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樑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的

蕊官笑道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偈們送林姑娘回來，偈們再多採些，編几个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代玉也正晨妝，見了簾子，便咲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咲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咲道：「怪道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見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回，便命紫鵲掛在那里。鶯兒又伺候了薛姨媽，方和代玉要頑。代玉忙命紫鵲包了一包遞與鶯兒。代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你回去說與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來瞧，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里去連飯也端了，那里去吃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鵲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與藕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咲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去等，有豈不好？」紫鵲听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到是他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代玉的匙筯用一塊洋巾包了。

交与藕官道你先帶了这个去也美一盞差了一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来一径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探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催愛看他編那里捨得去鶯兒只催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留來二人方去了這里鶯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來笑問姐、做什麼呢正說着蕊藕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没告我到被宝玉賴了他一天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這二三年積了些什麼讐恨如今还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讐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別的東西不美只美我們的米菜不知賺多少家去闍家子吃不了還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邊我們使他們一

使兒就怨天怨地的你說可有良心春燕嘆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宝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話到也有些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姨媽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个差使沒个進益幸亏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美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勾後來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几年着實寬裕了如今挪進來也美散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嘆不

好咲我姨媽劉和藕官吵了接着我媽為洗頭就和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也不給他洗昨日得月錢推不去了買了東西先叫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有的錢就沒錢要洗時不管襲人晴雯麝月那一個跟前和他們說一聲也都容易何必借這個光兒好沒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叫我妹小鴉兒洗了纔叫芳官果然就吵起來接着又要給寶玉吹湯你說可咲死了人我見他一進來我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強做知道是的討個沒趣兒幸虧園里的人多沒人分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我們一家人吵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弄這等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方比得了永遠基業還利害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水照看生恐有人遭過我又怕誤了我的差事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

个照看的謹了慎！一根草也不許人動你還摘這些花儿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乱折乱摘使得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算單美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另外還有揀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槩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們要究竟總沒要过一次我今便揣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挂了拐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內便不受用看有鶯兒偏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做隱身符兒你來染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到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

林黛玉	弄小巧	苦尤娘	情小妹	賈二舍	壽怡紅	憇湘雲	役鼠忌
玉重建	用借劍	娘賺入	妹耻情	偷娶尤	群芳開	雲醉眠	忌器寶
桃花社	殺殺人	大觀園	歸地府	二姨	夜宴	芍藥祠	玉情賊
史湘雲	覺大限	酸鳳姐	冷二郎	尤三姐	死金丹	歆香菱	判冤決
偶填柳	吞生金	姐大開	郎一冷	思嫁柳	獨艷理	情解石	獄平兒
絮詞	自逝	寧國府	入室門	二郎	親喪	福裙	情權

一 第百回 至七十回 內缺六十四回

脂硯齋九四評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瞞

投鼠忘器宝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行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孀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有什麼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簪子蓋似的几根戔毛擗下來還不閉門讓我去呢這小廝且不閉門且拉着笑說好孀子你這一進去好多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里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不給你老人家閉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奶子了一個一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鷄似的還動他的果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個蜜蜂



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离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摘李子呢就屏声浪噯喊起來說又是還說供佛呢又是老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屋子們都有分的到像誰害了餓瘡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沒好話說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娣娘兩個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的到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鴿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有小廝笑道噯哟、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有了好地方將來更呼喚着的日子多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噯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搗鬼吊白的你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車是你們有內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头却也有兩個姊妹成个体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

正說自只听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你柳樁子去罷再不來可就悞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廝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

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尊單等他來請停分派一面向衆人五丫頭那去了衆人都說俟往茶房里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听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菓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來

總是罵春景將殘說司棋姐、說了要碗鷄蛋麵的飯：的柳家道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這雞蛋短的狠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十個來我那里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饅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吃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來一面說

一面真个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里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里混噓你娘終下蛋呢通共湊下這几个預備菜上的洗頭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隔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麩筋醬蘿卜炸兒敢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到別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說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来不是為便宜却  
 為什麼前見小燕來說晴雯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向肉炒雞炒小燕  
 說葷的因不好像另叫你炒个麩筋的少掬油饒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赶  
 着洗手炒了狗頭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  
 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來  
 几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  
 另添有的沒的名声好說我單管姑娘的廚房省事又有利頭兒笑起賬來  
 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官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来斤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笑、偷作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掬的  
 住这个點這樣那个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這樣不如買太

太多添些分例也例像大廚房里預備老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轉着吃、到一個月現笑道例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兒來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來給我到味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這三二十錢的事還預備的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一盞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好又不好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這个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當見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所了又氣不忿又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子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到好味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裏急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代了小小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小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來喂狗大家瞧不成小小頭子們扒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夾告司棋說姑娘別悞听了小孩子的話柳搜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休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免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小頭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中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捧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菜

令人送去司棋全盤<sub>在</sub>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  
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  
些贈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起黄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来找芳官  
且喜無人盤問一迳到了怡紅院門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貼立遠  
處的望首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來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  
前方看真切回問作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  
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来日就來了只管催他做什麼方才使了他往前頭  
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  
關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  
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sub>便是</sub>了說畢作辭回來正走蓼溼一帶忽見



迎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之孝  
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里來五兒陪笑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  
來散：剛才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  
才我見你媽出去我才闔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这  
里呢竟出去讓我闔門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  
我媽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才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  
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辭鈍色虛又因近日玉玳兒說那邊  
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几个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  
並几个媳婦子走來見了这事便說道林奶：到要審：他這兩日他往這里  
頭跑的不像鬼：哪：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晚玉玳姐：說

太太耳房里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連二奶：打發平姑娘和玉璉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確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sup>還</sup>聽見今兒我到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目這些事沒主兒每日風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帶着中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圖官現有了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有偷的別物又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執方探春那時李執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奴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  
 到鳳姐兒那邊先找着了平兒<sup>2</sup>進去回了鳳姐<sup>2</sup>方纔歇下聽見此事  
 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  
 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啼的  
 哭啼<sup>2</sup>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五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  
 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sup>2</sup>回來看<sup>2</sup>了纔敢打動這  
 不快偷了去五兒見向忙又將他舅<sup>2</sup>送的一郎說了出來平兒听了嘆道這樣  
 說你竟是个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此時天晚奶<sup>2</sup>纔進了藥歇下不便  
 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  
 如<sup>2</sup>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自便去了。這里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的。也有報怨說：「正緊更還坐不上床，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起意，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寐，枕鳴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攆出他們去。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向芳官，听了啼天。

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寔供若聽見了他旧門上得的他旧，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僭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你只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边所丟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那边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玊兒急的哭悄，問着他，若應了玉玊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攬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还濟玉玊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里

發炮先炒的少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殊不知告失盜的  
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哋他  
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隱事保  
全人的賊名見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狹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  
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贓果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  
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  
了玉瓶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  
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裏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湏得把彩雲和  
玉玏兒兩個業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意個  
倒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煩出這裏來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實的不

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儿便命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玏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儿道現在二奶、屋里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宝二爺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寓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向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体面這便求宝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別冤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放心也別冤屈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此與环哥是情真連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且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

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竟帶了我回奶，去我一緊應了完  
事中人听了這話一个，都比意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果  
然是个正緊人<sup>經</sup>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的偷的瞞你們頑如今鬧  
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李太太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要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  
芳官往前邊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贈五兒感謝不尽平兒代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  
几个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句刻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  
他來恐園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  
一併回明奶：他倒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  
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沒什麼事所以  
姑娘不大相識高：孤拐大：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玳兒道是了姐：你  
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孀娘司棋的父母雖是大老爹那邊的人  
他這叔：却是偕們這邊的平兒听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  
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屋里  
丟的也有了主兒是黛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業障要什麼的偏這雨業障

逼他頑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两个不隄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聽見帶累了别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但園內人有連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們私情各相來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篋還擺在議事所上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再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兒一遍凤姐兒道如此說但宝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攪事情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攪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个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偕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的追求總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屋里的了頭都拿來送不

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磚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當招了又道是蒼蠅不抱沒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統說他虽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誤的到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偕們是那邊屋裏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怀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个月還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罷了一夕話说的風姐兒倒嘆了說道憑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罷我才精熟些了沒的淘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徑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觀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榻

歎香菱情解柘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與旺之家若得不得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頭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旁）能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與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攢了來，只與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

的炭也欠有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情：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邊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的禮又預備几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已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夕大家照顧些正乱省忽有人來說與他看過这早飯就出去罢柳嫂兒原無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轉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许多自己到要折变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王釧兒吵出生恐查詰出來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宝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谁知賈環听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的臉摔了丟說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担擔當當了兒  
 我原決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彩  
 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況不看你素  
 日之情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  
 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蛆心業障氣的彩雲哭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  
 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叔起來過兩日他自然  
 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  
 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內暗哭當下又值宝  
 玉生日已到原來宝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  
 鬧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几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尖兒并壽星低馬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奉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壽一百束上用良系掛起薛姨娘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札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所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畢祀奠茶焚低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兩處行畢祀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祀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四方進



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了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挨着所長的房中到過後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中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忍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環賈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咕呱，一群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樓入西那岫烟的了。頭家兒並奶子抱省巧姐兒彩鸞侯鸞八九个人都把省紅毡笑省走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面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饒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

說我方才到鳳姐，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的平兒  
笑道我正打發你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那里禁當  
的起，所以時敢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經常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  
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還跪。襲人連忙挽  
起來，又下了一福。宝玉又還了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  
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壽。宝玉听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說原來今兒也是姐，的芳誕。平兒還福不  
迭。湘雲拉宝玉，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對拜壽。且拜一天，總是探春忙問原來那  
妹，也是今兒。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趕着補了一分礼。友  
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裏去了。頭答應省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

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探春笑道到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占了去愿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过了灯節就是老太和宝姐：他们娘兒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初九是璉二哥：二月没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没人就只是惜家的人探春笑道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是一日所以他记的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这也是終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礼的職分可吵鬧什麼可不悄悄的过去今兒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們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倒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裏過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说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诉他奶：就说我們大家说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过生日呢丫頭嘆着去了半日回来說二奶：说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过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回道可巧今兒裡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sup>弄</sup>菜都是外頭叔拾借們就湊了錢就<sup>抄</sup>家的來攪了去只在借們裡頭叔拾倒好衆人都說是極探春一面遣人去同李纨叙代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叔拾兩掉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嘆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掉請他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柳家的嘆道原來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

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这里探春  
 又邀了宝玉同到所上去吃麪等到李纨宝釵一齊來金又遣人去請薛姨媽  
 与代玉黛玉天氣和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園錦簇擠了一所的人誰知  
 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与宝玉、于是過去陪他吃麪兩家皆治  
 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于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宝釵帶了宝  
 琴過來与薛蝌行礼把盃畢宝釵自薦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  
 虛套竟可收了你只猜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  
 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兄弟只管請只怕猜計們也就好來了宝玉忙又告  
 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宝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  
 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開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妹、都在裡頭

倘或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道的，你瞧你們那邊這几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効了。若是鬧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越近路從這里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別走，總有了事，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除不知還有几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已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俟告訴你平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子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來，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裏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個人講說自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衆人香菱侍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个人都在那裏看魚作耍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携了他們同到了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所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省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几樣也有不忙的也有收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麪方換了衣裳往園里來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壽星金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到覺拘的慌不如我到所上隨便淌

躺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制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宝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所上至有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制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所上眼着省命了小了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媽捶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盃出去小了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宝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玊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鵲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盃宝琴等四人都說這



一鬧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没人要听那些野話你所上去說給姨太太鮮魷兒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与薛姨媽去宝玉便說雅座無趣湏要行令才好中人有的說行這個令好那个又說行那個令好代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全都寫了拈成閨兒偈們拈出那个來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命拿了二付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李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坐說我寫大家想了一回共得了十来个念着香菱一的寫了搓成閨兒擲在一个瓶中間探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內撓了一撓用箸拈了一个出來打開看上寫着射鰲二字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來射鰲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这里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的便叫他們行去偕們行這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都是按我史湘雲咲着說這金釧與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刻舉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宝姐！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喝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妹擲起挨着擲却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宝玉等皆擲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于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圓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

如老圓的圓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消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  
代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問的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  
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  
对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釵笑道这个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  
个字而射一覆也不泛了說有便又說了一个寔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  
便覆着他是用雞寔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个峙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栖  
于峙的與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刻起拳  
來那边尤氏和史氏隔帘席也七八乱叫刻起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对刻拳  
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的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三人限  
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

瓢

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这个也等想一想現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拆足雁叫的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搗衣聲

金兒史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个壽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亂刻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對了手李纨和岫烟對了字李纨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覆了一个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

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来说这个典用的当湘雲便说道

奔騰烹湃

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鉄鎖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说

的衆人都笑了说好个謔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说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內有半个鴨頭揀了出來吃腦子中人催他别只顧吃到底快说了湘雲便用筯子拈着說道

这鴨頭不是那了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来引的晴雯顰翠平鶯兒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代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挂誤着打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

釵忙暗忖的聽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刻拳鬪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对了点子宝釵挨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灵玉而有便哄道姐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说出来姐别恼就是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宝玉道他说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旧诗曾有敲断玉釵红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便不得两个人都挨罰香菱忙道不止時事這也有出處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曉上或有之詩書記載並無美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麼你到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说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詩上呢衆人哄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

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点的對点刻拳的刻拳這些人因賈母王  
 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所中紅飛翠舞玉  
 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條然不見了湘雲只  
 管頑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那里找得不接  
 首林之孝家的同有几个老婆子來生恐有正事呼喚二者恐了不好們年不來  
 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体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  
 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沒有多  
 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个引子媽不們別耽心李執尤氏都也笑說你  
 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  
 太太叫姑娘們酒姑娘們還不肯吃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

有事來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  
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們  
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了奴們答應了忙去傳點  
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罷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  
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貼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  
摸有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  
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偕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  
見一個小子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  
後頭一塊青板石攬上睡有了衆人听说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  
果見湘雲卧子山石僻處一個石攬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



身滿頭臉<sup>衣襟</sup>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  
 蜂蝶鬧攘攘的圍着他又用<sup>鮮</sup>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有衆人看了又是愛  
 又是笑忙上來推喚<sup>挽</sup>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唧唧說衆香而酒  
 倒<sup>醉</sup>至<sup>醉</sup>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却為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  
 道快醒、先吃飯去這潮<sup>曉</sup>曉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  
 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納涼避靜的不覺的日多罰了兩杯酒校  
 嬾不勝便睡有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潤潤有同人來至紅香園中用過  
 水又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喝了  
 一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風姐送去風姐兒也送  
 了幾樣米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

扶欄觀奕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釵岫烟觀局林黛玉和宝玉在簾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个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所只到了階下便朝上跪下了  
滿頭有聲探春因一塊棋受了獻算未笑去他得了兩個眼便拆了官有兩眼只瞧着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內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  
日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因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  
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揮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所上姨太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  
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

既這廂有就攆出他去等太，來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  
 伏了那人，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遙，知意代玉便說道你家三  
 丫頭到是了人，雖然叫他管此事，倒也一步兒不肯多是，差不多的人就早  
 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有時他幹了好几件事，這園子也分  
 了人，官如今多插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單拿我和鳳姐，作伐子，禁  
 別人，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止此而已。代玉道：要這樣，終好，偕們家裡也太  
 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淘了替你們一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  
 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偕們两个人的代  
 玉听了轉身就往所上尋宝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釵夫人走來，手內  
 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有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裏去了。我見

你兩個半日沒吃茶爬<sup>的</sup>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各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說着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難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時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宝玉的<sup>寶玉</sup>因問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sup>門</sup>呢襲人四顧一瞧說才在這里几个人鬧草的<sup>頑</sup>這會子不見了宝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你們外頭頑去一會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宝玉拉了他起來笑道俗們晚上家里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帶了你掉

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麵條子，早饒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着我，要俚力吃。」勾了纔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坏嗓子，這幾年也沒聞見。來，今兒我是要開齋了。宝玉道：「這不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個盒子來，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鴨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饅，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的碧菜、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誰吃這些東西？」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鴨就不吃了。宝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有勝。」

些似的遂吃了一个搭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  
小燕和芳官都嘆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sup>再</sup>  
要些来小燕道不用要这就<sup>够了</sup>方佟蔚月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  
了我再吃了这个<sup>不用</sup>再吃了说着便站在棹傍一頓吃了又留下两个搭  
酥说这个留着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  
愛吃酒等着偕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和晴雯姐量也好也要喝只  
是每日不好意思今兒大家開齋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我竟忘了此刻  
纔想起来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或有不到的去處你提他襲人照催  
不过這些人來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这五兒怎麼樣宝玉<sup>道</sup>你和  
柳家的說去明兒直叫他進來罢等我告訴他們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

這到是正緊經小燕又叫兩個小了頭進來伏侍洗手到茶自己收了家伙交與  
 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園尋衆姊妹  
 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宝玉向你們  
 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着將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  
 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貓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  
 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个  
 狐媚子什麼空兒跪了去吃飯兩個人怎麼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  
 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了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情晴雯道既這麼  
 自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勾使弄了襲人笑道我們都  
 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怵性子又不好

又沒用製人嘆道倘或那孔雀<sup>再</sup>掛子角燒了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  
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  
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不  
佯態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說自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  
下吃飯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  
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蘆官等四<sup>五</sup>個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  
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自坐在花草堆中閑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  
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一個又說  
我有星<sup>上的牡丹花</sup>翠那一個又說我有月<sup>上的牡丹花</sup>紅這一個又說我有牡丹亭那一個又說我有琵琶記



裡的枇杷菓葢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葢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爲一蘭一箭數花爲蕙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爲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葢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掙他菱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嘴里汗燉的胡說了葢官見他要勾來怎麼容他起來便忙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自央告葢官等你們來幫着我掙他這禍嘴兩個人滾在草地中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葢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

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中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一散  
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就滴一點一點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可巧宝玉  
見他們鬧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中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頭弄  
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搗因此鬧  
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臟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倒有一枝並蒂菱  
口內說手內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  
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愛呀了一  
聲說怎麼就拖在泥里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经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  
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腳嘆道若你們  
家一日遭塌這一百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

姐：每人總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職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  
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  
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话却確心坎兒上反到喜歡起  
來了因笑道就是这话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的赶着換了也  
就好了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著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  
要拖臟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个一模一樣的他自有孝如今  
也不穿竟送了你的換下這个來如何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他們倘或听见了  
倒不好宝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們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  
成你若這樣還不是你素日為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也可  
只不过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點頭笑道就是這

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省你千遭。<sup>萬</sup>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宝玉听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sub>忙</sub>的回來。一壁裡低頭心下暗笑。<sup>想</sup>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了這个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亂想。<sup>又下此</sup>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sub>細</sub>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為人。每人不怜愛的。襲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況与香菱素相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宝玉來尋省。香菱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足的淘出了个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sub>姐</sub>了。谁知那起促促鬼。使黑心說省樓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叉手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贓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了。再給你送來。你

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你拿去不俱<sup>向</sup>給那个妹！罢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職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便的小便<sup>處</sup>與蕙芳用樹枝兒掘了一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怪知道人人说你慣會鬼祟！使人肉麻的事你瞧！你這手弄的泥烏蒼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有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話扎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什麼香菱只顧笑因那邊他的小丫頭麝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方<sup>和</sup>相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說饒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性虎口里

標頭兒去呢說省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鬧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回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个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車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宝玉所

了。咲說你說的是。襲人咲道：你一天不挨他面，硬話盡你。再過不去，情實  
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常會駕橋撥火兒。說着，大家都咲了。宝玉說：「院門裏  
襲人咲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開了門，人到疑惑，越性再等一等。  
宝玉點頭，目說我出去走。」四兒舀水去。小燕一個跟我來，裏說着，走到外邊，因  
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小燕道：「我俵告訴了柳嫂子，他到喜歡的，狠不是五兒  
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來得，只等好了。裏，宝玉听了，不免  
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着官可  
說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  
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听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  
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個提着大燈籠，晴雯悄嘆道：「他們查上



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僭們好閑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分付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听見是不依的衆人都哄說那里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宝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報了鞋便迎出來哄道我還沒睡呢媽：進來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哄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哄話說不是一個讀書上孝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哄宝玉忙哄道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因吃了麵怕停住食可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哄說談談些个蒲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哄說湊了一盞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

嗜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暗裏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嘆道此時我  
聽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趕着这几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  
屋裡到底是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  
聲使得着只管叫起來怕已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說話說這家子的人眼  
里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說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雪都  
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沒離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  
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嘆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  
知禮的越自己謙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太太太太屋裡撥過  
來的便是太太太太屋里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得這纔是受過調教  
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宝玉還說再歇那林之

# 綽

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開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那里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有些兒也提防自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有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為綽高偈們把那張花梨圓炕綽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有大家果然招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說天熱偈們都脫了大衣裳綽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子在外人眼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逼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座且忙有卸粧寬衣九吃酒從末獨怡紅風俗故玉夫人云他行事總先如此者此是與世人兩樣的知子莫過母也一時將正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

身上皆是長裙短袄，宝玉只穿有大紅綢紗小袄子，下面綠綾彈墨紗褲，散着褲脚，倚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綢裝的玉色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刻

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

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

只穿有一件玉色紅青

醃絨三色假子綢的水田小夾袄，束有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

也，散着褲腿，頭上眉額偏有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驚顰粗細的總辮

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帶着一個白

菓大小的硬紅廂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還清引的衆人笑

說他兩個到像一雙生的弟兄，兩個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來說，且等再刻拳

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往手裏吃，我們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

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圓坐，更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

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窯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  
 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  
 菜宝玉同說僭們也該行个令<sup>牌</sup>好襲人道斯文些的<sup>牌</sup>好别大呼小叫惹人听見  
 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今骰子僭們搶紅罷宝玉道  
 沒趣不好僭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这个頑意兒襲人道這  
 个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僭們竟悄悄的把宝姑娘林姑娘請  
 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戶的闹倘或遇見巡夜的  
 問宝王道怕什麼僭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後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  
 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  
 四兒都<sup>是</sup>請<sup>了</sup>不<sup>了</sup>一聲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

个去请只怕宝林两个不肯来湏得我们请去死活拉他来于是熬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了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宝釵说夜深了黛玉说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说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畧坐、再来探春听了却也欢喜因想不请李纨倘或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熬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宝玉忙说林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墊着些熬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代玉却离棹速、的靠有靠背因笑向宝釵李纨探春等道你们日日说人夜聚飲賻今兒我们自己也是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纨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如此这倒也不怕说自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来埋面裝有家

才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五點數至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麼來說着將籤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籤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艷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首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貫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優酒衆人看了都笑說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笑說芳官唱一機我們听罢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盞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機

賞花時翠鳳毛翎帶義閑為仙人掃落花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猛

可的那一層雲霞抵多少門外即天涯您再休要創新黃龍一線兜差

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您与俺眼向雲霞洞賓呵您得了人可使早些

見回話若遲呵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纔罷宝玉却只管拿省那籤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這

曲子眼着自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又擲了一个十六点數

到探春笑道我还不晓得个什麼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擲在

地下红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今這原是外頭男人们行的今許

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来衆人看上面是一枝

杏花那紅字寫有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 日边红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  
 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sup>笑</sup>戲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  
 妨我們家已有了了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說着大家來敬探  
 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纨等三四个人強死強活灌了下去探春  
 只命燭了這少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sup>幾</sup>九點出來  
 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根掣出一根索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這帶什子  
 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有一枝老梅是寫着霜勝寒姿四字那一  
 面旧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執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  
問你們的廢事與說自便吃酒將骰過與代玉一擲是个十八點便按湘  
雲掣湘雲笑自揎拳擲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画有一枝  
海棠題有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雨字改石涼雨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  
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事衆  
人都笑了回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字各飲  
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  
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聽人不見通與芳官瑞起來便

一揚勝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盞盃內了湘雲便掣起骰子來一擲  
 個九點數去談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茶蘼花題  
 有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有一句旧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宝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說偈們且  
 喝酒說有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個十九點該香菱、便  
 掣了一根並帶花題有聯春繞瑞那面寫有一句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代玉掣代玉默  
 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

有一枝芙蓉題有凡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杯衆人笑說这个好極除了他别人不配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談有衆人便伸手内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旧诗寫有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間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美來香菱晴雯寶釵二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子是大家斟了酒代玉同相探春笑道命中該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个

話  
 什麼天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執笑道人家不得責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  
 說衆人都笑了衆人纔要擲只所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  
 姨媽打發人來了接代玉的衆人回問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二  
 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來瞧了一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代玉便起  
 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衆人宝玉等  
 還要留衆人李執宝釵等都说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衆人道既如  
 此每位再喝一杯再走說自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衆  
 人等直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关了門大家後又行起令來衆人等又用  
 大鐘斟了几鐘用盤攢了各樣菜菜與地下的老嫗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  
 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嫗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

衆人听了納罕方收什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韵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好姐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儘力灌起來小燕四兒也番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偕們且胡乱歇一歇罷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竟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柔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羞你吃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麼吃

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省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宝玉嘆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還席。」襲人嘆道：「罷了，今兒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宝玉道：「怕什麼？不過過兩次罷了。你們也笑是會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嘆道：「要這樣，還有趣，必至與盡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sup>來</sup>晴雯連<sup>勝</sup>燂也忘了我。記得他还唱了一個曲兒，笑道：「姐兒忘了連姐兒，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衆人听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掩着，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還東短一丁，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兒夜里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

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吃的把燂臊都丟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來四  
更多天絲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時見平見笑道好白和我耍了酒來也不請我  
還說自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他还席必來請你的等省罷平見咲問道  
他是誰？是他晴雯听了趕省咲打說道偏你這耳朵尖听得真平見笑道  
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个不到我是打上  
門來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  
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  
問又怎處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  
子忘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玉看時原  
來是一張粉籤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宝玉看畢直跳



了起來

帖文亦蹈俗套之外

忙問這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

知當是那个要緊的人<sup>送</sup>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兒忙飛

進來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sup>來</sup>只打發了媽<sup>只</sup>送來我就擱在那裡誰知一頓

酒<sup>喝</sup>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

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首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

上四个什麼字樣終相敵只管投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向宝

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向代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進來尋代玉剛過了

沁芳亭忽見岫烟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宝玉忙問姐<sup>那</sup>裡去岫烟笑道

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忙意說道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

他<sup>的眼</sup>原來他推重姐<sup>的</sup>竟知姐<sup>的</sup>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

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變~~<sup>改</sup>。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來~~<sup>有</sup>~~在~~<sup>此</sup>。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真是天緣巧合。求姐，」指教說，省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故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了什麼道理？」宝玉听说，忙笑道：「姐

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笑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曰取我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向林妹可巧遇見了姐：岫烟听了宝玉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打<sup>也</sup>掠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鐵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讀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讓自已乃世中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

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頂，噯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们家廟說是鉄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櫺翠庵來。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宝玉薰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櫺翠庵，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鬟來，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來。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兒，帶腳上穿虎頭簪，雲五彩小戰靴，或散着褲腿，只用淨緞厚底扇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總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門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廝，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

馬有俗家現有几家土番你就說我是个土番兒況且人人說我打聯垂  
趣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狠好我亦常見官員  
人等多有跟從外国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再起个  
番名叫作耶律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  
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俗們有福生在當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  
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饒頭緣  
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這樣看你該去操習  
弓馬李逵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來豈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們你  
鼓唇搖舌的自己開心作戲却說是稱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

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僭們雖一戲一笑也談  
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  
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  
賜為奴隸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戲異常  
他也最喜武扮的每自己束鑲帶穿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  
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髮好便  
于面<sup>上</sup>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執探春見了也  
愛便將宝琴的蓋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个女童頭上两个  
了髻短袄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  
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國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

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餘本色之語何必塗硃  
 抹粉本終是男子豈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豈官園  
 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豈的也有喚他作炒豆子的室琴反說琴童  
 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豈字別致便換作豈童因飯後平兒還席  
 說紅香團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釀可喜尤氏又  
 帶了佩鳳偕鴛二妻過來遊玩這二妻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  
 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蕓一千女子所謂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憑  
 了奴們去伏侍且同衆人二妻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  
 把佩鳳偕鴛香菱三個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話大家也尋着叫這名字又叫

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  
凡聽見者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取笑惡作踐了他忙又說海  
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  
名為溫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納可  
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拗  
口仍舊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  
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回人回說甄家有  
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所相見這里衆人  
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頑要

大家千金不令作戲  
故寫不及探春等色

宝玉便說



你两个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使得黛玉忙笑說好姐！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跟着你們學着罵他偕兒又說笑軟了怎麼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趕着他打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張跑來說老爺殞天了衆人听了啼了一大跳忙都說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下人說老爺天！修煉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己的兒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脉脉來素知賈敬道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礼斗守更申服靈砂等妄作

虛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肚中堅硬似鉄面皮嘴唇  
燒的紫絳皸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眾道士慌的  
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壞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  
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  
已出苦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命鎖省等賈珍來發教且命人去飛  
馬報信一面看視這里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不用軟  
輻抬至鉄檻寺來停放屈指美未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是  
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  
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  
賈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纨又照顧姊妹室玉不識事体只得外頭

之事<sup>裕</sup>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璠賈琬賈珩賈璣賈璵賈芳等各  
 有批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继母接來在寧府看家他这继母只得將两个  
 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sup>拈</sup>放心<sup>原為放心而來終是放心而去妙甚</sup>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  
 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品<sup>人員</sup>礼部見当今隆敦孝弟不敢自當具本請旨原  
 來天子極是仁孝遠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詰問賈敬何職礼  
 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脣其子賈珍賈敬同年<sup>進</sup>多疾常養靜於都城  
 之外方真現今因疾歿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  
 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功追賜  
 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sup>日暮</sup>入彼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礼畢  
 扶柩回籍外省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吊欽此旨下

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高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  
回半路中又見賈瑞賈璉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  
馬請安賈珍忙問作什麼賈瑞回說嫂子恐哥和侄兒來了太太路上  
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太太的賈珍听了讚稱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  
理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  
个姨娘在上房住着賈蓉當下也下了馬听見两个姨娘來了便和賈珍一嘆賈珍  
忙說了几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  
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中人来賈珍下了馬和賈蓉  
放声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哑  
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接禮換了衣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

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覩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些悲感好指揮衆人因將思思旨  
 備述與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傳噩之事賈蓉得不得一  
 聲相先騎馬飛來到家忙命前所收棹椅下榻扇掛孝幔子門前鼓手  
 遶牌樓等事又忙省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  
 歪着了見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們作活計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喜的望  
 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蓉  
 小子我這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統都沒了還虧你是  
 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氣坎的也跟歪說有順手  
 拿起一个熨斗來撻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头滾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上來  
 撕嘴又說等姐！衆家僮們告訴他賈蓉忙笑有跪在炕上求饒他两个又笑了

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二姐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  
舔着吃了衆了頭着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統瞞了竟他兩個雖小到底  
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了回來告訴爹你吃不了衆省走賈蓉撇下他  
姨娘便抱着了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俗們饒他兩個了頭們忙推他  
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偏有也妙極之頑頑者  
人吵嚷的那府裡誰不知道誰不背地里咬舌說俗們這邊頑賈蓉笑道各  
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教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賊唐臭漢何  
況俗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太老爷這座利害連二  
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鳳姑娘那樣劉強瑞叔还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

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問好又說難  
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戴滿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  
們合家大小登門去磕頭尤老人點頭道我的見倒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  
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趕到的先打發我  
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省又和他二姨削眼那尤二姐  
便悄悄：咬牙含笑罵狠會咬舌頭的猴兒崽子由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  
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更有根基  
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這二位姨娘的這几年總沒揀得  
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娘當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姊妹丟了活  
計一頭笑一頭趕有打說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說西老爺有眼仔細

雷要緊又值人來回話事已完了請奇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裏落方嘆  
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遣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安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擔扛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煨燂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

喪人散後仍來空尋他小姨子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園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茅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嘻嘻啾啾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輪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找着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

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實  
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茅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  
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麼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牽手  
仍要捉拿茅官茅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隨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茅  
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瓜子兒  
瓜子兒呢却是茅官輪與晴雯茅官不肯叫打跑了出來晴雯因趕茅官將懷  
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  
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見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  
呢晴雯道襲人歷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盤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  
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忖悟了也未

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線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趕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不講究這個

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縣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亦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手一杯凉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而已寶玉就着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卽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果何用不用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

婆子先將瓜果送去交與紫鵲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才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熊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來甚麼來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鵲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果來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果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煙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熏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

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果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祭奠取禮記春秋荐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比列走去見他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卽同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終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趣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此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

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二日不好的老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暖那一個是要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帮着辦理他又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淨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總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裏殘烟熏餘玉體紫鵲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恹恹大有不勝之態紫鵲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才慢



慢的起來含笑談坐寶王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王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瞞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已早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王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嘗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鵲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為何事口角因說道姑娘

身上纏好些寶二爺又來愾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愾  
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閃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來  
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  
管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  
未見上面是何面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  
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  
可欣可美可悲可歎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  
感慨可巧探了頭來會我晴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  
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晴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倒沒  
有什麼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

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已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俗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听了才自懷內取出湊在寶釵身旁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黯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異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娆

都緣禍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墓

豈得羈縻女大夫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藝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晚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

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已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連二爺回來了適終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更五仍要出城迎接說畢眾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有賈母王夫人等到來眾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盞茶便

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卽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懷內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撲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終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赦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賈

王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那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鉄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了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赦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况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娘先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遂託



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扛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已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

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  
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  
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  
來交給他再也悄悄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  
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才欲退出只見賈連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  
賈連問便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連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  
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  
有使呢若真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  
他取去賈連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  
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

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到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還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太好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叔問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嫂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做媒說了做二房如何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正是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嫂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

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粮庄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娘老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俗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嬌子那裡却難管連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曾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曾連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曾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要

然後在衙門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嬌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知道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聞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嬌子總不生育。原是為了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嬌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起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說成了。我買兩個

絕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你罷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知道人附耳向賈璉道今兒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兄弟本無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

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兄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終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比時候的了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瞞著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棋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棋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棋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棋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攞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攞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撈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玉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起了鬟

回頭時仍攔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看莊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了頭自後面來走賈璉目送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著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叙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今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俗們都是至親骨說<sup>內</sup>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在這裡也是住著不瞞二



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是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家爺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

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的多早晚我總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起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

三姨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兒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他見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後往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若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

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娶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甯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開了一陣含羞弔死了賈璉給了二百銀

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却就合厨子多渾臣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臣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原也合曾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曾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子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根壯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曾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

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娘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安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吻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趕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趕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老尤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送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歡越喜。

不知怎生奉承這二姐乃舍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如：稱之自己  
也稱如：竟將凤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中只說在東府有事羈伴凤姐輩因  
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見或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愛<sup>管</sup>此事  
便有那游手好閑專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在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  
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sup>五</sup>兩銀子做天：的供給若不來  
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  
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搬了與二姐收存又將凤姐素日之  
為人行事枕邊衾內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  
愿意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這日  
賈珍在鐵檻寺<sup>做</sup>佛<sup>事</sup>晚間回家時目与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先



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緊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燈時分。悄入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園內。自往下房去。所僱賈珍進來屋內。燒點燈。先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太太吃茶。說了一回閒話。賈珍曰：「笑說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省燈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還備了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鎖闌起門來。都是一個人。原無避悔。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来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璉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管去回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點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

足

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來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來只剩小了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揉肩擦臉百般輕薄起來小了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爺飲酒鮑二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渾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裏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臊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甚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豎酒不省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發迹的近日越發刁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勾了便去睡攪這里鮑二家的陪着這些丫頭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

上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門之声鮑二家的忙出来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向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告他說大爺在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赧色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偕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狼乏了尤二姐忙上來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來二人對飲他父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了頭分了一個過來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見已有了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故嘆道你這會子來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这里來借宿一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

月銀的交給了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來，端起杯來，忽听馬棚內兩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蹶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这里，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关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你們今兒可要公道的，貼一爐子燒餅，要有一斤充正醫的人，我痛把你媽一面。」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當用言語混乱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興，發作使命，收了酒，裏掩門，裏衣

尤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樓他  
 笑道人々都说我們那夜又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  
 我雖嫖致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嫖致的好賈璉忙問道這話如何說  
 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惡人待什麼事我不知我如今和  
 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惡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  
 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將來我妹  
 子却何如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  
 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招<sup>拈</sup>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尽知你也不必驚慌  
 你因妹夫是<sup>例</sup>作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例說着走了便<sup>往</sup>  
 西院中來只見窓內灯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璉便推門進去喚說大爺

在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  
作如此景象偕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  
感激不尽大哥若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還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  
能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挽起只說兄  
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  
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杯賈珍嘆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必要吃干這鍾說  
着一揚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嘆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糲  
麵你吃我看見提省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免你別油蒙了  
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花了几个臭子你們哥兒倆拿看我  
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

婆太难堪如今把我姐，拐了来做二房偷着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那鳳  
姐去着他是幾個腦袋几隻手若人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  
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宝掏了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也不算  
是尤三姑奶奶，喝酒怕什麼僭們就喝說看自己縛起壺來斟了一杯自己  
先喝了半杯接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說我和你哥，已經吃過了僭們來親  
香親香曉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個  
本是鳳月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  
一疊又叫將姐，請來耍樂僭們四個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  
是弟兄僭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  
便就要一番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為人每賈璉

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大紅祇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  
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敲或並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却似  
打鞦韆一般燈燭之下或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  
再吃了酒又添了錫盞淫浪不独將他二姊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过的上下  
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  
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試了一式他弟兄兩個竟  
全然無一點別識別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自  
已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被他瞞了男  
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  
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我略有了環婆娘不到之處便將賈璉賈珍賈蓉三個潑



声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誑騙了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來有时尤三姐自己高了興悄命小厮來請方散去一會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谁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着自己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哄的君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sup>情</sup>迷<sup>情</sup>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說姐、糊塗僧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笑無能而且他家有一个人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僧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越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誰折到那時白落个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母女見不听劝也只得罢了那尤三姐天、挑揀穿吃打了良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的肥鷄又宰肥

鴨或不起心連掉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後假新整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  
囑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  
房內心中也悔上未無奈二姐到是个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  
到還知疼着癢若論起溫柔順九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  
高十倍若論慷慨言談行事也勝五分虽然如今改过但已往失了脚有了一  
个淫字雖有甚好处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  
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知膠投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  
生死那里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  
珍大哥商議揀个相熟的人把三丫頭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  
出事来怎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肥

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太扎手偕們未必降的住正緊揀個人  
聘了罷他只意、思、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偕們明日  
先劝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已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  
極是至次日二姐另脩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小妹過來与他母  
親上生尤三姐便知其意全用醜陋賈頂全是大翻身大解酒過三巡不用姐  
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洗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大札要說但妹  
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叨、提那從前醜事我已尽知說也無益既如  
今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礼  
但終身大事一生至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  
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过于達貌比潘安的我心畢

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混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保札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來大家想來賈璉便料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果然<sup>不</sup>妖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sup>奇</sup>不知何為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sup>有理之</sup>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sup>一罵反有理</sup>中人听了都詫意除去他還有那一個<sup>余亦如此想</sup>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sup>奇甚</sup>西說省忽見賈璉的心腹小使典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着省叫爷呢小的答應往旧老爷那边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没人向典兒道小

的回奶，說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裏連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當下與兒答應人來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與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裡奶：多大年紀怎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多大年紀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語與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就敢惹提起我們奶：來心裡多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笑是個好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一氣他倒背有奶如常作些个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是容不過的只求：他去就完了

如今和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估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別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去，他還在傍邊撈火兒，如今連他正緊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鵝一窩兒，見自家的事，不管剗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嘆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與兒忙跪下說道：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時若得了奶：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

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这几个人谁不背前背後揚奶？聖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答應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兒爺的還不起來呢說句頑話就啼的那樣起來你們作什麼來我还要找了你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張嘴還說他不過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便有理讓他看見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兒，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然平姑娘在屋裏大約一年二年之間两个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

裡掂十个过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弄來的  
你又浪着劝我原不依你反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罵了到央  
告平姑娘尤二姐嘆道可是扯謊這樣一个夜叉怎麼反怕屋的人呢興兒道  
這就是俗語說的天下無<sup>姑</sup>不<sup>過</sup>禮<sup>一個</sup>實去了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陪了過來  
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這個心腹他原為奴了屋裡一則  
顯他美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外頭走邪的又還有一段因果我們  
家的規矩老爺們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個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個誰  
知他來了沒半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雖<sup>雖</sup>不好說自己臉上  
过不去所以強逼着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個正<sup>經</sup>人豈不把這  
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會挑妻窩夫的倒<sup>一味</sup>以為忠心赤胆伏侍他總容下了尤



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所見你們家還有一位寡婦奶、和几位姑娘他這樣利害此人如何依得與兒拍手笑道原來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姑娘又多口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拿針線李道理這是他的責任除此向事不知說事不管只應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大奶、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這才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九不好也沒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暖啣一声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問何意與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利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養的老鴿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是珍大爺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命太、

抱過來養這<sup>了</sup>麼大也是一位不帶事的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笑另外有兩個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個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麼代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錯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天還穿夾的出來風兒一吹就倒了我们這起沒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兒姓薛叫什麼寶釵竟是雪堆出來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瞥見一眼我們鬼使神差見了他們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些藏開與兒搖手道不是，那正緊<sup>經</sup>大禮自然遠些的藏開自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己不敢出氣是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暖了吹代了姓薛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偏了這混話越發沒了個兒你到不像跟二爺的兒這此混話到像是寶玉那邊的兒好極之文將寫出可謂一擊而鳴法不寫之寫也尤二姐像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

寶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麼

拍案叫絕此處方問是何文情

與兒笑道姨娘別問他說起

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他沒有上過正緊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顛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

人看自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过學到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裏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省卧省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去尤三姐笑道李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把怨可知難纏情語情文至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到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信他胡說偈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他的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那是只在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兒兒糊塗姐：記得穿孝時偈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送棺偈們都在那里站省他只站在頭里橫省人：說他不知礼又沒眼色過後他没情

悄的告訴偕們說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高們賤恐怕氣味薰了  
 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  
 我吃膩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  
 管怎樣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听说笑道依  
 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與兒不便說話  
 只低了頭磕瓜子與兒笑道若論模樣現行事為人到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  
 有了只未露形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故尚未  
 及此再過三二年老太，便一聞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  
 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  
 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奶奶，早和二姨定了

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省帶了典兒也回去了這里尤二姐命掩了門  
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回勸他說既有  
正事何必忙々又來千萬別為我誤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的又出  
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个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然如此你只管  
放心前去這里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子他後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  
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嘆道  
這人此刻不在這里不知多早晚曉來也難為他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  
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也情愿剃了頭當  
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谁這樣動他的心二姐  
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裡做生日媽和我們到那裏与老娘拜壽

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蓮于奇百怪之文何至他着了  
如今要是他終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蓮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有來了  
不曾賈璉听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樣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  
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他無情無義  
他最和宝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歡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  
一向後來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向宝玉的小子們就知道了倘  
或不來他特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終來豈不白耽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  
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  
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  
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來了嫁了他去若一

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省將一根玉簪拏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  
簪子說省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動非礼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  
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省人問茗烟  
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未來者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衙房也  
說未來賈璉只得回後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  
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里再悄一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見  
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  
住渴飲飢食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  
半來騎馬走的近處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  
深為奇怪余亦為怪忙伸馬追了上来大家一齊相見說與別後寒溫大家便



入一酒店歇下叙談。賈璉因笑說鬧過之後我們忙有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全無。怎麼你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氣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听了道：「原來如此。倒教我們懸了几日心。目又听道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自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娶嫁小姨。一節說

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屬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說早該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原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粗催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小湘蓮听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过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过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湫然淹滯不歸豈不悞了人家湏得由一定礼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係寒貧况且客中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弟代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

帛之礼湏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  
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死夾劍乃吾家傳代  
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  
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儿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是  
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  
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  
二姐處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閨  
門閣戶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了了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  
只安分守己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独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中人  
只念柳湘蓮早日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况喜

之不尽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上相遇湘蓮一事說了出來又將妃夾劍取出遞與三姐看看時上面醵吞菱護珠寶晶瑩將靴一掣里面却是兩把合体的把上面醵有一妃字一把上面醵一夾字冷飈：明亮：如雨痕秋水一猷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綉房床上每日望有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完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將這事丟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蝌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匡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

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旧事只感救恩命也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  
概概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尽次日又來見寶玉二  
人相會如舊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嘆道我聽見茗烟一  
干人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言我又聽見茗烟說連二哥也看實問你不  
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槩告訴寶玉玉笑道大喜道難  
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  
裡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関切不至此路上  
工夫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禮難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  
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創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来可以細問個抵磨底理好  
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礼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

色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來蓮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

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

知真、一对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蓮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

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

不做这剩忘八

更奇 极奇之文极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集

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蓮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

忽用湘蓮提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是人

想得到的所谓一不不曾救过

你好友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

我做甚么連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别

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辞出来若去我薛

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又浮燥不如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迳來找賈

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得湘蓮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來讓到內室与尤老  
 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听了此意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  
 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于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  
 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創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  
 為幸賈璉听了便不自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  
 出入随意的還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  
 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叙此处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  
 明听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  
 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無  
 法可處自己豈不無趣就是爭辯起來

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礼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靈慧性湫：真：不知那邊去了當下啼的中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嘆哭一面又罵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勸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竟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賈妻可敬：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無所之昏：默：自想方才之事原來尤三姐這樣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尋他家去那湘蓮只覺出神那小使帶他到新



房之中十分齊整忽听環珮叮嚙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有死夾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千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便交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感今既恥情而覓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整覓覓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有一個跏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師仙名法名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听了不覓冷然如寒氷侵骨髓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

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命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這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賞賈他買房子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叫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母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

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  
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湘蓮也不往  
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寶釵聽了並不在意  
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  
前生命定前兒媽媽說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  
經死的走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  
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sup>哥哥</sup>江<sub>南</sub>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  
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  
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總是別叫人  
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

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枏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枏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總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單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他終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附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我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我尋過沒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

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  
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偕們家没人俗語說的麻雀兒先選省的臨  
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總說你也回家半  
個多月了想債也物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棹酒給  
他們道道之總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  
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大的驚怕沉重薛蟠聽  
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  
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開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枰二哥的事忙了  
這幾日反倒落了個空白張羅了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  
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

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債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哟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就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放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和寶釵

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着細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  
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  
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  
母女看時二人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  
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鑲的打金  
斗小小子沙字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  
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  
見了別的都無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  
着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  
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



園子裡去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題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

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着姑娘狠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總是為什麼反倒傷<sup>起</sup>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sup>覺上</sup>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為是姑娘病好的這如今總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sup>塌</sup>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sup>日</sup>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要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了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

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鵲向床後棹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鋪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鵲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給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

怎麼沒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這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你也試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看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案棹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籠來斷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偈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已不得黛玉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偈們東西偈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姐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sup>的</sup>談蹟兒我去

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轉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  
 他黛玉<sup>得</sup>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  
 急下了階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先說些  
 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帝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  
 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兒這席  
 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  
 璉二爺和太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  
 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開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  
 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別提起  
 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道<sup>和</sup>爺去  
 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

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裡髣髴髣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總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也沒我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我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

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幸幸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互太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

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作掙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熱煩渾身發熱只是要至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渾混着這兩日總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麼這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滿湘館門首總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總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頭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族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口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投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理也不照



# 蠟燭

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攪弄。睜着一回忽然想到寶釵<sub>係</sub>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蠟燭整整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敢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兒環兒趙姨兒來時興興頭頭讓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囁囁自言自語道這

個又算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銀錢都回完了那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揸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連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咕咕唧唧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實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偕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己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衆人進來時却只有

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sup>姐姐</sup>姑娘迷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sup>的</sup>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臻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丫心中着寔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sup>上</sup>身不好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

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啲這屋裡單你一個人，惦記着他。我們都是白閒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盛，相間紅綠，雖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揮子在那裡揮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連二奶奶那裡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痂流星的，吊了好些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都說馬蜂雨三個兒外邊約集滿到好的上頭連連）一窩都是要螫的。姑娘你瞧瞧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上許

多了襲人道你就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掃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總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難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作姑娘摘一個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偕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的是我見姑娘狠喜歡我終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

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腳步放重些  
隔着窻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  
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  
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  
惟着記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生生襲人道奶奶身上大安本  
該天天過來請安總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  
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  
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妳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  
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妳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  
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邊讓襲人坐下豐  
兒端進茶來襲人大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

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說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面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聽見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舊二奶奶還俊呢。脾

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sup>來</sup>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sup>門</sup>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與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以爲喝了他們兩句



內中深情底理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與兒他是長跟  
 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兩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  
 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  
 興兒那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  
 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連聲答應幾個是磕  
 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與兒却說與兒正在賬房裡兒和小廝們  
 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  
 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與兒來了鳳姐兒厲聲  
 道叫他那與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  
 子進來鳳姐兒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是  
 說罷與兒一聞此言又看着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了頭們的光景

早晚軟子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脖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與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總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已打用你打嗎會一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羞呢那與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要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子慌連忙把帽子掀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磕頭的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起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

的說鳳姐道快說與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璉命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與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職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與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與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

灰下的罷與免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與免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免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偕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與免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拉扯上什麼張家李家的呢與免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免慙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與免想了想說道那珍奶奶的妹子鳳姐免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與免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免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

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終叫人祿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拈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總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來又問興兒離伏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為什麼興兒隨將柙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

化高省了當那玄名的志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與兒道  
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沒一字虛假奴  
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底了一回頭便又  
指着與兒說道你這個候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着我的  
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好奶奶好  
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  
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與兒磕了個頭纔爬起来退到後間  
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與兒趕忙垂手敬聽鳳  
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與兒也不敢抬頭鳳姐  
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這一步兒  
你試試去去罷與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與兒

興兒赶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  
 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去提一個字兒提防你的皮興兒連  
 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  
 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狼好去罷  
 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慢慢的退出  
 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  
 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  
 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  
 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  
 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且聽下回  
 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祿養補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至<sup>值</sup>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束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與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與兒咲說快回二奶，去大奶來了鮑二家的听了

這句頂樑骨去了真魂忙飛進報与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  
礼相見於是忙整衣來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  
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白月緞秋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吊兩  
稍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見二女人  
終入院來尤二姐陪咲忙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下降不曾遠接望怨  
倉促之罪說着便扶了下來鳳姐忙陪咲还礼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  
姐命丫环拿褥子來便行礼說奴家年輕一從到了這裡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  
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的指示教訓奴  
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說着便行下礼去鳳姐兜忙下座以礼相还口内忙說  
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功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擔憂些

是你我之癡心怨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令娶姐今、二房  
 之大事亦人家大禮亦不曾對奴說奴亦曾勸二爺早行此禮已被佛生育不想  
 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妬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  
 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怨二爺不樂透不敢先說今可巧遠行在外  
 故奴家親自拜見通還求姐、下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  
 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體方是大禮若姐、在外奴在內  
 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現二爺之名也要  
 緊到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身上那起下  
 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習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乃何  
 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實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實

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在外若別人則怒我則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文夫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梳頭洗臉只求姐、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況着便鳴、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礼分序座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攬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嘆

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偕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省又命周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風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金求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狀便認他作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風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等媳妹在傍近稱揚風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癢了又惡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去只是這里怎樣風姐免道這有何難姐：的箱籠細軟只管省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省姐：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料理我也

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这几件箱籠拿進去  
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过是二爷的风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  
生看管有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携手上車又同坐  
一處又悄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这事老太太一蓋概不知倘或知二爷  
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我們有一个花園子極大  
姊妹們住自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園里住兩天等我設个法子回明  
白了那時再見方要尤二姐道任憑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  
先说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赶散衆人风姐便帶尤氏進  
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纨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  
知道了今忽見风姐帶了進來引動多人来看問尤二姐一見過衆人

見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風姐一、的分付了衆人都不許在外支了風聲若老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的婢都素懼風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風姐悄、的求李執叔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執見風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風姐又變法將他的了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的一了了頭送他使喚暗、分付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省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的喃喃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了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聲大奶、拿些來善姐便道二奶、你怎麼不

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天、承了老太、又要承在這邊太、那邊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萬男女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笑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手一手心、了口裡調度那里為這點子小事去煩煩他我勸你能有些兒罷偕們又不見明媒正娶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緣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到尤氏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的連飯他怕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有隔上五日八日見風



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美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情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命他將情華勾來養活教省他寫一帖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建二衙因孝家孝之中背有瞞親

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罵了鳳姐鳳姐氣的罵獼狗扶不上牆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过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夠<sup>夠</sup>平息的旺兒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分付旺兒他若告了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這般，我自自有道理旺兒听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往過付一应調唆二下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令人代信那旺兒正有此事不用人代信早在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二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中青衣不敢只说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來

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有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礪頭說道這是小的盡知小的主人是有此事但這張華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攀折小的在內其中還有別人求老爺再向張華礪頭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说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听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诉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虛張聲勢警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賄賂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杜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况是賈府之人已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得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省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

說有人告你們如此，這欺，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說我防了這一着，只虧他大胆子，即刻封了三百銀子，有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辭。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來了。賈珍听了，這才到，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來了，說好大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候候你姑娘，分付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馬騮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兒帶着賈蓉，走上房。尤氏正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笑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了，頭没人要了。偷省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了體統，才是你漢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了人送了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了沒腳蟹，連官場

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來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偕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偕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家觀面說个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磕頭只求姑娘嬌、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來勸我哭罵省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聲說嬌、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己打嬌、別生氣說省自己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省自己說已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營閑事了已後還單听叔、的話不听嬌、

的話了衆人又是勸又要嘆又不敢嘆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嘆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連音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省得們只去見官者得捕快免錄拿再者拿們只過去見了老太太、太太和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美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三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趕着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整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偷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了又罵後來放聲又哭起祖宗爹

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麵團衣服全是眼淚鼻<sup>涕</sup>並無  
 別語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听说哭  
 着兩手攛着尤氏的臉緊对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難到有茄子擡着不  
 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還會<sup>道</sup>子平安  
 不了怎得淫官鄣府鬧到这一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  
 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尤是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  
 口齒豁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圈套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  
 怕你也不听你說省<sup>得</sup>了凡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sup>了</sup>跟的人  
 我何曾不劝的也得他們听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sup>子</sup>生氣我只好听省罷  
 了衆姬妾了<sup>了</sup>媳婦<sup>已</sup>是烏鴉跪了一地陪<sup>着</sup>求說二奶<sup>子</sup>最聖明的雖是我

們奶，的不是奶，也作踐的勾了穀當省奴才們奶，們素日何等的好，求如今還求奶，恰番臉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捧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大哥，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悌，五七侄兒娶親，這个礼我竟不知道，我問，也好，看日後教道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道：「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殯，若鬧了起事，兒子也是个死，只求孀，責罰兒子，兒子謹願這官司還求孀，料理兒子，竟不難幹這大事，孀，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里，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兒狗兒一般，孀，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孀，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原是孀，有這个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



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省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  
 只得又轉過一副形容言談來与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  
 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  
 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还要嫂子轉替骨子說了先把這官  
 司按下去纔好尤氏實答一齊都說嬌子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子嬌  
 子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点五百兩銀子與嬌子送  
 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嬌子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  
 有一件老太子太子們跟前嬌子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才好鳳姐兒又  
 冷笑道你們體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  
 个奴子也欺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

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晝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奶奶太好性道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听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諱不言語誰知偏不称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了張華來告了一狀我听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听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听了兩日誰知是了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嘆了說他告什麼到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了死現在有這个理他抓着搓煞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还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二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

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听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商議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來說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終告偈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了妄告不實之罪偈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個銀子就完鳳姐兒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作這些事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你說得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

一日完了他又尋事故說詐倘又叨登起來這事偕們雖不怕也終担心捆  
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爲什麼反給他銀子終久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  
如此一說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來是非人去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娶  
我竟去問張華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  
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  
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好便免你若  
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却是已不得只  
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說怎依鳳姐兒欢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重  
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面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纔  
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套子這个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

出了主意我又是个心慈面软的人，逼人撮弄我，还是一片痴心，说不得让我  
 我应起来。如今你们只别露面，我只领了你妹，去与老太太、太太们磕头，说  
 原係你妹，我看上了，很好。正目我不大生长，原说买两个，放在屋里的。今  
 既见你妹，很好，而又是个亲上做亲的，我愿意娶来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  
 妹新近一槩死了日子，又艰难，不能度日。若等一日<sup>等</sup>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寔难等  
 得我的主意，接了进来，已经厢房收拾了。出来暂且住着，等满了服，每间房仗  
 省，我不怕燥的<sup>燥</sup>脸死，活赖去有了，不是也寻不着你们了？你们母子想，可使  
 得尤氏贾蓉一弄，哄说到底，是嫌<sup>嫌</sup>，宽洪大量，足智多谋，等事妥了，少不得我  
 们娘儿们过去拜谢尤氏，忙命了环儿伏侍凤姐梳妆洗脸，又摆酒饭，亲自遣  
 酒揀菜，凤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进园中，将此事告诉与尤二姐，又说：「我怎

店標心打听又怎店設法子湏得如此，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得我去折開  
這魚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詳且听下面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有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後。」尤氏道：「這个自然，但一有了人，不是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着眼看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細細的看，好不好？說有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有來姊妹說：「這是某人。」你先認了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

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史湘雲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皮兒衆人都抿嘴兒笑有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來我瞧瞧史湘雲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更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笑有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听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听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有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



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賠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這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來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裡住自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个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公葛況又受了賄口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点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折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染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

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往惹人告了如此官新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新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往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母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婦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寔于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鳳姐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有回來只命

人去找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个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時還賞你此路費張華听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總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个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听得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寔惧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有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費錢回來再花几个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休還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有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旁外

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有了他或說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笑記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昨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関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啼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听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听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完鳳姐和尤二姐和美的封頂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鑑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

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頭名喚秋桐者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听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与美入等賈璉心中也暗上的兩竿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祀然後過來辭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洒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二人口內答應也說些大埋套話不必煩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

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子的声名狼不好听連老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說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来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所見这话氣个倒仰查是谁說的又查不出来这日久天长这些个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个魚頭来拆說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罢了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弄說愧暗相誤利利桐自為保賈赦之賜無人偕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娼婦也未要我的強鳳姐听了暗樂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过自拿了錢出来弄菜与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与他吃也無

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凤姐說奶子的名聲都是  
 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有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凤姐听了罵平兒  
 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有了又暗  
 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姊妹如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為凤姐是好意然宝黛  
 一干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常來了到還都恹恹他  
 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话来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兒又並無露  
 出一點壞形来賈璉来家時見了凤姐賢良也便不番心况素習已来因賈赦  
 姬妾了嬖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  
 爺平<sup>年</sup>遭昏憤貪多嚼不爛沒的留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幾個知礼有恥  
 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兒們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来眼去相偷期的

只懼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往來過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尔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淡了只有秋桐一是命夙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你爹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發惱了天，大口亂罵說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来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這淫婦做一回他終知道夙姐兒在屋裡只敢不敢出聲見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的



腫了問他又不說秋桐正是抓弄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常會作死好的成天家號喪背地里咒二姐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計的過賈母听了便說人太生趣俏了可知心就嫉妬鳳丫頭到好意待他：到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个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歡喜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还是虧了平兒時常背脊風姐看他这狀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个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这狀磨折不過受了一个月的暗氣便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死夾宝劍前來說姐：你一生爲人心痴意軟終吃了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即進

來時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  
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創新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  
案下听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  
泣道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  
冤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生小妹嘆道姐你終是個癡人  
自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天道好还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  
磨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無怨  
小妹听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尋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  
這病便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  
了下來还可若不然我这命就不保何況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

人來醫治於他<sup>是</sup>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去効力回來好  
 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个姓胡的太醫號叫君榮進來診脉看了  
 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  
 恐是胎氣胡君榮听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來再看尤二姐少不得又  
 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榮又診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未感  
 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水<sup>本</sup>所致醫生要大膽湏得清奶將金面略露  
 醫生觀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  
 來胡君榮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  
 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  
 脉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礼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

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胡君榮听了早已撻包逃走這里太醫便說本末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此氣怙鬱結于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偕們命中無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眾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罵平兒不

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這樣都因偕們無福或犯了什麼冲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美命的回来又说係属鬼的陰人冲犯大家美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鬼说他冲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说他冲了鳳姐兒又劝他说你暫且別處去躲幾個月再來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會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冲了他好个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有人冲了白眉赤臉那里來的孩子他不过指着哄我們那个綿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希罕那襍種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誰不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个到还是一点襍襍沒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

可巧那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那夫人說二爺一奶一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一好歹開恩那夫人所說慌的數落鳳姐光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麼好是你父親給的為个外頭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還你父親去到好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到了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來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悄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我送到了這里多虧姐！照應為我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雨氣我若逃的出命來我必答報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泪說道想來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瞞他的話既听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般个事來尤二姐忙

道姐、这话錯了若姐、便不告訴他、豈有打听不出来的不过是姐、说的在先况且我也要一心進來方成个体統与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半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到还干净常听見人说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拚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中几次恨命直掙方噙了下去於是赶忙將衣服青飾穿帶齊整上炕滴下了当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了奴婢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去梳洗鳳姐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过說了頭們你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憐、他虽好性兒你們也该拿出个樣兒來別太

過迂了塙倒衆人推了不好听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帶的齊整死在炕上  
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看了不禁大哭衆人素習懼怕鳳姐  
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  
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接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  
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  
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  
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嫌後門出靈不像便對着梨香院  
的正塙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兩邊搭棚安壇場做佛事用軟榻鋪了  
錦假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單蓋了八个小廝和九个媳婦圍隨  
從內子塙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看只見這尤



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還美貌賈璉又接着大哭只叫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來勸叔、嘆着些兒我這个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牆賈璉會意只悄、跌腳說我忽略了終久對出來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場懸掩靈明年往南去下塋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中人都來了賈璉忙道去我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禮鳳姐見抬了出去惟有病回老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遠過群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听隱、綽、听了一半言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通

信他胡說誰家病死的孩兒不燒了一撇也認真了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土埋了完事鳳姐道可是這話我又不肯勸他正說着了起來請鳳姐說二爺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來艱難你還不知道俗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雞兒吃了過年糧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裡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箱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几件半新不舊的綢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自己用个包袱一裹包了也不命小廝了來來拿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咲忙將二

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遞與他說你只別作聲疼  
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跪了這裡來点眼賈璉听说便说你既  
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  
生替我收着作个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  
與衆走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  
去要照至晚間果抬了一幅好板進來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趕  
造一面分派了人日穿孝守靈晚來也不進去只在这里伴宿正  
是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分付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二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過，諸物蜩集不齊，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名單子來，共有八十二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丫頭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丫頭史發誓不去，自那是後一

向未和宝玉说话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日琥珀  
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  
免和李執房中粗使的大丫環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  
原來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執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有過年過節出  
去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奪宝玉因冷  
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日接了閑愁胡  
恨一重不了一重添美得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衆人等  
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哄逗這日清晨方醒外間房內咕呱咕呱哄哄哄哄不  
斷衆人因哄說你快出去解解救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溫都里那隔肢呢宝  
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袄子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着葱綠<sup>杭</sup>袖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有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  
 是紅綾抹胸披有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  
 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宝玉忙<sup>忙</sup>笑說兩句大的欺負  
 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說有也上床來脇肢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雄奴和宝  
 玉對抓雄奴趨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有了看他  
 四人累在一處到好咲忽有李紈打發了碧月來說昨兒晚上奶、在這里把塊  
 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这里小燕說有、我在地下拾了起來不知是那一位  
 的<sup>機</sup>洗了出來時有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到是這裡熱鬧大  
 清早起就咕、咕、的頑到一處宝玉笑道他們那里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  
 道我們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琴姑娘也<sup>拘</sup>賓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

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個姨娘今年過不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  
呢你瞧宝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雲姑娘落了單正  
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宝玉聽了忙向那  
里的好詩翠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宝玉听了忙梳洗  
了出來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  
來時都笑說這會子還不起來偕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  
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休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  
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白主生盛況這首菊花詩又好就把海  
棠社改作菊花社起時是後有名此是先有名宝玉听有點頭說很好且忙着要詩看衆  
人都又說偕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有一齊起來都往



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有葬花行一篇曰

人與葬花隔不遠	葬花簾外東風軟
葬花簾外開仍舊	葬花簾內晨粧懶
隔簾消息風吹透	東風有意揭簾攏
開苔院落門空掩	簾中人比葬花瘦
臨裙偷傍葬花立	風透湘簾花滿庭
霧裏烟封一萬株	斜日欄杆人自凭
春酣欲醒移珊枕	葬花桃葉亂紅紅
胭脂鮮艷何相類	烘樓照壁紅糝糊
	侍女金盆進水來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葬花
	花綻新紅葉凝碧
	天機燒破比央錦
	香泉影蘸胭脂冷
	庭前春色倍傷情
	凭欄人向東風泣
	花解憐人花也愁
	花欲窺人簾不捲
	簾外葬花簾內人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却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寶玉笑道自然是滿湘子稿<sup>的</sup>寶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声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寶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sup>首</sup>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狀的也有紅鉸兩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我知道姐<sup>姐</sup>斷不許妹<sup>妹</sup>有此傷悼語句妹<sup>妹</sup>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sup>妹</sup>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听说都笑了已至稻香村

中將詩興李執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後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風湏得再擬正說有人回舅太太來了姑嫂<sup>們</sup>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有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灯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儿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去行礼代玉咲向衆人道我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摆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閑空更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待早膳畢便有

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听上面不过是請安的話說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听说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太子為妻擇日於五月初十日過門凤姐兒又忙自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凤姐兒一並請衆甥舅甥女同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香林代玉宝釵四人同凤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教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有宝玉屈指算一笑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總有了書你的字寫的那里呢宝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幾篇難道都沒收有襲人道何曾沒收有你昨兒不在家

我就拿出来<sup>通</sup>算數了一教終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几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天快臨几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宝玉听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寔在塘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sup>字</sup>終好說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宝玉方去請問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來再作別的因此出來遲了賈母听了便十分歡喜就分付他已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知道宝玉听说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sup>不</sup>中用有這會着急天<sup>的</sup>寫念有多少<sup>完</sup>禡不了的這一赶又赶出病來終罢宝玉回說不妨事這想賈母也說怕急出病來探春宝釵等都咲說老

太：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過  
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令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費母所說  
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工課寶玉肯分心恐臨  
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  
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工或寫二百  
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來這日正等再得五十篇也  
就混的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西與寶玉稱開看時却是一色  
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寶玉和  
紫鵲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省史湘雲寶琴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  
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寶玉放了心於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溫理

過几遍正是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sub>遇</sub>了。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自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sub>上</sub>冬<sub>月</sub>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書字又擱過一边。乃是照旧游蕩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鶉啼燕

妒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与宝釵看了又来找黛玉。看畢笑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笑道偕們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改了樣兒豈不新鮮些黛玉听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得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有一面分付預備了几色菓点之類一面就打發

人分頭去請衆人。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几个調來，寫了，綰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賞。一回，寶玉嘆道：「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謔起來。」於是大家拈鬚，寶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寶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寶玉拈得了蝶戀花，紫鵲釵了一支夢甜香。重建故又寫香大家思索起來。

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寶釵却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寶釵便嘆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嘆道：「噯呀！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儘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可有了？」寶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却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執事嘆道：「這笑輸了蕉丫頭的半首，且寫出來探春聽說忙寫了出來。」衆人看時，却是先看誰作完的，總是又變



也一格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綫

徒垂絡、係

也难綰繫也难羈

一任東西南北

各分離

李仇笑道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沒了情愿認負輸不肯勉強塞責將

筆擱下來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你惜

飛來我自知

鴛鴦蝶倦晚芳時

從總是明春再見

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緊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從然好也不算得說看看黛玉

的唐多金

彩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隊、逐对成迷

飄泊亦如人命

薄空纏繞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捨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誰去

中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

西江月

濃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中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壯几處誰家而句最妙宝釵笑道終不免过于  
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伴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它說  
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謔了一首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不要太謔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因看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嘆道好一个東風捲得均勻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乱纷纷

几曾随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條終不

改

任他随聚随分

韶華你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中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為尊纏綿悲感讓滿湘妃子情故嫵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茗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宝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纨道不要忙这定要重罰他下次為例一語未了只听意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寒雁子倒了一般中人唬了一跳了环們出去瞧時簾外了环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了环

笑道好一个齐整风筝不知是谁家放的断了绳拿下他来宝玉等听了也都  
出来看时宝玉笑道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拿  
下来给他送过去罢紫鹃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单他有这个不  
成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探春道紫鹃也学小气了你们一般的也有这会子  
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讳代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谁放晦气的快掉出去罢  
把咱们的拿出来你们也放晦气紫鹃听了救命小了头们将这风筝送出与  
园门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来找好与他们去的这里小了头们听见放  
风筝爬不得一声免七手八脚都忙各自拿出个美人风筝来也有搬高凳去的  
也有捆剪子股的也有撵丫鬟的宝玉等都立在院门前命了头们在院外做  
地下放去宝玉笑道你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的那一个软翅子大凤凰

好宝釵笑道果然<sup>因</sup>回頭向翠墨嘆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一翠墨嘆<sup>笑</sup>喜  
 的果然他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sup>了</sup>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兒賴  
 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魚取來小了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姑娘昨兒  
 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嘆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玉  
 道也罷再把那个大螃蟹拿來罷了頭子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個美人蕉雙  
 子來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爷了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來的放  
 這一个罷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欢喜便命叫放  
 起來此時探春的也<sup>取</sup>成了來就墨帶着几个小丫頭子們在那边山坡上已放了  
 起來宝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个大紅蝙蝠也取來宝釵也高興也取了一个來却  
 是一連七个大鴈的却放起來了独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去宝玉說了頭們不會

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中人又哄宝玉  
第道若不是美人我一頓腳踢稀爛代玉笑道那  
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  
个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个风筝  
人们又都拿了许多各式各樣的送飯的来頑了  
姑娘来放罢代玉听说用手帕墊着手頑了  
子来随自风筝的势将雙手一鬆只听一陣豁刺  
環中人来放中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罢代  
玉是不忍李纨道放风筝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  
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鵲笑道我們姑娘越

不放几个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只接過一把西洋小戛剪子來各篋子根下寸  
了那風